

鸟俯视着野鹿般昂然而优雅地摆在陈列架上的精美的非洲地图，很有克制地发出轻微的叹息。书店店员们从制服外衣里探出来的脖颈和手腕，星星点点凸起了鸡皮疙瘩。对于鸟的叹息，她们没有给予特别注意。暮色已深，初夏的暑热，犹如一个死去的巨人的体温，从覆盖地表的大气里全然脱落。人们都在幽暗的潜意识里摸摸索索地追寻白天残存在皮肤上的温暖记忆，最终只能无奈地吐出含混暧昧的叹息。六月，午后六时半，街市上已经没有流汗的行人；但鸟的妻子，可能正裸着身子躺在橡胶台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野鸡，眼皮硬硬地阖着，身体所有的毛孔都不停地沁出数量惊人的汗珠，同时发出痛苦、不安而又含着期待的呻吟。

鸟瑟瑟战栗，凝神注视着地图的细部。环绕着非洲的海宛如冬日黎明时分的晴空，那天蓝色令人感动不已。经度和纬度，也没有用规尺刻画的机械线条表示，粗粗的笔道，使人感觉到画家个人内心的不安与从容。笔道都呈浅淡的黑色。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位低眉垂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位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活动着考拉、鸭嘴兽、袋鼠的澳大利亚大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图，颇似刚刚开始腐烂的人头；另一幅表示交通关系的微缩非洲，则是一个剥掉皮肤、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受伤的头颅。而这一切，都唤起一种血淋淋的暴死于非命的印象。

“从架上拿下来给您看看吧。”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米雪兰公司的西亚地图和中亚、南亚地图。”鸟说。

店员弯着腰，忙乱地在摆满了各种各样米雪兰公司汽车旅行用图的书架上寻找。鸟以一个非洲通的口吻说：“顺序编号是182和155。”

他刚才叹息着凝视的是一部世界全图里的一页。这部世界全图，皮面精装，沉甸甸，像一件装饰品。几周以前，他已经询问过这部豪华精装本的价格，大体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员五个月的工资。如果加上当临时翻译的所得，鸟用三个月的收入，似乎是可以买得起的。但是鸟必须养活自己和妻子，还有那个将要成为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他是一家之主。

书店店员选出两种红色封面的地图，放在陈列架上。她的手掌小而且脏，手指像缠绕在灌木丛里的变色蜥蜴的四肢一样粗鄙。鸟的目光停留在女店员手指触及的地图标签，标签上一个青蛙似的橡皮人推着（米雪兰出产的）橡胶轮胎奔跑，鸟感到自己买了件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用地图。鸟现在并不打算买那部摆在陈列架中央的华贵的地图，但却留恋不舍地问：

“那部世界全图，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页呢？”

书店店员不由得警惕起来，默然不语。

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页呢？鸟开始自问自答。可能是书店店主认为这本书里非洲这一页最美吧。然而，像非洲这样变幻缭乱的大陆，它的地图陈旧过时得也快；而陈旧又由这里侵蚀蔓延到世界全图整体。因此，大概可以说，展开非洲这一页，是为了明显显示这部世界全图的古旧吧。那么，如果说到政治关系固定而又决不会陈旧的大陆图，应该选择哪里呢？美洲大

陆，还是北美大陆？鸟中途结束了自己的自问自答，买下那两份红色封面的非洲地图，然后，低头穿过肥胖的裸妇铜像和巨大的盆栽花木夹峙的通道，走下楼阶。铜像的下腹部，沾满那些欲望无法满足的家伙们的手掌油垢，像狗的鼻子似的闪着湿润的光。学生时代，鸟也是向那里染指的家伙，但现在，他连直视铜像的勇气都没有。他曾经在医院里窥视到，在自己妻子赤裸的躯体旁，医生和护士们袖口挽到肘部，一个个用消毒液唰唰地洗着手臂。那医生的手臂上，长满了浓密的毛。

通过一层嘈杂的杂志贩卖处，鸟把包着地图的纸包插入西装外面的口袋里，很小心地用手腕按住。这是鸟第一次买的实用非洲地图。可是，我实实在在地踏上非洲大地，戴着太阳镜仰望非洲长空的日子真的会来吗？鸟惶惑不安地思索着。此刻这一瞬间，难道不可说，我向非洲出发的可能正在决定性地丧失吗？难道不可说，我现在正无可奈何地与自己青春时代唯一的最后一个充满激动、紧张的机会告别吗？倘若果真如此，那也……但这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

鸟愤然而粗暴地推开外文书店的门，走到初夏暮色里的柏油路上，空气污浊，光线暗淡，柏油路仿佛被雾锁住。在排列着硬壳精装外文新书的装饰橱窗里修理荧光灯的电工，耸身跳到鸟的面前，鸟惊恐地向后退了一步。于是，他看到了宽大而暗淡的玻璃窗里映现出来的自己，看到了正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衰老下去的自己。鸟，他二十七岁零四个月。他被人们叫作“鸟”，是十五岁时候的事。从那以后，他一直是鸟；现在，在装饰橱窗玻璃暗黑如墨的湖水里死尸般漂浮的他，也仍然形状如鸟。鸟矮小瘦削。他的朋友们，大学毕业就职以后，大都开始发胖；即使有几个就职后仍然保持瘦体型的，一结婚也便发福。只有鸟，虽然腹部略有些凸起，但基本羸瘦如故。他走路来总是耸肩前屈，站立的时候也持同样姿势。

这是运动型的瘦削老人的感觉。他耸起的双肩像收敛的鸟翼，他的容貌也让人联想到鸟：光滑无皱的淡褐色鼻梁，像鸟喙一样强有力地弯曲着；眼睛溢满胶液般迟钝的光，几乎没有表情流露，但偶尔却会惊讶地猛然睁开。嘴唇总是紧绷着，薄而且硬，从脸颊到下颚则尖尖的。红褐色头发像燃起的火焰，挺挺地直指天空。鸟十五岁就是这副模样，长到二十岁，仍然如此。他这副鸟样子会延续多久呢？他是那种从十五岁到六十岁都容颜不变、身姿不改的人吗？倘若如此，那么，现在鸟从装饰橱窗玻璃看到的，就是凝缩了整个生涯的自己。鸟切切实实地觉到一种令人作呕的厌恶感袭来，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感觉自己获得了一个启示：疲惫老朽、备受子女拖累的鸟呵……

这时，一位让人觉得有些味道蹊跷的女子，涉过玻璃窗深处昏暗的湖水，向鸟的身旁逼近。这是一位肩幅宽阔的女人，在玻璃窗里她的脸部从鸟的头顶映出，个头有这么高。鸟感到身后有怪物袭来，他不由得摆开架势，同时回头张望。女人在鸟的近前停住，以一种调查研究似的严肃表情，屡次三番地打量着鸟；神情紧张的鸟也回望这女人。一瞬间，鸟发现，女人眼里流动的是无动于衷的忧伤。女人并不清楚鸟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人，并且不管怎么说，在尚未寻觅到两者之间利害关系的纽带的当儿，女人已无意中发现了，鸟不是与那纽带相称的对象。这时，鸟也看出了女人被浓密卷曲茂密的头发包裹的、犹如受胎告知图里的天使似的脸部，颇有些异常；特别是看到他的上嘴唇上残留的几根硬髭，穿过惊人浓厚的粉脂，脱颖而出，鸟浑身陡地一震。

“啊！”高大女人忍耐不住自己轻率的失败，用豁达的年轻男子的声音打招呼。那感觉不坏。

“啊！”鸟急忙微笑，用多少有些嘶哑的声音大声地回应。男娼的高跟鞋来了个原地半回转，鸟目送他心情舒畅地转踵远去，然后，自己踏上相反的方向。鸟穿过狭窄的小巷，小心翼翼地越过电车穿行的柏油路。鸟时时激烈痉挛般神经过敏式的谨慎，让人想起胆怯的小鸟。“鸟”这个绰号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鸟想，刚才那家伙，看到我顾影自怜，又像在等待着谁，一准把我当作性倒错者了。这是有损我名誉的误解！但看到转首回顾的他，男娼立刻意识到自己看错了人，这便是为他恢复了名誉。因此，现在鸟只是不无快乐地体味一种滑稽感。“啊”的一声，不正是那一时候最合适的招呼么？那家伙肯定是个相当有理性的人。鸟突然对那个扮成女人的年轻男子生发出了一种友情。今天晚上，这个年轻人能够顺利地发现性倒错者，并勾引成功吗？也许我应该鼓起勇气跟着他去吧？如果我跟那男娼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奇怪角落会怎么样呢？鸟这样想象着：横过柏油马路，走进一条小酒店快餐店鳞次栉比的繁华街。大概我会和他像兄弟一样赤裸地躺在一起，亲切地交谈吧？我之所以也要赤身裸体，是为了把他从憋闷的情绪里救出来。要提起妻子正临产的事吧？还有，也要说说我很早以前就计划的非洲之行，以及旅行后出版一册冒险记“非洲的天空”这一梦想的梦想吧？随后，也许还该和他聊聊，一旦妻子生产，我被关闭到家庭的牢笼里（事实上自结婚以来，我就置身在牢笼里了，但笼盖还开着。不过，生下来的孩子将把笼盖严丝合缝地盖上），我独自一人的非洲之旅就彻底告吹。

那个男子肯定会细心收拾那些威胁我健康的神经病的种子，给予充分理解。为什么如此深信不疑？我想，这位努力忠实表现自己扭曲的心灵、以至于女装打扮上街寻找性倒错同伴的青年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对于深深植根于无意识底层的不安与恐怖感，他肯定具有感应敏锐的眼睛、耳朵和心灵。

明天一早，也许那家伙和我会一边听着广播新闻，一边相互映对着剃胡须，共用一个肥皂膏瓶。那家伙虽然年纪尚轻，胡须似乎倒很浓密。想到这里，鸟切断了自己一味凭空幻想的锁链，微微笑了起来，即使和那家伙一起过夜不大可能，总该喊他一起喝一杯吧。一条轩檐整洁小酒店密布的街道上，鸟挤在杂乱的人群里；几个醉汉也在人群里挤着。鸟觉得喉咙很干，即使独自一人，也想喝一杯。他灵活敏捷地转动瘦长的脖子，在街道两侧的酒店里物色目标。然而事实上，鸟哪一家酒店也不想进。如果他满身酒气走到妻子和新生婴儿身旁，他的岳母会做出怎样反应？不仅是岳母，包括岳父在内，鸟不想让他们再一次看到自己沉湎酒里的模样。已经退休了的岳父，曾是鸟毕业的那所公立大学英文学科的主任教授，现在在一家私立大学担任讲座课程。鸟年纪轻轻就获得预备学校英语教师的职位，与其说是自己运气好，不如说是岳父的恩赐。鸟对岳父既敬又畏。他是鸟面前一个巨大的存在，鸟不想使他再度失望。

鸟是二十五岁那年五月结的婚，那年夏天，整整四周时间，他连续不断地嗜饮威士忌。

突然间，他漂流在酒精的海洋里；他是烂醉如泥的鲁宾逊。鸟放弃了一个研究生全部应尽的义务，打工、学习等等统统置之脑后。夜晚自不必说，甚至大白天里，也蹲在与厨房连在一起的昏暗卧室里，一边听录音机，一边

嗜饮不止。而今回首往事，鸟觉得自己当时除了听音乐，便沉醉不醒，几乎形同死人。四周以后，他从持续了七百个小时的苦涩的酒醉里苏醒，看到了一个战后都市废墟般荒芜、凄惨地醒来的自己。作为略有一丝复活希望的精神无力自理者，鸟需要重新开拓心灵的旷野，这自不待言，他还必须重新开拓外部环境的旷野。

鸟向研究生院递交了退学申请，又请岳父帮助谋到补习学校教师的席位。两年以后的今天，鸟正面临着妻子的出产。如果鸟再一次被酒精污染了血液，然后出现在妻子的病室，岳母一定会领着女儿和外孙发狂似的死命奔逃。

鸟自己也很警惕隐约残存在内心并且颇为根深蒂固的酒精诱惑。自从那整整四周的威士忌地狱以后，他回头追问过，为什么自己会连续沉醉七百个小时呢？但最终也没有探究出确实可信的理由。正因为自己没有弄明白当时身陷威士忌深渊的原因，所以，不意间重返旧地的危险便时时存在。鸟在未能理解那周围真实意义的时候，从那凄惨的周围里获得的防御性的护身手段，就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本领。

在鸟日常耽读的与非洲有关的书籍里，一册探险史上，曾有这样一节：“所有的探险家都叙述过的村人们的酗酒闹事习俗，至今犹存。这表明，这个现在仍然美丽的国度的生活，还是有所欠缺的；表明这里存在着驱使人走向绝望的自暴自弃的本源性的不满。”这是叙说关于苏丹荒野上部落村民的话，而鸟读后感到，自己也是在回避彻底思考自身生活内存在的缺失和本源性的不满。但这些是确实存在的，因此，鸟现在总是深怀戒心地拒绝酒类饮料。

鸟走到相当于这放射状的繁华街的焦点——街市深处的广场。广场正面大剧场上的电光表正好指到七点，这正是向在医院护理的岳母打电话询问产妇安否的时间。从午后三点开始，他每隔一个小时打一次电话。鸟扫视了一下四周，广场周围有好多台公用电话，但都被人占着。鸟焦躁不安。这与其说是想急于了解妻子的生产情况，不如说主要担心的是守候在住院患者专用电话前的岳母的神经承受能力。自从女儿住进那所医院，岳母一直认为自己在那里受到了侮辱性待遇；她固执地这样想。那台专用电话如果现在正被别的患者家属占着就好了，鸟哀切地希望。随后，他转回刚才的街道上，在酒店、茶店、中华拉面馆、炸猪排店、洋品店等店铺里选择。只要走进其中一家，总有办法借到电话。不过，酒店想尽量避开，饭也早吃过了。去买点儿胃药什么的吧？

鸟边走边找药店，走到一个临着十字路口造型奇异的店铺前。店檐上悬挂一块巨大的彩色广告板，广告板上，一位手持短枪的西部牛仔端坐着，一副扳机待发的架势。从牛仔那带马刺的长靴踏着的印第安人的头颅上，鸟读到“枪支专卖”的字样。店内满布万国国旗和黄黄绿绿的饰带，旗和饰带下面，满满排开一面色彩艳丽的箱型装置，一些远比鸟年轻的家伙们不断地来来往往。鸟透过镶着红蓝胶带的玻璃窗往店里张望，看到深处的角落里放着一台红色的电话。

鸟从喊叫着过时了的摇摆舞曲的投币留声机和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中间穿过，走进铺板沾着泥污的店里，突然，他感到耳底里鞭炮轰鸣。店里满是电子游戏机，飞盘，来福枪瞄准箱里风景模型的设施（林荫模型的小传送带载着茶色的鹿、白色的兔子和绿色的大青蛙，不停地转动。鸟从旁走过的

时候，一位被一群兴高采烈的女友围住的高中生刚好击中一只青蛙，机器前的分数显示器加上了五分）等等，以及围绕着这些的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鸟像探迷宫一样艰辛地左弯右转，终于走到电话机旁。鸟塞进硬币，拨动已经背诵下来了医院的电话号码。他的一只耳朵听到了远方的电话长音，另一只耳朵灌满了摇摆舞曲和万蟹爬行的足音。那是那些沉醉在游戏玩具里的年轻人不停地把手提袋般柔软的果汁盒往地板上摩擦时发出的声响。岳母可能会对这嘈杂喧哗疑惑不解吧？似乎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电话打晚了，还有这些噪音。

电话长音响过四遍后，岳母的声音回答了，她的声音比妻子还年轻。鸟终于什么都没解释，立刻就打听妻子的情况。“没呢，还没生呢。她疼得要死要活，但还没生，还没生出来。”

鸟一时语塞，凝视着胶木话筒上那数十个蚁穴，那一片缀满黑色星星的夜空，随着鸟的呼吸时阴时晴。

“那么，八点钟再打电话。再见。”停顿了一分钟后，鸟说，然后放下话筒，叹了口气。

鸟的近旁是一台模型汽车兜风设施，一个菲律宾人模样的少年坐在驾驶台上操纵方向盘。汽车的E型车驾由设施中央的一个圆筒支撑着，那下面不停转动着一条绘饰着田园风景的传送带；车驾便一直奔驰在郊外秀美如画的道路上。道路蜿蜒回转，绵绵无尽，牛呀羊呀，牵着孩子的女人等等，障碍物不断出现，车驾不时遇到危险。一点儿一点儿转动方向盘，启动汽缸，把车驾从险情里救出来，这就是游戏者的工作。那少年浅黑色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专心致志地蜷缩在方向盘上。少年似乎有一种错觉，以为传送带的循环运动会结束，他的E型车架可以到达目的地。他锐利的犬齿咬在薄薄的嘴唇上，齿唇间咻咻地吐出声音和唾液，不停地驱车前行。然而，满布障碍物的道路始终在小小的汽车前延伸，绵绵不绝。有时，传送带的转动速度缓了下来，少年便急急地从裤袋里掏出硬币，丢到游戏设施上铁制眼睑似的孔穴里。鸟立在少年的斜背后，看了一会。随后，鸟觉得一种难以忍受的徒劳感从脚底产生。鸟像踏在灼热的铁板上一样急匆匆地奔向里侧的出口。接着，他与一对异样的设施猝然相遇。右侧的机器，被一群身着迎合美国人口味镶金镂银的香港土产绣龙绸缎运动服的年轻人团团围住，发出来路不明的打击音响。鸟奔向左侧那个没人光顾的机器。那是欧洲中世纪的拷问刑具铁处女的二十世纪版。这位足足一人高大身上涂印着红黑条纹的钢铁美女，双臂紧紧抱起，护住赤裸的胸部。掰开两腕，窥视她的铁乳房，是要拼上全身力气的，而铁美女两只眼睛里的计数器，是用来测试运动员握力与拉力的数字显示系统。在美女的头顶部，则标示着握力和拉力年龄差的平均值。

鸟往铁美女的嘴唇塞进一枚硬币，然后开始掰她护在乳部的双腕。铁腕顽强抵抗，鸟不断运劲儿。鸟的脸庞渐渐贴近铁美女。美女脸上的色彩令人联想到极其苦闷的表情，鸟觉得自己是在凌辱这姑娘。他拼命用劲儿，全身肌肉都感觉到了疼痛。突然间，“玻，玻”，姑娘胸内齿轮转动的声音响起，她的眼睛显示出淡淡血色的文字盘。鸟全身肌肉立即松弛，粗粗地吐了口气，随即便把自己获得的数字和那个平均数值表做了比照。不清楚数值的单位是什么，鸟获得的握力数值是70，拉力是75。平均数值表上二十七岁栏里，握力110，拉力110。鸟上下看过那张表，他难以相信，但自己的数值，确实确实是已经四十岁人的平均值。四十岁！鸟的胃部受到强烈冲击，打了

一个嗝。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子，鸟，只具有四十岁的人的握力和拉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肩和肋部腹部的肌肉也像针扎似的疼了起来，很让人担心会变成久治不愈的讨厌的肌肉痛。鸟应该努力恢复名誉，他转身走向右边的机器。他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拿这体力检测游戏这么当真。

鸟分开人群挤了进去，身着绣龙运动装的年轻人像自己的地盘被侵犯了的野兽一样，一齐敏感地停住了各自的动作，闪着挑战似的目光围住鸟。鸟颇有些踟蹰，但仍然若无其事地望着被年轻人团团围在中间的那台机器。那机器的结构，颇令人想到西部电影里的断头台。

不过在那应该吊着倒霉的犯人的位置上，吊着一个类似斯拉夫骑士的头盔似的东西，从头盔里露出一个黑色鹿皮沙袋。如果把硬币塞进头盔中央那只巨人眼睛般的孔穴里，就可以把沙袋拽下来，同时，装在支柱上的计数器指针也就指到零的位置。计数器中央印着机器鼠的漫画，机器鼠张着黄色的嘴叫着：“喂！量量你的拳击力吧！”

鸟一直望着那机器不动，绣龙运动装青年群里的一位，半带羞色，而又满怀自信，像运动员表演似地进到机器面前，往头盔孔里塞进硬币，拉下沙袋。然后，那年轻人倒退一步，跳舞似的全身跃起，向沙袋猛力一击。撞击声，还有牵引沙袋的铁环碰撞头盔咔嚓咔嚓的声音。指针越过了计数器盘上的最大限度，徒然无劳地在那里颤动。运动装青年们一起哄堂大笑。因为拳击力超过了计数器的容量，测量机器仿佛麻木了，无法恢复旧态。那位满面春风的青年这回摆出拳术架势，轻轻踢了沙袋一脚。计数器的指针终于转回到150处停住，而那沙袋则像疲备的螃蟹一样慢吞吞地缩回到头盔里。年轻人中再次响起笑声。

鸟突然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他为了不弄皱刚买的非洲地图，小心翼翼地脱下上衣，放在冰格游戏台上；随后，鸟把准备给妻子的医院打电话的硬币投到头盔里。身着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认真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鸟拉下沙袋，退后一步，摆开架势。鸟在一座地方城市的高中受到退学处分后，在准备参加取得考大学资格的考试时，几乎每周都和同一城市的一群不良少年斗殴。大家都惧怕他，平日总有一批少年崇拜者围着他。鸟很相信自己的拳击力。他没有像刚才那个年轻人那样笨拙地跳跃，可能是正统的姿势给了他灵感吧，鸟轻轻踏出一步，随即挥右拳直直地向沙袋一击。他的拳击力，将突破计数器的最高限2500，让计数器半身不遂吧？但并非如此，结果是300。一瞬间，鸟茫然无措，击沙袋的拳头就那样在胸前弯着，凝视着计数器。一股热血涌上他的脸庞。他的背后，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寂静无声，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计数器和鸟的身上，则是确切无疑的。拳击力如此孱弱的人出现，大概让他们深感意外。

鸟似乎完全无视青年们的存在，他振作起来，再一次走近装沙袋的头盔，又塞进一枚硬币，拉下沙袋。这次他不再顾忌什么正统姿势，把全身重量都运到拳头上，猛力一击。鸟的右臂从肱骨到手腕都痛得发麻，而计数器只显示出500。

鸟匆匆弯腰拾起上衣，对着冰格游戏台穿好。然后他回身张望那些沉默地注视着自己的青年们。鸟本想微微笑笑，像已经引退了的上届冠军，把包含理解与惊讶的微笑送给年轻冠军。但那些身着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脸上冷硬而全无表情，只是像看一只狗一样盯住他。鸟的脸一直红到耳后，耷拉着脑袋匆匆走出店门。他的身后，故意显示活力的响亮笑声涌了过来。鸟像

受了侮辱的孩子，头晕目眩，大步穿过广场，匆匆走进剧场旁边的昏暗小巷；他已经失去挤进繁华街上杂沓的人群里的勇气。暗淡的小巷里有妓女站立，鸟凶暴的神情吓得她们不敢近前搭讪。一会儿，鸟走入一条连妓女也不来此藏身的小路，突然一道高高的堤坝竖立在面前。暗影里散发着草叶的味道，他因此知道堤坝的斜面上生长着茂密的夏草。堤坝上面是铁道。鸟向堤坝的两侧望去，看看有没有火车开过来，结果什么也看不清。鸟仰望漆黑的天空，但见红晕低垂，那是繁华街上霓虹灯光反射的结果。突然有雨滴落在鸟朝天仰望的脸颊上，风雨欲来，草的味道也愈发浓了。鸟低着头，颇为无聊地撒起尿来。

这当儿，鸟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从身后由远而近，撒完尿回头看时，自己已经被那些绣龙运动装青年紧紧包围。他们背对剧场那边照来过的微弱的光，黑影幢幢，无法窥见他们是怎样的表情。但在这一瞬间，鸟也想起来，刚才在那店铺里他们所呈现的毫无表情的神态，其中就潜藏着对自己彻底而冷酷的拒绝。一个极其孱弱的存在映入他们的眼帘，唤醒了他们猛兽的本能。遇见软弱可欺的家伙就一定要欺侮。他们浑身躁动着暴力少年的可怕欲望，追赶这只拳击力500、应该袭击的可怜的羊。鸟极为恐怖，惊惶地寻找逃走的路。朝明亮的繁华街跑，必须正面冲破包围圈最稠密的部分，以他刚才测定的体力（四十岁人的握力与拉力！），毫无可能，大概立刻就会被推挡回来。鸟的右边，是被板障遮住的死胡同；左边，铁道路堤和工地高高的铁网围栏中间有一条细细的昏暗小路，和远方的柏油马路相通。如果能冲过一百米左右，不被捉住，那可能就有希望了。

鸟决心已定。他猛然转身，做出向右边死胡同奔的样子，然后一个回转身，向左边突进。

但敌人都是进行此类袭击的老手，和鸟二十岁时在地方城市夜晚世界里的行径一样，他们已经看穿对手的战略，当鸟身向右转的时候，他们便向左移动，严密封住。鸟转换身形向左突进的那一瞬间，恰恰与那位挺胸运劲儿、用刚才打沙袋的姿势击来的黑脸青年正面相遇。他已经没有转身的余地。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凶狠有力的一击，身子后仰，跳到路坝的草丛里。鸟呻吟着吐出血和唾液。跟刚才打得沙袋计数器全身麻木时一样，青年们发出响亮的笑声，随即再度沉默，包围圈缩成比刚才更小的半圆形，他们俯视着倒在地上的鸟，待机而动。

鸟想，压在自己身体和路坝中间的非洲地图，肯定弄得折皱不堪了。随后，现在自己的孩子将要出生这一念头，第一次切切实实地跃上鸟的意识的最前线。无名的怒火和粗暴的绝望感笼罩着鸟。这之前，鸟惊愕、困惑之余，一心想的是如何逃跑，但现在，鸟不再想逃。

如果现在不投入战斗，那么，我去非洲旅行的机会就永远地失去了；不，不只如此，我的孩子可能也将因此而度过苦难的一生。鸟仿佛获得了某种谕示，他对此坚信不疑。雨滴滴在他干裂的嘴唇上。他抬起头，呻吟着慢慢挺起身。青年人围住的半圆形从容退后，引诱他向前。也有一个非常倔强的家伙，充满自信地踏前一步。鸟两臂无力地垂着，颞部前突，做出一副夜市上被随意踢在一边的木偶似的呆样子，立了起来。那个年轻人从容地瞄着目标，像棒球投手的动作似的，一只脚高高提起，上身后仰，手臂后伸，然后开始进袭。鸟低头，探腰，对着年轻人的腹部牛似的冲撞过去。年轻人大叫一声，噢地吐出胃液，随即突然沉默无语，颓然倒下。他已经窒息。鸟立

即昂起头，与其他那些年轻人对峙。斗争的喜悦在鸟的身上复苏。这已经是多年不曾有的事情了。鸟和青年们相互对视着不动，双方都清楚碰上了强健的对手。时间流逝。

突然，一个年轻人向同伴们叫：

“住手吧，住手！这家伙不是我们的敌手呀，他是个老叔叔哟！”

青年们的紧张立时全部解除，他们无视仍然保持着原来架势的鸟，颇为沮丧地拥着拉着向剧场方向撤去。鸟孤独地淋在雨中，奇妙而啼笑皆非的滑稽感油然而生；过了一会，鸟竟无声地笑了起来。他的上衣沾染了血污，如果在雨中走走，可能会和雨迹水痕混在一起。鸟感到这是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被击中的颞部不消说了，眼睛四周，手臂，背部，都感到疼痛，但自妻子开始产前阵痛以来，鸟现在的心情最好。他拖着跛腿，沿着路坝和工地之间的小路，向柏油马路走去。一辆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气机车正喷着烟灰，在路坝上行进。机车从鸟的头顶通过时，它简直是一头挂在黑暗夜空上的巨大黑犀。走到柏油路，鸟一边等着出租车，一边把一颗被打断的牙齿从舌与齿茎中间抠了出来，吐到地上。

二

西部非洲地图沾满泥土，鼻息和胃液的污迹，用图钉钉在墙上。墙壁下，鸟像受惊的潮虫一样蜷屈着身子睡着。这里是鸟夫妇的卧室。鸟睡着的床和妻子空荡荡的床中间，放着一张大鸟笼似的白色婴儿床，婴儿床上罩着的塑料包装尚未拆去。鸟仿佛对凌晨的寒气怀着不满，哼哼呻吟着做了一个痛苦的梦。

鸟立于尼日尔之东、乍得海西岸的高原上。他究竟是在那里等待什么机会呢？他突然被弗科赫尔盯上了。这个凶暴的野兽腾越沙丘飞驰而来。这绝非坏事。鸟来非洲，本来就是为了通过冒险、遇难、与新的种族相会，窥视到远在现今安稳、平庸的日常生活彼岸的东西。

但鸟没有能与弗科赫尔搏斗的武器。我既无准备，也未受过训练，就这样来到了非洲。鸟极为恐慌地想。而猛兽已经逼近。鸟想起自己少年时代在外地城市裤角插着弹簧刀放浪的往事。不过，那条裤子他早就扔掉了。说来也滑稽可笑，他甚至想不起弗科赫尔用日语该怎么说。他听到那些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在安全地带喊：危险！快逃！弗科赫尔来了！暴怒的弗科赫尔已经逼到对面仅距十米左右的低浅的灌木丛，鸟似乎很难逃脱。这时，他发现，北边有一处被水色斜线围起来的地方，那斜线肯定是铁丝网。往这里边儿跑，跑进来就没事了！

那些把他丢下不管的家伙在那里边儿喊着。鸟开始向那儿奔。然而，实在太晚了！弗科赫尔已经逼近他的身后。我毫无准备，也没经过训练，就这样来到非洲的。避开弗科赫尔的攻击看来已经绝无可能，鸟完全绝望了；但恐惧驱使他狂奔不止。水色斜线里，无数“安全的人们”眺望着奔逃的鸟。弗科赫尔锐利的牙齿凶狠地咬进了鸟的脚踝……

电话铃响了起来，鸟突然惊醒。天已黎明，而窗外雨声依旧。鸟纵身

跃起，光着脚踏着冰冷潮湿的地板，像兔子一样蹦到电话机旁。鸟拿起话筒，一个男子的声音，没有客套寒暄，确认了他的名字后便说：“请即刻到医院来！婴儿出现异常，有事需要商量！”

鸟突然孤立无援。他感到自己想要退回尼日尔高原，品尝刚才梦境的余味，尽管那梦就像栽在恐怖的荆棘里浑身棘皮的海胆一样。随后，鸟努力抵抗着自己总是沉湎于往事的行为，用意志坚定的语气，像谈论别人的事情一样问：“孩子的妈妈没事吧？”他感到，这样的声音，可能曾千百次和这种背台词式的情境相遇。

“孩子妈妈还好。事情紧急，务请快来！”

鸟像缩回巢穴的螃蟹一样匆忙跑回卧室，眼睛硬硬地阖着，他想钻进温暖的被窝；仿佛用这样的办法拒绝现实，现实的一切就会像梦中的尼日尔高原一样突然消失。随后，鸟摇晃了一下脑袋，清醒了过来，弯腰捡起扔在床旁的衬衫和裤子。弯腰的时候，身上一阵疼痛，使鸟想起昨夜的战斗。他想炫耀一下自己仍然经得住殴斗的体力，但不必说，现在不可能唤起那样的情绪了。鸟一边扣着衫衬扣子，一边抬头望那张西部非洲地图。从地图上看，他在梦里驻足的高原是迪伊法。那里画着奔跑的疣猪。弗科赫尔就是疣猪。疣猪的上方水色斜线部分意味着那里是禁猎区。刚才鸟在梦中即使逃到了那里，也不可能获救。鸟又一次晃了晃脑袋，边扣着上衣边走出卧室，然后蹑手蹑脚地下了楼。如果住在一层的房东老太婆醒了，应该怎样回答她那被善意和好奇的砥石擦磨得非常锋利的发问呢？鸟会告诉她：现在还一无所知，医院方面只通知说婴儿出现异常。但事态可能相当可怕吧？鸟想。鸟在门口摸摸索索找到鞋子，尽可能不出声响地开开门锁，然后便走进黎明的微光里。

鸟的自行车倒在矮树篱笆下的碎石上，被小雨淋得精湿。他搁起自行车，用上衣袖擦了擦固执地停在朽烂了的座皮上的水滴。但还没有擦净，鸟便一屁股坐上去，像一匹发怒的烈马，蹄下砂土翻腾，从树篱间穿过，奔向柏油马路。屁股的皮肤被濡得冰凉难受。雨仍然在下。风劈面吹来，他满脸雨水淋漓。鸟为了不让车轮掉进路面的坑洼里，他大睁着眼睛，使劲蹬着车子疾奔，雨珠直直地打到眼球上。不一会儿，鸟驶到更为宽阔的柏油路上，拐到左侧。风挟着雨从他的右前方吹来，这样多少可以躲开一点儿。鸟上身右倾，顶着风，平衡着自行车。柏油路面上薄薄地积着的一层水，快速转动的车轮激起细碎的波浪，水珠腾落如雾，鸟斜着身子，低头看着水雾起落，两脚上下猛蹬。这当儿，他感到头晕。鸟仰起头，视线所及，柏油路上空空荡荡，连个人影都没有。列在路两旁的银杏树叶子又浓又厚，茂密的叶片上吸满了水滴，显得笨重而臃肿。黑黑的树干，其实是支撑着一块块深绿色的海。如果这些海一齐冲决，鸟和自行车大概都要淹到味道清香的洪水里。鸟感觉到了这些树木对自己的威胁。高高的树梢上摇曳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鸟透过树梢的夹隙眺望东边的天空，那里灰黑一片，但深底里似乎渗出淡淡的桃红。天空一副卑微而羞涩的神态，乱云却像猛犬一样粗野地奔腾。几只长尾蓝鸟像野猫似的从鸟的眼前大摇大摆地穿过，惊得他慌乱无措；鸟发现，蓝鸟淡青色的尾巴上，聚集着银色虱子似的水滴。鸟觉得自己太容易受惊了，而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感觉又过于敏锐了。他茫然不知所以地想：这是不吉之兆。他沉醉不醒的那段时间里就曾经是这样的。

鸟探身伸腰，头深深伏下，把全部体重都压到自行车脚踏上，加速前进。梦中那种无路可逃的情绪油然复生。但鸟是在疾速前行。他的肩膀碰断

了银杏树细细的树枝，断碴儿像弹条一样弹过来，刮伤了他的耳朵。然而，鸟没有放慢速度。雨滴簌簌，从阵阵作痛的耳边掠过。驶进医院的停车棚，鸟把制动手闸捏得直响，如同自己发出的叫声。他浑身淋得像一只落水狗。鸟抖动身子，甩去身上的水滴，同时陷入一种错觉：他感到自己跑了相当遥远的路。

在诊疗室前，鸟喘了喘气，走进光线暗淡的室内，对着几张在这里等着他的眉目不清的面孔，声音嘶哑地说：“我是孩子的父亲。”鸟内心则颇觉奇怪：为什么不开灯呢？

随后，鸟看到，岳母用衣袖掩着嘴巴坐在那里，像要止住呕吐一样。鸟走到她的身边，在近旁的椅子上坐下。透湿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脊背和屁股的皮肤上。和刚才闯进车棚时的粗野相完全不同，现在，鸟浑身瑟瑟战抖，像一只伶仃孤苦的小鸡雏。

鸟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室内的光线，他看到，三个审问官似的医生绷着脸一言不发，目光审慎地盯着自己。如果说，法庭审问官的头顶都悬挂着象征法律权威的国旗，那么，对于诊疗室里的审问官们来说，身后的彩色人体解剖图就是象征他们的法律权威的旗帜。

“我是孩子的父亲。”鸟焦躁地重复说，声音里明显流露出受到了威吓的不安。

“哎，哎。”坐在中间的那个男子（他是医院院长，鸟曾经看见他在呻吟的妻子身旁洗手）似乎从鸟的话音里嗅出某种进攻的味道，他带有几分防御的准备，这样应答。

鸟直盯着院长，等待他继续说下去。可是院长没有立即说明情况，而是从脏皱皱的白大褂衣袋里摸出烟斗，往里填起了烟草。他是一个粗胖如桶的矮个子，因肥胖过度而不堪重负。从敞开的白大衣可以看到他的胸部像骆驼背一样须毛浓密，唇和腮部已无须说，他的颌下搭拉的肥肉上也长满了胡碴。今天早上，他连刮胡子的工夫都没腾出来，也就是说，从昨天午后开始，他一直在为鸟的孩子而奋力工作。鸟满怀感激地想。但他发现这位多毛的男子神态诡秘，形迹可疑，因此更觉得放心不下。吸着烟斗的院长毛烘烘的皮肤下面一耸一耸地鼓动着，让人觉得其中深深地压抑着某种不可等闲视之的东西。

院长的烟斗终于从湿渍渍的厚嘴唇移到圆鼓如球的胖手掌上，随即猝然转睛盯住鸟，拉开和当时的气氛颇不相宜的大嗓门问：

“先看看实物吗？”

“已经死了吗？”鸟焦急地问。

院长一副惊讶的神情，他不明白鸟为什么会这样理解。接着，他的脸上浮现出暧昧的微笑，抵消了刚才的惊讶。

“没有，现在正哭得来劲，浑身动得也很有劲呢。”鸟听到了岳母的一声极其庄重含着某种暗示的叹息。如果她不是用袖口掩住了嘴，那叹息会像一个喝过量的男人打的嗝，回声震荡，说不定鸟和医生都会撞得趔趔趄趄。岳母是真的喘不上气呢，还是为了让鸟预想到他们夫妇所陷入的泥沼而有意递个信儿呢？

“那么，看看实物吧。”

院长又重复说，坐在他右侧的年轻医生立刻站立起来。他是一个瘦高个儿，颧骨突出的脸部，左右两眼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平衡。一只眼睛焦躁而

谨慎，另一只则温和而静谧。鸟随着年轻医生的动作抬起屁股，又吃惊地重新坐下，他发现，年轻医生那只温静好看的眼睛是玻璃的。

“不，在看之前，请您先给说明一下。”鸟念念不忘反驳医生“实物”的用语，用深受惊吓的声音说。

“是啊，猛的一看，肯定会吃惊的啊。当时我也吃了一惊。”院长说完，厚厚的眼睑意外地闪出一丝孩子般羞涩的笑。而正是这丝窃笑，重新唤起了鸟刚才的印象：医生多毛的皮肤下深藏着形迹可疑的东西；他悄然渗出来的窃笑正是刚才暧昧的微笑的变形。一刹那间，鸟愤愤难捺，怒视浑身毛烘烘且仍然窃笑不止的院长；但鸟随即感觉到院长的笑里含有羞耻的味道。他从人家妻子的两腿中间取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物。可能是头像猫、身子像风船一样鼓胀的怪物吧？他是因为接生出这样的怪物，自己觉得羞辱，所以才窃笑不止。他的行为，与其说和经验丰富的妇产医院院长的职业威严相般配，勿宁说更像闹剧里庸医的演技。

他现在正被惊恐、困惑、羞耻痛苦地折磨着。鸟丝纹不动，等待院长恢复常态。怪物，究竟是什么怪物？院长所使用的“实物”一词，让鸟想到了“怪物”，而“怪物”这一词汇上的棘刺，深深地刺伤了鸟的心。鸟刚才自我介绍说：“我是孩子的父亲。”鸟记得那时医生们都惶恐不安，在他们的耳边，可能响起了这样的声音吧：“我是怪物的父亲！”

院长很快克制住了自己的笑，恢复了忧伤而威严的神情，但他眼睑和脸颊上蔷薇般的红色却没有褪去。鸟把自己的视线从院长脸部移开，压制住内心怒火和恐惧交相激荡的漩涡，问：

“你说吃了一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外观上看吗？好像长了两个脑袋呀。记得瓦格纳有一首《双头鹫的旗下》吧，那太让人吃惊了。”院长说着又要偷笑，但这次他终于克制住了。

“像联体双胞胎？”鸟的声音胆怯而畏葸。

“不，只是脑袋看起来像两个。实物，看看吗？”

鸟仍然疑惑不解：“从医学上看……”

“脑疝。因为头盖骨缺损，脑里的东西就溢出来了。从打我结婚后开设这座医院以来，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例，实在罕见，当然也实在吓人呀！”

脑疝。鸟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病症的具体模样。他茫然无措没头没脑地问：

“那么，患了脑疝的孩子有正常成长的希望吗？”

“正常成长的希望！”院长似乎突然愤怒了起来，声音粗暴震耳，“这是脑疝呀！即使切开头骨，把溢出部分推回去，最后变成植物人，这已经是最运气的了。正常成长，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院长冲着两旁的年轻医生摇晃着脑袋，表示很惊讶鸟如此缺乏常识。假眼医生，还有一位一脸褐色没有表情，寡言少语的医生，他们都连连点头，像主持口试的主考官责怪答错了题的学生似的，严厉地注视着鸟。

“那么说，很快就会死吗？鸟问。

“现在还不会吧。到明天，也许还要更长时间。是个生命力很强的孩子呀。”院长相当客观地回答。“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鸟像挨了重重一击似的矮了下去，狼狈不堪地沉默着。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院长颇似一个心地险恶的西洋象棋棋手，把鸟逼上绝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啊，怎么办，跪地长哭吗？

“如果您有这样的愿望，我可以介绍去 N 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医院。当然，要看您的愿望！”院长的语调，颇似是在提出一个隐藏着某种阴谋的问题。

“要是没有别的方法的话……”鸟想努力看穿对方鬼鬼祟祟的迷雾，但结果只是枉然提防了一番，什么线索也没抓住。院长斩截明了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他又接了一句：“总而言之，该尽的力尽到了，也就没遗憾了。”

“可不可以仍然放在这儿呢？”鸟的岳母说。

不只是鸟，三个医生也都吓了一跳，他们的目光都转向这位唐突的发问者。岳母一动也不动，宛如天底下最阴沉的口技表演师。院长盯着鸟的岳母，像在对她进行评估，然后，他颇失体面地进行自我保护，露骨地说：

“那不可能。因为是脑疝，那样做是不可能的呀。”岳母听了这话，仍然用袖口掩着嘴，一动不动。

“送到大学医院去吧。”鸟下了决心。

毛烘烘的院长立刻接着鸟的话头，进行了精采的发挥。他指示身旁的两位医生立刻和大学医院联系，安排急救车，动作利落，像个颇有能力的实干家。

“我们会有一个医生跟着急救车，这中间绝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两个医生按院长的指令分头走后，院长似乎卸去了什么重负，很安心地拿起烟斗，再次往里填起了烟草。

“谢谢。”

“你妈妈还请陪着产妇吧，你呢，是不是该换换湿衣服？急救车得准备二十分钟左右呢。”

“好吧。”鸟说。

院长把身子挨近鸟，像要开什么猥亵的玩笑似的，表示出过分的亲昵，他窃窃地说：

“当然，你是可以拒绝手术的！”

可怜而凄惨的婴孩呵！鸟想。我的孩子在现实世界最初遇到的，就是这个肥胖过度毛烘烘的矮男人。但鸟仍旧漠然一片，愤怒与悲伤的感情都结成了晶体，然后又很快像泡沫一样消散了。

鸟、岳母和院长各自扭着脸，一齐沉默着走到玄关前外来患者候诊室。鸟回头望了望岳母，准备在这里告别。岳母和妻子的眼睛像姐妹般相似，她看着他，像有什么话要说。鸟等待着。但岳母只是用暗淡无神的眼睛看着他，一言不发。鸟觉得岳母好像赤身裸体站在公众面前那样羞耻不堪。她的眼神，她脸上的皮肤都麻木而无感觉，那么，她到底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呢？鸟在岳母垂下眼帘，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时向院长发问：

“是男孩还是女孩？”

院长疲惫的脸上不由得又露出一丝匿笑，他用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生口吻回答：

“可是呢，全都忘了呀。好像看到了，对，看到了，小鸡子。”

鸟独自走进存车棚。雨刚停，风也弱了，天空飘动的云明朗而干爽。流光溢彩的清晨，已经从黎明时分昏淡的萤壳里脱跳而出。初夏季节空气的味道很好，人的全部筋肉，以至五脏六腑，都觉得倦倦的。在鸟的眼瞳上，车棚里残留的夜色温柔地流动着，而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和茂茂密密的街树反射出的晨光，则像又白又硬的霜柱迎头扑来。鸟逆着晨光，准备翻身上车，但他突然觉得自己像站在跳水台上。确实是脱离地面后头眼昏花的感受。他

宛如被蜘蛛捕住的小虫，全身都麻木了。他听到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天启的声音：你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去，然后，泡在酒里，泡它几百天。沐浴着晨光，坐在歪歪斜斜的自行车摇晃着，鸟继续等待，但那声音再也没有响起。鸟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像一个懒汉，慢吞吞地蹬起了自行车。

……光着身子站在屋中央，耸身伸手去取放在电视上的内衣的时候，鸟看到自己光光的手臂，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是赤身裸体。随后，他像搜索一只匿逃的小老鼠似的，瞥了一眼自己的生殖器，心里羞耻不堪。鸟像锅里的炒豆儿，蹦、蹦跳着穿好内衣，套上裤子，扣上上衣。现在，鸟和院长、岳母锁在同一条羞耻心的链环上。人的残损的肉体，满蕴危险而又一触即坏，是多么让人感到羞耻的东西啊！鸟像混进足球场更衣室的处女，垂着脑袋，哆哆嗦嗦地逃离那个连带厨房的房间，逃离楼梯，逃离门口的玄关，跨上自行车，逃离了身后的一切。如果可能，鸟希望能从自己的肉体逃离。和步行相比，骑自行车多多少少有一点儿从自身肉体逃离的感觉……

蹬着自行车，鸟看到，一个白衣男子，抱着干草篮子似的东西，从医院门口一路小跑过来，分开人群，钻进急救车敞开的后门。鸟内心里软弱怯懦的部分，一直想着逃走，眼前的情景仿佛发生在万米以外，是遥远的地方的事情。鸟像一个清晨早起的散步者，与那情景没什么关系。然而，鸟又颇似一只在架空的土壁掘进的鼯鼠，尽管被又粘又重的抵抗情绪拖着，却终究不能不向那边靠近。

鸟从人群背后绕过去，停住自行车。随后，他跳下来，弯腰用链条锁把沾着湿泥巴的车轮锁上。这时，一个充满责难意味的声音从身后冲撞过来：“往那放自行车不太好吧？”

鸟惊恐地回头，恰巧和责怪他的那位毛烘烘的院长的目光相遇。于是，鸟把自行车扛起来，藏到旁边的灌木丛里。八角金盘的叶子上积聚的水滴唰唰溅落，从鸟的脖颈流了进来；平日里鸟暴躁易怒，现在，对这些琐细的倒霉事情，却一点也不反抗，都理所当然地接受。

他已经连皱眉咂嘴的愤怒都没有了。

鸟从树丛走出来，鞋子弄得脏兮兮的。院长似乎后悔刚才那样蛮横地叱责鸟，他短粗的手腕拍拍鸟的背，一边指挥急救车，一边像报告一个很了不起的秘密似的，满怀自信地对鸟说：

“是个男孩呀，我想起来了，看到了小鸡子。”

急救车上坐着假眼医生和一位身着白衣，皮肤浅黑的救护员。假眼医生身边围着篮子和氧气瓶。篮里的东西，被救护员的背挡住，看不清楚。但装满了水的瓶子里氧气泡的破裂声却悄然可闻。他们占据的长凳对面，还有一条长凳；鸟坐了上去。坐垫很不安稳，鸟是坐到了放在长凳上的帆布担架上。他的屁股咕容咕容地摇动着，他透过玻璃车窗向外张望，猛然间浑身震颤了一下。医院二层的窗口，从窗口到阳台，都站满了孕妇。她们可能刚刚起身洗过脸，白白的肌肤浴着晨光，一齐朝这边俯望。她们都穿着柔软的睡衣，睡衣颜色有红有蓝，还有淡蓝。特别是那些走到阳台上的孕妇，长垂到踝的睡衣被微风拂起，宛如一群空中起舞的天使。鸟看得出，她们的表情里含着不安与期待、甚至欢欣；他垂下了头。警报笛响，急救车启动出发。鸟被车的震动弹起来，差点儿从长凳上滑落，他运足浑身气力，站稳脚跟；都是这警笛！他想。至今为止，对于鸟来说，警笛都是由远处传来，又从身边

掠过，向远处传去，但现在警笛将像他体内的病疾一样固执地纠缠他，坚决不肯远离。

假眼医生转过脸来说：“现在还没什么问题。”

“谢谢！”

鸟浑身像糖一样，融化在医生那虽然细微但却明显的权威式热情里，鸟像丧家犬似的惶惶谦卑的态度，拂去了医生眼神里的踌躇和疑虑。医生对自己的权威充满了自信，并把这种自信明显地表露了出来。

“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病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医生神情专注，边说边自己点头，并灵敏地利用车身摇晃的间隙，把身子移到鸟的近旁。他不介意放帆布担架的长凳坐垫不稳。“您是脑科专家吗？”鸟问。

“不，不是。我是妇产科医生。”假眼医生订正说，但鸟的问话并不足以损伤他的威严。“我们医院没有脑科医生，但这症状再明了不过了！脑疝，确定无疑。要是往那个从脑里溢出的瘤上刺一针，抽出脊髓液检查一下，就更清楚了。但说得难听一点，脑部针刺，稍一不慎就不得了，所以就这样原封不动地送到大学医院去。我是个妇产科医生，遇见脑疝婴儿这样的病例，实在太侥幸了。我很想能亲眼看看解剖手术。你肯定是赞成解剖的吧？现在这时候，这么直率地谈论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不愉快吧？哎，但是，这样的经验积累起来，才会促进医学进步。你的孩子的解剖，很可能会帮助下一个患脑疝的孩子获治！更坦率一点儿说，为了这个孩子，为了你们夫妇，我想，这个孩子早点儿死了的好。当然，对患这种病症的婴儿，也有人莫名其妙地持乐观态度，不过，我还是觉得早点儿死了是幸福的。这可能是年龄代不同的缘故吧。我一九三五年出生的，你呢？”

“我也是那年代。”突然之间，鸟来不及把自己的生年准确换算成公历。

“那么，是很痛苦的吧？”

“我们这一代？”

“不，我是说孩子的事情。”

“问题在于痛苦一词的含义呀。这孩子视觉、听觉、嗅觉等等，还都没有吧。用院长的话说，你想想看，就是像一棵植物似的。你认为植物有痛苦吗？”

鸟默然思索着。我曾经考虑过植物的痛苦吗？我想过被山羊啃食的圆白菜的痛苦吗？

“怎么样，你想，植物似的婴儿会痛苦吗？”医生满有兴致地重复追问。

鸟坦率地摇头，表示这问题超出了他现在火烧火燎般的头脑所具有的判断能力，尽管他本来不是那种与人一见面就低头服输的人。

“吸进了氧气，但情况好像不太好。”救护员回头报告说。医生赶快站起来去察看输氧管。

就在这一瞬间，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很难看的婴儿，赤红的小脸上满是皱纹，眼睛像贝壳接口的缝，硬硬地阖着，鼻孔插着橡胶管儿，而闪着珍珠光泽的桃红色的小嘴，则发着无声的呼喊。鸟不禁抬起屁股，探着头，他看到了孩子包着绷带的头。绷带后面，血渍点点的脱脂棉里埋着的，很明显，是一个异形的存在。

鸟几乎不敢正视，转脸坐下，脸贴在车窗窗框，望着匆匆向身后退去的街市。警笛惊吓着路上的行人，行人们和鸟刚才看到的那群孕妇一样，怀着好奇和莫名其妙的期待，注视着急救车。像突然定格的电影画面，他们的

动作突然不自然地静止。这正是他们看到平淡的日常生活细微的裂纹的时刻。同时，他们也表示出一种天真的虔敬之情。我的儿子，像在战场负伤的阿波利奈尔一样，头上缠着绷带。鸟这样想。在我完全陌生的黑暗战场上，我的儿子负了伤，然后，他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发出了无声的呼喊……

鸟突然流下了眼泪。阿波利奈尔头缠绷带的形象，一下使鸟的感情纯净化。鸟感到多愁善感、软弱无力的自己已被理解，可以容许；他甚至品出了自己泪水里的甜味。我的儿子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缠绷带，他孤独地在我完全陌生的黑暗战场上。我只能像埋葬战死者那样，埋葬我的儿子。鸟热泪流淌不止。

三

鸟坐在特别儿童诊室前的台阶上，脏兮兮的两手抱住膝盖，流过泪后，睡意袭来，执拗地缠住不去。鸟努力挣扎着。假眼医生一副失落的神情，从诊室走了出来。鸟站起身，医生的声音里透露出不安，与刚才在急救车时截然不同。他说：“这个医院真官僚，连护士都不理你的茬。我本来带着这医院里和我们院长很熟识的一位教授的名片，可她们连那位教授是谁都不知道！”

于是，鸟清楚了医生为什么突然间形容憔悴。在这里，他被人轻视，这位假眼青年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威威严。

“孩子呢？”鸟未假思索地问，声音温和，似乎想安慰一下医生。

“孩子？啊，如果脑外科的教授来察诊，情况会立刻明朗。当然，这是说，孩子要活到那时候。如果万一挺不到那时候呢，解剖以后，会调查得更清楚。可能挺不到明天吧？明天下午三点左右，请你来这里看看，怎么样？但我得事先跟你说，这医院可是挺官僚的，甚至连护士在内！”

医生似乎决意拒绝鸟提另外的问题，把那只健康的好眼，也和那只假眼一样闲置起来，两眼都暗淡无神地向前走。而鸟则像个浣衣女，端起空荡荡的婴儿睡篮紧紧跟上。他们走出住院患者楼，走到连着医院本部的长廊时，抽着烟等。在这里的两个救护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假眼医生在前，救护员和端着篮子的鸟随后，一行人沿着长廊向本部走。

两个救护员，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负责输氧的。他们似乎立刻都感觉到假眼医生情绪不佳。这两个人，平日里常常煞有介事地鸣响警笛，根本无视约束一般良民的红绿灯，像奔驰在大草原上的越野吉普一样，在大都市的中心穿行。但现在，支撑他们的那斯多葛派信徒式的刻板僵硬制服的威严已经失去，神采也减弱好多。鸟从背后望着救护员拔了顶的头，觉得这两人很像双胞胎；他们年龄都不小了，拔顶的秃头模样都很相似。

负责输氧的救护员大声说：“每天的工作，要是开头是需要氧气瓶的，一直到深夜，这一天的工作准都是需要氧气瓶的。”

“啊，你呀，总是这么说。”司机救护员也用同样的声音说。

假眼医生根本没有理会他们闲琐的谈话，鸟也没有受到什么感动，但

他能够理解，这两个救护员是悄悄地在努力恢复情绪。鸟冲管氧气瓶的那位点点头，救护员以为鸟要问什么，非常紧张地“啊”了一声，追问鸟的话。

鸟颇有些狼狈，说：“这急救车，回程的时候，也可以不管交通信号，响着警笛走吗？”

“急救车回程的时候？”两个救护员齐声问，像合唱的搭档一样，他们随即同时闭口不语，互相看着对方涨红的脸，不禁噗嗤喷出了笑声。

自己提问的愚蠢，和救护员们的反应，使鸟颇感恼火。而这怒火，是和黎明时分以来一直积压、凝聚在他心里巨大而阴郁的愤怒脉络相连的。但是，两位救护员似乎很后悔刚才不慎取笑了这位不幸的年轻父亲，都可怜兮兮地缩着头。鸟喷发怒火的阀门也由此关闭，甚或不如说，他觉得该责备的是自己。最开初提出那样反高潮的滑稽问题的不是我自己吗？而那问题，不是趁自己因悲伤、睡眠不足而糊涂的脑袋迟钝之机冒出来的吗？鸟看了一眼身旁的婴儿睡篮，那里给他的印象，是挖掘一空的洼地。篮底只留了一条叠成几层的毛毯，和一束纱布裹着的脱脂棉。纱布和脱脂棉上沾着的血迹还没有褪色，鸟已经记不起孩子的形象。他那头缠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微弱地吸着氧气的孩子。甚至孩子头部的异样形状，孩子红红的皮肤上粘着的脂肪膜，鸟都不能清晰准确地记起了。现在，孩子正开足马力离鸟远去。

鸟的心里，负疚的安定与无尽的恐怖交集在一起。我很快就会忘记这孩子的事情吧？他从无边的黑暗里露头，经过十个月的胚胎状态，来到人间品味了几十小时难以忍受的痛苦，然后，再一次无可复返地再归黑暗。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也许，并于这些，我很快都会置之脑后吧。也许，当我将死的时候，我会重新想起这些一切。那时，我的死的痛苦和恐怖如果成倍增加，那么，我多少也算尽了一点做父亲的义务。

鸟等一行人到达了医院本部的正门门口。两个救护员向停车场跑去。他们的职业就是和异常事件打交道，急匆匆地跑来跑去，可能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救护员们摆动着手臂，像鬼追屁股一样，横着阳光灿烂的阔大的广场。这期间，假眼医生借用公用电话，向他的院长汇报。医生很简短地说明了情况，因为没有什么新内容需要多说。随后，鸟的岳母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医生转过身对鸟说：

“您的岳母。关于孩子的处置情况，已经说过了，你来接吗？”

不，鸟不想接。从昨天晚上以来，屡次三番的电话联系，话筒里传来的岳母的声音，纠缠得鸟心神不宁。岳母的声音很像妻子，但其实更像小小的蚊子的哀鸣。但鸟终于把婴儿的睡篮放在水泥台上，一脸忧伤地接过话筒，说：

“明天午后还要再来这里一趟，听脑外科专家的诊断结果。”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处理呢？”岳母传来的，恰恰是鸟最不想听的声音。她的问话，似乎是在直接责备鸟。

“如果说为了什么，那是因为孩子现在还活着吧。”鸟说完，怀着厌恶的预感，等待着岳母的话。但岳母一直沉默着，只听得见痛苦而短促的呼吸声音回响。于是，鸟又说：“我马上回去，见面再细说吧。”鸟说着，要放下电话。

“啊，你不要回到这儿来！”岳母连声咳嗽着制止鸟说，“我对女儿说，你送孩子入心脏病专科医院了，你若是赶回来，她不是要起疑心吗？等她多少平静下来以后，你再回来，就说孩子是因为心脏病死的，这最顺理成章了。”

现在还是只用电电话联系吧！”

鸟体谅岳母的心情。他说，他这就去向岳父讲一下。鸟正说着，听到对方咔嚓一声放下了电话。看来岳母也一直强捺着厌恶情绪。鸟放下话筒，拎起婴儿睡篮。急救车从停车场开了过来，假眼医生已经乘了上去。鸟把婴儿睡篮放到来时自己坐的位置上，向医生和两个救护员致谢说：

“多谢你们帮忙，我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医生问。

“嗯。”鸟答应说。其实他是想说：我自己出去。必须去岳父那儿报告妻子的生产情况，但那以后，就完全是鸟的自由时间了。鸟觉得，比起回到岳母和妻子那儿，去看望岳父，简直可以说是使自己获得了拯救。

假眼医生从车厢里面关上了门，急救车出发了，警笛不鸣，速度迟缓，像一个软塌塌的怪物。鸟和司机席上的救护员迎面相向，透过车窗，他看到医生和管氧气瓶的救护员东歪西斜地靠在一起；一小时以前，他曾从那窗口流着泪水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行人。但鸟并不顾虑现在车里的三个人怎样议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鸟的头脑里集中转动着的新念头，是由岳母的电话不意带来的空闲，是独自一人的自由时间。鸟尾随着急救车穿过医院前足球场般宽阔的广场，走到广场中央，他转过身，抬头仰望刚刚把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濒死的婴儿丢在里面的那座建筑。那是一座伟岸如城寨的庞大建筑。初夏的阳光闪耀，婴儿不知在建筑物的哪个角落，张着珍珠般光泽的小嘴，细细地哭叫着；这座庞大的建筑，使婴儿显得像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砂。明天，即使我重来此地，与孩子相逢，孩子也许正在这座近代城寨般的迷宫里彷徨无路，也许已经不在人间，或者正在濒死的边缘吧。鸟这样想。这样的构想把鸟从刚才陷入的不幸里拉出了一步。鸟迈开大步，穿过医院的大门，走到柏油马路上。

鸟向前走着。初夏的上午清爽而凉快，微风拂在鸟因睡眠不足而有些发热的脸颊和耳垂上，使他忆起当年小学校的远足旅行，使他微微体味到一种快感。他的肌肤感觉和神经细胞，都远远脱离了意识的控制，充分舒展地感受到了这季节的美好，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解放。而这感觉，又渐次扩散到意识的表层。

鸟想去见岳父之前，应该刮刮胡子，洗洗脸！鸟看到了一家理发店的招牌，便径直走进去。略上了年纪的理发师像对待一般顾客一样，让鸟坐在椅子上。他没有看出鸟身陷不幸的迹象。现在，鸟因为成了理发师、亦即“他人”眼里的自己，因而能把自己从悲伤与不安中解放出来。鸟闭上了眼睛。他的脸颊和下颚，都被消毒液气味浓重的热毛巾捂住了。孩提时代，鸟曾在理发店看过滑稽的“落语”节目。那时，店里的小伙计给顾客送热毛巾，毛巾太热，等不及放在手上凉一凉，就赶紧往顾客的脸上放，打那以来，每当热毛巾贴到脸上，鸟就发笑。现在，鸟感觉到自己又微微笑了。但这次未免太过分了。鸟战栗着驱走自己脸上的微笑，又开始思考起自己孩子的不幸。他从刚才微笑的自己的身上，发现了罪证。

植物似的婴儿的死，鸟从尖锐剖析自己的角度，分析婴儿的不幸。婴儿和植物一样，死时没有痛苦相随，但即便如此，这婴儿的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他的生意味着什么呢？横亘数亿年的“空无”的旷野上，一粒生命的种籽发芽、生长，经过十个月的孕育。当然，胎儿可能毫无意识、感觉，他蜷曲在温暖、柔和、暗黑的世界里。然后，他冒险探头来到外部世

界。这里冷嗖嗖硬梆梆，干燥，光线明亮刺眼。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他独自安宁的藏身之地，他和数量众多的陌生人住在一起。然而，对于植物婴儿来说，置身外部世界，可能只不过是几个小时莫名其妙的微痛罢了。随后，便在呼吸窒息的瞬间，成为横亘数亿年“空无”旷野上一粒“空无”的细砂。就算真有所谓末日的审判，那么，出生之后不久猝然而死的植物婴儿，能作为怎样的死者被传讯、检诉和判决呢？他张着珍珠般光泽的小嘴，舌头一舐舐地，哭泣着在世间停留了几个小时。这无论对怎样的审判官来说，都是证据不足吧？完全是证据不足。鸟屏住呼吸思考，越发感到恐怖。在那场合，如果我作为证人被传讯，要是没有头上的瘤当线索，我不是连自己孩子的面孔都不能确认吗？鸟的上唇喇地感到痛。

“别动，看，给刮破了吧。”理发师把剃刀停在鸟的鼻子上，使劲地看了一眼，低声说。声音严厉，且含有一种威胁味道。

鸟用指尖往上唇抹了一下，伸到眼前看。一块血迹染到他的指尖。鸟凝视指尖上的血污，胃里感觉有些恶心。他和妻子的血型都是A型，濒死的可怜的婴儿体内流动的那一公升血液，应该也是A型吧。鸟把沾着血污的手指收到白色罩衣里面，抑制着胃里的反应，阖上了眼睛。理发师在刮刚才那小伤口周围的胡须时，下刀滞涩；然后，可能是想挽回迟误的时间，刀法粗放地匆匆刮完了从脸颊到下颔的须髥。

“洗洗头吗？”

“不，这样就可以了。”

“头发里面可落了不少灰土呀。”理发师不甘心地说。

“昨晚滑倒了。”鸟说着，从椅子上下来，在镜子里，他看到自己刮过的脸宛如正午的海滨那样阳光灿烂。头发确实乱蓬蓬的像团枯草，但尖尖的脸颊和下颔却像红鲟鱼肚子一样红扑扑地闪着光泽。凝滞如胶的眼睛里目光炯炯，僵硬的眼睑变得柔软而有弹性，甚至一向痉挛的薄嘴唇也不抖动了。与昨天晚上在书店装饰橱窗里看到的肖像相比，这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鸟。鸟想，去见岳父之前，先来理发店，还是对了。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不管怎么说，鸟自黎明以来一直向负面倾斜的心理天平，现在终于可以加上一点儿正面因素。

鸟检查了一下鼻子右下方三角形痣一样的血斑，走出理发店。等到了岳父的大学，理发店剃刀和热毛巾造就的鲜润光泽会褪掉吧？但那时鼻下的血痣也可以抠掉了，鸟凄惨滑稽的丧家犬模样，不会映到岳父的眼里。鸟大步在这一带转着，寻找公共汽车站，转着转着，他想起昨晚以来口袋里一直备有零钱，于是，向刚巧向这边开来的出租车举起了手。

大学正门，午休的学生熙熙攘攘。鸟在嘈杂的人群里下了出租车，时间是十二点五分。

鸟走进校园，喊住一个大块头学生，向他问英文系的研究室在哪。但那学生脸上浮出亲切的微笑，像唱歌似的叫起来：“啊，老师，好久不见啊！”鸟楞了一下。“在补习学校，多蒙您关照。公立大学都没考上，老爸给这捐了钱，就从后门进来了。老师！”

“啊，你已经成了这里的学生啦？”鸟想起这个学生了，情绪镇静了下来。这个学生眼睛鼻子都圆鼓鼓的，像古丽姆兄弟童话插图里的德意志农民，但模样并不难看。鸟说：“那么，补习学校不是白上了吗？”

“不，老师，学习总不会没用的吧，即使什么也没记住，但总是学习过！”

鸟感觉受到了嘲弄，目光严峻地回头盯住那学生。但这个大块头似乎从上到下都在向鸟表示好意，鸟清晰地想起来，在满员百人的班级里，这小子蠢笨出名。正因为是这样的学生，现在才能如此单纯爽朗地向鸟报告自己走后门进了二流私立大学，并感谢毫无作用的补习学校。如果另外的九十九人，见到补习学校的教师鸟，恐怕都会避之唯恐不及吧。“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补习学校的学费很贵的。”鸟说。“不，不。老师，你是来我们大学工作吗？”

鸟摇摇头。

“啊，是么。”大块头学生机敏地把话题扯开：“我给您当向导，一起去研究室吧。”

请，走这边。实实在在，补习学校的学习不是没用的，作为一种养分，贮存在脑子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起作用。我等待那样的时候。所谓学习，最终不就是这样么？老师！”

鸟被这位旧日的学生，带有启蒙主义味道的乐天派领着，穿过树木掩映的校园小路，来到一座深赭色的砖瓦建筑前。

“英文系研究室在三层最里边，老师。虽说是这样的大学，能进来也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学校着实勘察过一番。现在，我对校园里所有的建筑物都了如指掌。”大块头学生自我炫耀说。随后，突然间，他的脸上闪现出让鸟怀疑自己眼睛的极老练的自嘲式微笑，“这些话都太单纯了吧？”“不，不，我想不那么单纯呀。”鸟说。

“您这样说，我很高兴，老师，那么，祝您健康，脸色好像不太好呀，老师！”

鸟一阶一阶地爬着楼梯，一边琢磨刚刚分手的这位旧日学生。这家伙现实生活的能力，可能要比我强个百倍千倍的吧，至少，他决不会让婴儿因脑疝而死的。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我教过的一个奇怪的道德主义者。

鸟扒着英文系研究室的门缝看岳父在不在。只见房间对面客厅一样的地方，美国大总统宝座似的橡木转椅上，岳父身体深深陷在那里，眼睛望着开在屋顶正中的天窗。比起鸟的母校的教授研究室，这里的房间又宽敞又明亮，像会议室一样。以前，岳父曾说过，退休后转往私立大学，得到的待遇，和公立大学比较起来，好得没法说（这是岳父众多带有某种自虐式得意的笑话之一）。现在鸟看到了这里的设备，包括橡木转椅在内，知道岳父的话确实不单单是笑话。但是，如果日照再强一点儿，那就需要把摇椅向后移，或者把客厅全都挂上窗帘吧。靠房门这侧，摆着一个大桌子，三个年轻的副教授在围着桌子喝咖啡。似乎刚刚吃完饭，额头上油光闪亮。鸟和这三个人都见过面，他们都是鸟前几届校友中的佼佼者。如果鸟没有那连续几周的泥醉，如果他不是中途掉队而是留在研究生院继续读书，他的人生道路，当然是步他们的后尘了。

鸟敲了敲本来开着的门，走进研究室，和三位上届校友点头打了招呼。橡木转椅上的岳父保持着身体平衡，向后仰着头看着鸟，鸟向他身旁走去。三位上届校友微笑着注视着鸟，但他们的笑里并不包含什么特殊的含义。对他们来说，鸟是个比较异常的存在，同时又是个不值得特别注意的局外人。一连几周毫无理由地滥饮不止，以至研究生院中途退学，就是这样一个希奇古怪的家伙。

看到鸟走到近前，岳父欠起身，把橡木椅子转向他。转椅的转轴发出

咯咯的声音。鸟按着和教授女儿结婚之前当学生时的习惯叫：“先生”。

“孩子出生了吗？”教授一边指着长扶手转椅，对鸟说。“嗯，生了，生是生了。”鸟感到自己的声音羞怯惶恐，极不好听。他立刻闭紧了嘴。不过，随后鸟还是强制自己一气把该说的话说完：“孩子先天脑疝，医生说，可能过不了明后天，妻子还平安。”

教授的橡木转椅背后倚着墙，不能完全转过来，因此教授是斜对着鸟。他那一头白发掩映的米黄色脸庞，狮子一般，大而风度翩翩，现在眼看着便染上了红色。皮肤松弛垂下眼袋的下眼脸上，像沁出了血似的鲜红。鸟感到自己脸上也涌上了红潮，并且，他也再一次了解到，从今天凌晨以来，自己实际上一直孤立无援。

“脑疝，你看见孩子了吗？”教授的声音嘶哑而尖细，在这声音的回响里，鸟听出了自己妻子声音里潜隐的迹象。无须说，这很让鸟感到亲切。

“看见了。孩子头缠绷带，像阿波利奈尔一样。”鸟说。“像阿波利奈尔，头缠绷带。”教授像听笑话似的，回味着鸟的话，然后，对着鸟，其实主要是对那三个副教授说：“唉，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出生好呢，还是没生出来好，搞不清楚了。”

鸟听到了那三位前届校友的笑声，那是努力控制着，但最后还是发出来了的笑。鸟回过头去看他们。他们也在望着鸟。在他们眼里，鸟本来就是稀奇古怪的人，出现这样异常事情，决不使他们感到意外，始终都平静如常。由此，鸟的强烈反拨情绪被激起来了。鸟低头看自己粘着泥巴的靴子，说：“等一切都结束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来。”

教授沉默不语，稍稍摇动了一下橡木转椅。鸟想，教授可能开始觉得每日里橡木转椅上的满足有些无聊了吧。鸟也很无聊地沉默着。他觉得需要说的话已经和岳父全部说完。等到和妻子说明情况时，也能这样单纯明快地了结吗？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眼泪，数百次的质问，口舌无力，咽喉疼痛，脑袋火烧火燎，然后，鸟夫妇便被神经病症俘获。

“医院还有一些手续要办，我这就告辞了。”鸟说。教授在橡木转椅上身都没欠，说：“那你辛苦了。”鸟侥幸没被留下，赶紧站起来，教授又对鸟说：“侧桌里有瓶威士忌，拿去吧。”

鸟紧张起来，并且，他感到那三位校友也紧张起来，很认真地注视事态的发展。教授自不必说，三位校友都清楚鸟沉醉数周的往事。鸟犹豫着，那一瞬间，他突然想起在补习学校讲述的教科书里的一句话，那是一位愤怒的美国青年的台词：

Are you kidding me, kidding me?

你嘲弄我吗？你找碴打架吗？

但鸟弯腰打开教授侧桌的盖，发现了一瓶尊尼获加，立刻用双手拎了出来。鸟眼睛都红了，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涌起了一阵恶意的欣喜。这是检测我的手段，但我不会畏缩不前的。

“谢谢了。”鸟说。

一直注视着鸟的三位副教授的紧张神情松弛下来，教授仍然涨红的脸，严肃而缓慢地转向转椅的正前方。鸟向三位校友飞快地一瞥，打了招呼，便走出屋门。

鸟像握手榴弹似的慎重地握着酒瓶，回到铺着石头的校园。从现在起，独自一人自由行动的时间，和一瓶威士忌联在一起，鸟的头脑里涨满了危险

的陶醉感。明天，或者后天，如果可能，延缓到一周以后，那时，知道了婴儿惨状和死讯的妻子和我，就要关进残酷的神经官能症的地牢里了。因此，今天，这一瓶威士忌和自由解放的时间，就是我的正当权利。鸟说服了自己心里水泡般涌起的恐惧的声音。水泡轻而易举地平静了下来。好，开始喝吧！但是，现在刚刚十二点半。鸟想回到自己的书房去喝，但那无疑是最差的方案。一回到家，房东老太太和朋友们的盘问打听，或直接，或电话，肯定会接踵而至；而朝卧室看看，那白色的婴儿床，则可能会鲨鱼利齿般地刺疼他的神经。鸟使劲摇了摇头，拂去刚才的想法。那么，躲到一个没有熟人的小旅店里去喝吧。但鸟对自己醉在旅店的单人房间里不无恐怖。他颇为羡慕地望着威士忌酒瓶商标上画着的那个白人，他穿着红色上衣，兴高采烈地大步向前走着。这家伙是在往哪儿去的路上呢？突然间，鸟想到了一位女友。无论冬夏，这位女友总是躺在光线暗淡的卧室里，思考一些极为神秘的事情。房间里人工烟雾笼罩，她几乎不停顿地吞烟吐雾。她每天出门，总在黄昏以后。

鸟在学校正门前等待出租汽车。路对面的饮茶店里，宽大的玻璃窗对面一侧，坐着他那位旧日的学生和一群朋友。学生立刻认出了鸟，他像一只亲昵可人的小狗，真诚但并不得体地向鸟致意。他的那些朋友也都望着鸟，显示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那家伙怎么对他的同伴们讲究我呢？沉醉数周，以至研究生院退学，最后当了补习学校的老师；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和恐怖情绪里的家伙。他可能这样说吧。但不管怎么想，直到鸟钻进出租车，那位学生始终望着他，执拗地送来微笑，出租车开动以后，鸟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受人怜悯的情绪里。并且，竟然是直到离开补习学校也没明白现在分词和动名词的区别、蠢笨如猫的学生的怜悯。

鸟向出租车司机说明了女友居住的地方。过了那条巨大的高架桥，桥对面是被一片寺庙和墓地围住的高台，那地方是高台的一部分。女友独身一人，住在街巷深处一座住宅里。鸟是刚上大学的那年五月，在班级联欢会上和她认识的。她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给同学出了个题，希望有人能猜到她的名字“火见子”的出典。鸟说，这是从《风土记》的逸文“肥后国”取来的。回答正确。“天皇勅曰：棹人行前见火，直往勿回顾”。那以后，鸟和这位来自九州的女学生火见子成了朋友。

鸟的母校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们，尤其是从外地来的文学部学生，就鸟所知，临近毕业的时候，都变得希奇古怪。她们细胞里的一部分因素渐渐发达过分，开始扭曲，因此，她们的动作变得迟缓。表情变得迟钝而忧郁。结果呢，毕业以后，适应日常生活都不及格。她们有的结婚了，但很快就离了婚；有的就职了，但很快就被解雇。也有的人无所事事，只是到处去旅行，却偏偏碰上滑稽而阴惨的交通事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满校全是女生的女子大学，那里的毕业生都能精神抖擞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成为骨干，而唯独鸟的大学的女学生们是另一番模样。火见子在临近毕业时，和研究生院的一位研究生结婚了。她倒是没离婚，但实际比离婚更糟，结婚一年，她的丈夫自杀了。丈夫的父亲让她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并且每月还支付她的生活费。丈夫的父亲希望她再婚。可是她呢，白日里一直沉湎于神秘的冥想，到了晚上，就驾上体育赛车满街彷徨。鸟听到过非常裸露的流言，说火见子是属于超常规型的性冒险家。甚至还有人说，她丈夫的自杀也与此有关。鸟曾和火见子睡过一次，但那时两人都酩酊大醉，甚至连当时是否真的进行了

性交也不清楚，后来也不曾重复过类似行为。这是在火见子不幸的结婚大以前的事，那时候的火见子，虽然欲望强烈，主动追求享乐，但还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学生。

鸟在火见子住地的一个巷口下了出租车。他快速计算了一下钱包里剩下的钱。明天课后，提前预支本月工资，还过得去吧。鸟用手掌盖住从上衣口袋露出的酒瓶，快步走进巷里。火见子的古怪生活，在这一带尽人皆知，毫无疑问，来探望火见子的客人，不可能不成为各家窗口的观赏对象。鸟按了一下门口玄关上的门铃，没有反应。他摇晃了两三下玄关门，小声喊：火见子，火见子！这是礼节性手续。随后，鸟绕到房子背后，看到火见子卧室的窗下，停着一辆半旧的箱型 MG 赛车。纯红色 MG 的空荡荡的座席露在外面，车身有些脏，好像被弃置在那里很久了。但它也是火见子现在在家的表示。鸟把自己泥巴巴的鞋子放到坑坑洼洼的汽缸上，全身体重都压在了上面。MG 摇摇晃晃，像只颠簸的小船。鸟仰望垂着窗帘的卧室窗口，又开始呼唤。窗帘的接缝处从屋内被捏起来，从那里形成的一个狭长的窥视孔，有一只眼睛，正从孔里向下俯视着鸟。鸟停止摇晃 MG，微微笑了。在这位女友面前，鸟的举止始终可以自由而自然，没有拘束，不须做作。

“啊，鸟……”那声音被窗帘和玻璃遮住，听起来像是一声柔弱无力的叹息。

鸟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大白天喝酒的最佳场所；在今天心理意义上的收支对照表上，写上了一个（仅只一个）正数。怀着这样的心情，鸟返回玄关门口。

四

“是睡着了吧？”鸟对给他开门的火见子问。

“睡觉，这时候？”女友嘲笑似地轻声说。

正午的阳光，从鸟的背后一泻而入，粗野地袭上火见子肩头。火见子举起手掌，歪着脖颈，想挡住光线，肩膀就从厚厚的绛紫色的木绵便衣里露出来。肩头浑圆结实，正与火见子现在的年龄相称。火见子的祖父，九州的一位渔民，是和一个可能从乌拉吉奥斯特克诱拐来的俄罗斯姑娘结婚的。因此，火见子的皮肤，白皙得有些过分，看起来毛细血管都在上面漂浮起来了似的。而她的言行举止，也总是张皇失措的，让人感觉像是一个不适应这片土地的外国人。火见子有些害怕遇到近前的阳光，像个母鸡一样，慌慌张张地退到半开半掩的门后。现在，火见子已经失去了年轻少女的天真之美，而又没有到达丰满充实的阶段。她正处于最为乏味的状态中。她必须度过特别漫长的不稳定时期，她可能就属于这种类型。鸟赶紧钻进狭窄的门口换鞋间，随手把门关上，为的不让外面的光线照到女友。接下来的瞬间，鸟眼前一团黑，他感到换鞋间这块狭仄的空间像是运送动物用的栅栏笼子。鸟脱鞋的当儿，为了让眼睛适应昏暗，使劲儿地眨巴了几下，而他的女友，则一直站在昏暗的深处，沉默地看着他。

“我睡觉的时候，可不想让人给吵醒呀。”鸟说。

“今天情绪一点儿都不振作，但是呢，鸟，我又睡不着呀。白天要是睡了，晚上就绝对睡不着了。我刚才是在思考多元化的宇宙问题呢。”

多元化宇宙？太好了！鸟想，我们就一边讨论这个问题，一边喝威士忌吧。鸟像猎犬一样探着头四处巡视，一边随女友走进客厅。房间里像薄暮黄昏一样暗淡，且散发着温热、潮湿，陈霉的味道，宛似病家躺卧的圈棚。鸟寻找着坐位，眼睛盯在一把陈旧但却结实的藤椅。他把椅子上的一些杂志挪开，颇为小心地坐上去。从火见子冲澡，穿衣服，再加上化妆，这段时间里，不必说拉开窗帘，连室内的灯都不会打开吧。客人必须在黑暗里耐心等待。一年以前，鸟造访这里时，室内也是这样暗淡，他一脚踩在地板上的玻璃器具，脚拇指根都被切裂了。想起当时的疼痛和狼狈，鸟不寒而栗。

火见子的房间里，无论地板上、桌子上，还是贴窗摆着的矮书架上，甚至连录像机、电视机上，到处堆放着书、杂志、空盒子、瓶子、贝壳、小刀、剪子、昆虫标本，在经冬灌木林里采集的枯花、旧信封、新寄来的信，杂乱无章，泛滥成灾。鸟犹豫着，不知把酒瓶放在什么地方。后来，他用脚哗啦哗啦拨出一个空儿，把酒瓶夹在自己的两脚之间。“还是老毛病，还没养成整理房间的习惯呢。鸟，你以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吧？”火见子注视着鸟的动作，像宣喧似的说。

“当然是这样。我的脚指头都割破了。”

“那么说，那时血糊拉的红了一片呢，”火见子颇为眷念地回忆说。“好久没见了，鸟，我呢，确实一切如故，你怎么样，鸟？”

“我这边儿出了事故。”

“事故？”

鸟踌躇不语。他并没想立刻述说自己的不幸。为了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鸟把事情简单化了，他说：“孩子生出来了，但出生就死了。”

“鸟也遇到了这样的事呀？我的朋友那儿也遇到了同样事情哟。并且不只一个朋友，而是两个。现在加上鸟，三个了呀。大概是被核污染的雨影响的吧？”

鸟在脑子里，想把自己那个像长了两个头的孩子，和曾经见过的因放射能致残的儿童病例照片试着比较一下。但是，对于鸟来说，不要说和别人一起议论孩子的异常病症，就是自己重新思考一下，一种极为羞耻的感情也会热辣辣地涌到喉头。这是鸟个人独有的不幸，他觉得，这不可能是与地球上其他所有的人共通的、与人类全体相关的问题。

“像我孩子这种情况，似乎只是一个意外事故。”鸟说。“一次痛苦的经验呀，鸟。”女友说着，目光温和地看着鸟。她的眼睑里，似乎全被黑眼珠充满了，表情暧昧不清。

鸟不想探究那眼睛里的含义，他从自己两脚中间取出酒瓶，说：

“我想，来到你这儿，即使是大白天，也可以喝威士忌的。怎么样，一起喝吧！”

鸟感到，对女友，自己颇像一个撒娇放肆的年轻情夫。但火见子的男友们大都这样，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比起鸟这些男友们更甚，像一个弟弟那样依赖她。在一早上，他突然自缢身亡。

“孩子的不幸事件刚刚发生，你说还没有恢复过来呢，我不向你问这事儿。”

“啊，那太感谢了。你就是问，我也没什么可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喝吗。”

“好！”

“我去洗个澡，你把杯子和水壶拿来，自己先喝吧，鸟。”火见子走向浴室的身影消失以后，鸟站了起来。火见子的卧室像卧铺车厢一个包间那么狭窄，从客厅穿过卧室，顶头的地方并列着厨房和浴室。这座小房子尾部歪斜的空间，就这样被浴室和厨房分割开了。火见子脱下的便服和内衣，像只猫似的蹲在那里。鸟跳过那只猫，走进厨房。

鸟在厨房里把水壶灌满，往衣口袋里分别塞了两只玻璃酒杯和两只小杯。返回来的时候，无意之间，从拉门的缝隙，看到在昏暗的浴室角落里冲澡的女友的背、臀部和腿。火见子左手高高举着，像要挡住从头上倾泻下来的黑色水滴，右手撑在腹部上，偏着头俯视自己的臀和右腿胫。鸟寒毛竖立，无法抑制的厌恶感强烈地涌起。他战战兢兢地穿过卧室，甚或可以说，鸟是从隐伏着幽灵的黑影里往外奔逃。回到那把旧藤椅上，心仍然砰砰跳动。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才镇定下来。总之，恐惧裸体的稚气的厌恶感在鸟的身上复苏了。他刚刚生产的妻子，现在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着婴儿，而婴儿“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被他爸爸带到别的医院去了。”即使是面对妻子的裸体，鸟也同样，感觉像是章鱼触爪张开那样令人厌恶。这种感觉还将继续下去吧？并且，也可能会愈发强烈吧？鸟剥去酒瓶盖上的封印，起开软塞，把威士忌倒进自己的玻璃杯。因为他的手腕不停抖动，玻璃杯像被发怒的老鼠啃了似的，发出刺耳的声响。鸟很像一个挑剔、固执的老人，皱着眉头把威士忌倒进喉咙。喉咙火烧火燎，鸟咳嗽不止，眼泪都沁了出来。但灼热的快感贯通了鸟的胃，他从战抖恢复了正常。鸟孩子气地打了个嗝，嗝里带有野草莓味；他用手指擦了擦被酒濡湿的嘴唇，然后，又往杯里倒满了酒。战抖已经止住，这回，握酒瓶的手腕平平稳稳。我躲避着酒，已经有多少千个小时了吧？鸟想，颇有遗恨无穷之憾，接着，像山雀啄谷一般，把第二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喉咙不疼了，也没有咳嗽、眼泪。鸟举起酒瓶，凝视瓶上的商标，发出不无陶醉的叹息，又喝干了第三杯。

火见子返回客厅时，鸟已经醉意朦胧。敏锐嗅出她的肉体存在并由此升起厌恶感的机能，也被酒精麻痹了。并且，火见子穿着的黑色针织连衣裙，让人感觉毛茸茸胖乎乎的，像漫画上憨态可掬的熊，这也使得遮盖在里面的肉体印象稀薄，不引人注意了。火见子把手插进头发里，打开室内的灯。鸟把桌子稍微收拾了一下，放好给火见子准备的玻璃酒杯和水杯，往里倒进威士忌和水。火见子细心地用裙子包紧刚才洗过的皮肤，坐到一把雕镂的大木椅上。对鸟来说，这是值得感谢的事情。他对女性肉体的厌恶感觉虽然有所克服，但还不可能连根驱尽。

“管他怎么样！”鸟说着，把自己杯中的酒一口喝尽。“管他怎么样！”火见子也说。

然后，她像猩猩似地嘬起下唇，轻轻地啜了一小口威士忌，品品味道。

鸟和女友静静地呼出的温热气息，使酒精气味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同时，他们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刚刚出浴的火见子焕然一新，与刚才在门口阳光里的她几乎有母女之别。鸟深深感到欣慰。按她的年龄也该有这种青春复苏的时刻到来。

“刚才洗澡时想起来的，你还记得这样的诗句吧？”火见子说着，像诵

读咒文似的，喃喃地读出一节英文诗。鸟听过以后，又恳求火见子再读一遍。

Sooner murder an infant in it's cradle than nurse unacted desires.....

“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好，比起培育出尚未萌发的欲望来。是这么一节呐。”

“但是，不能把所有的婴儿都扼杀在摇篮里呀！”鸟说，“这是谁的诗？”

“维廉·布莱克。我的毕业论文不就写的布莱克么？”“是啊，你是布莱克呀。”鸟说着，转动脑袋四处张望，看到在客厅和卧室中间的板壁上挂着布莱克的画的复制品。鸟曾多次看过这幅画，却从没有留神观赏。现在认真观看，才感到这确实是一幅颇奇妙的画。画面呈现出石版效果，但毫无疑问实际是水彩画。原画可能是有色彩的，现在嵌在厚木框里装饰在那儿的，则是一片淡墨色。被中东风格的建筑群围住的广场。远景浮现出一对程式化的金字塔，可能是埃及吧。不知是傍晚还是黎明，整个画面笼罩着微茫的光。广场上躺着年轻死者，像肚子鼓胀的鱼。一位极其悲伤的母亲的四周，则是挑着灯的老人和一些抱着婴儿的女人。而画面上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人的头顶，伸张两臂跳跃着，似乎要横跃广场的一个巨大的存在。那是个人吗？他的肌肉均匀发达的身体上，长着一层鳞。充满不祥的狂热、悲痛、忧伤的眼睛、下陷的鼻子和深深洼下去的嘴，都让人联想到山椒鱼。他是恶魔，还是神？这男子鳞光炎炎，像要朝暗黑的夜空飞翔.....

“他在干什么呢？他身上那一层东西，大概不是鳞，而是中世纪士兵的连环铠甲吧。”

“我想是鳞，这幅画的有色版上，那是绿色的，看上去特别像鳞。他就是想把埃及人的长子们都杀死的贝斯特呀。”鸟对《圣经》基本一无所知，他想，这可能出自于“出埃及记”吧。若说这个长鳞男子的眼睛和异形怪状的嘴，那应该用激烈来描述。悲痛、恐怖、惊愕、疲劳、孤独，还有笑，都从那暗黑的眼睛与山椒鱼似的嘴里无尽地涌出来。“怎么样，他很迷人吧。”

“你喜欢这个长鳞的男人？”

“喜欢啊。”火见子说。“并且，还特别喜欢想，如果自己是贝斯特精灵，会怎么样呢。”

“如果自己是贝斯特精灵，那可能会觉得自己也长了副怪模怪样的嘴脸，像这个长鳞男人一样。”鸟望着火见子的嘴角说。

“可怕呐。”

“啊，是吓人呀。”

“我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时，常常这样想，如果反过来，我让别人遇到可怕的事情，那一定更可怕吧；这是从心理上获得的补偿呀。你呢，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怎么说呢？”鸟说：“必须细细想一想呢。”

“这未必是想一想就能明白的事情啊。”

“那么，我好像还不曾有过让别人遭遇可怕事情的经历吧。”

“是，肯定是这样的。你还没这样做过。不过，难道在将来什么时候，你不会经历一次吗？”火见子谨慎地用预言者的口气说。

“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这可能会是使自他两方都惊恐的经验吧。”鸟说。

说完，鸟往自己和火见子面前两只空酒杯里倒满威士忌，把自己的一杯一口喝尽，又满上了一杯。火见子没有像他喝得这么急。

“你是在有意控制自己吧？”

“因为要开车，”火见子说，“我带过你吧，鸟？”“没，还没有。倒是想什么时候让你带着兜兜风。”

“你要是深夜来，我就能带你。白天路上人太多，危险。并且，我的运动神经是夜间型的，白天不能充分活动起来。”“所以白天你就闭门静思。哲学家的生活呐。一到深夜就开上红色赛车转圈儿的哲学家吧。你现在思考的多元宇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鸟怀着淡淡的满足感望着火见子，他看到火见子高兴而又紧张起来。鸟贸然跑到火见子的家里来喝威士忌，现在他在为自己的冒失无礼支付代价。非常认真地倾听火见子的梦想的人，除了鸟，可能不会再有别人了吧。火见子开始解释了，“我们现在是在这儿交谈呢，鸟。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存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鸟把新倒满威士忌的玻璃酒杯像玩具一样放在手掌上，在一旁充当听众。“可是呢，我和你，又被包含在完全异样的存在中。那是与我们现在的置身之所不同的另一个宇宙，数不清的宇宙，鸟。在过去的各种时刻，我们都曾有这样的记忆，自己生呢，还是死。就说我吧，我小时候，有一次发疹子，差一点儿死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生与死交叉路口上的那一瞬间。后来，我选择了生，因此现在和你在同一宇宙里。可是在那一瞬间，另一个我是选择了死的呀。于是，在我那满是红疹的幼小尸体四周，应该有那些多少记得我的死的人们的宇宙在行进着。是吧，鸟？人站在死和生的交叉路口的時候，就是站在两个宇宙前面呀。一个是与他无关的他死去的宇宙，另一是与他的继续生存保持着关系的宇宙。然后，他就像甩掉件衣服一样，把自己作为死者存在的宇宙扔到身后，他继续活下去的宇宙随即赶来。因此，围绕着一個人，恰恰像离开树干的枝叶一样，跳跃着各种各样的宇宙呀。我丈夫自杀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宇宙细胞分裂。我一方面留在了死去的丈夫的宇宙里，而另一方面呢，在丈夫仍然活着的宇宙里，另一个我仍在和他一起生活着呢。一个人年轻猝死，他死后置身的宇宙，和他仍然活着的宇宙，构成我们周围的世界，而这世界则不断地增殖运动着。我所说的多元宇宙，就是这样的意思呀。我想，你对婴儿的死，也还是不要太悲伤。因为在以婴儿为轴心分开的另一个宇宙里，婴儿生存的世界在运动着。在那里，陶醉于幸福的年轻父亲，也就是你，正在和听到喜讯的我举杯祝贺呢。这样好吗，鸟？”

鸟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和解地微笑着。现在，酒精已经深入到他体内的毛细血管末梢，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鸟内心里浅红色暗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压力关系，正好达到平衡。尽管鸟完全清楚，这样的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即使你还不能充分理解，大体轮廓总想象得出吧？鸟。在你的二十七年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过站在生和死混沌不清的分歧点上的瞬间吧。在那一瞬间，作为留存在现在这个宇宙上的你的替代者，你的死尸一个个地留在另一个宇宙上啊，鸟。你想起了这样一些瞬间了吗？”

“想起来了。我确实有好几次差点儿没死了。可是，那就是像你所说，那时候，就是我把自己的尸体遗留在身后，然后逃入现在这个宇宙吗？”

“正是如此啊，鸟。”

“这么说来，也曾有过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好好地活到现在这样最坏的一瞬间吧。”鸟被很遥远的呼唤所吸引，仿佛现在这时刻就要入睡似的，用含糊的声音确认道。是这样吧。在那危险时刻，另一个我，就那样变

成死尸留在后边了吗？在与现在置身之地不同的各种宇宙里，我曾是个孱弱的小学生，又曾是个头脑简单但身体比现在还健壮的高中生，我应该拥有无数个死去的自己吧？现今宇宙里的我，无疑不够理想，但是，究竟哪一位死者，是最为理想的我的自身呢？“如果我最终无法逃往另一个宇宙，现在这个宇宙里的我的死，成了我的全部宇宙之死，也就是我的最后之死，究竟有呢，还是没有？”

“如果没有最后之死，你就必须在一个宇宙里无限期生存下去啊，那么就算有吧。”火见子说。“那可能是九十岁以后，衰老而死吧。所有的人，在他老死于最后一个宇宙之前，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宇宙之死，然后转到另一个宇宙里生存下去的啊。如果我们把所的人的结局都看作是老死在最后的宇宙里，那不是可以说是很公平的吗？鸟。”

鸟突然感觉到了一个问题，他打断火见子说：“你现在还在为丈夫的自杀而感到愧疚不安，因此，为了不把死看成是绝对无可挽回的东西，你设计了这样一个心理骗术。难道不是这样么？”

“不管怎么说，残留在这个宇宙的我，一直都没法忘记自杀的他，一直承受着痛苦啊。”火见子说。她的眼睛已经开始疲倦，浅黑色的眼圈突然泛起红潮，让人觉得愈发难看。“至少，我没有回避我在这个宇宙里的责任”。火见子又说。“我并不想责怪你，但事情就是这样呀，火见子。”鸟再一次微笑着说。他尽量减轻自己言辞的刻毒，但同时又表现得很固执。他继续说：“你设想在彼岸宇宙里他仍然活着，从而使在此岸宇宙已死的他这一无法挽回的绝对事实相对化。但是，不管怎样使用心理层面上的修辞手段，也没法动摇一个人的死这一绝对性内容，使之相对化吧？”

“也可能是这样的吧。鸟，能再给我倒杯威士忌吗？”火见子突然对自己的多元宇宙论失去了兴趣，兴味索然地说。

鸟给火见子，也给自己重新斟满威士忌，他希望火见子能烂醉如泥，完全忘掉自己对她的批评，明天酒醒，仍然继续做她的多元宇宙之梦。鸟很像一位乘坐时间飞船寻访万年之前的世界的旅行者，深恐自己的影响会给现实世界招来异变。这是他获得自己的孩子头部异常消息以来，心里不断升腾的情绪。鸟像从连续倒运的扑克牌游戏里走出来一样，渐渐地回到了这个世界里。鸟和火见子都沉默着，不知不觉，双方互相致以宽容的微笑，然后，又像甲虫喝树液一样，非常严肃地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初夏午后遥远的街道上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鸟都置若罔闻。他伸腰打了个哈欠，懵然落下一滴像唾液一样的眼泪，他又啜了一口新倒进杯里的酒。他感到自己在从这边的世界顺利地往下落……

“哎，鸟。”

鸟用手指夹住威士忌酒杯，已经跌入香甜的睡梦中，火见子的喊，让他肩头一哆嗦，威士忌洒到了膝盖上，他很不高兴地睁开了眼睛。他感到自己已经进入酒醉的第二个层次。

“啊？”

“你大伯给你的那件鹿皮外套，现在哪去了？”火见子也醉了，又圆又红的脸像个大西红柿，她特别用力地转动舌头，尽量让自己的发音准确。

“是啊，哪儿去了呢，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時候穿的呢。”“一直穿到二年级的冬天呀，鸟。”

冬天这个词，在鸟那被酒精麻醉的记忆的湖水里，强烈地激起了波纹。

“是啊，我俩睡觉那次，我把那件外套就那样直接铺在地上，是刚刚下过雨的储材场的地上。第二天早上一看，粘满了泥和碎木屑，什么辙也没有，那时候，洗衣房还不肯收鹿皮外套呢。只好就那么扔到壁橱里，什么时候把它扔掉的呢？”鸟说，说起那年隆冬深夜，他像回忆起一件非常遥远的往事。那天夜里忘记是由什么契机引发的，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鸟和火见子都喝得酩酊大醉。鸟送火见子回寄宿的木材店，在那座二层店铺后面储材场的暗影里，鸟抱住了火见子。开初，两人不过是因为感觉冷而相互拥抱着爱抚，不一会，鸟的手像是很偶然地碰到了火见子的性器。于是，鸟兴奋起来，他把火见子按在贴板壁立着的方木上，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性器往里插。火见子也积极配合，但竟不自觉地悄然笑了起来。他们兴奋激昂，但终于未超出游戏的领域。不过，当明白了这样站着是不可能插进去的时候，鸟感到自己被当成了未成熟的孩子，他愈发执拗地不肯退却。他把鹿皮外套铺在地面上，然后把仍然笑嘻嘻的火见子横放到上面。火见子个儿高，头和膝盖以下，都直接挨着地，垫不着鹿皮外套。不一会儿，火见子停止了笑声，鸟以为她快达到了高潮。又过了一会儿，他问火见子，想证实自己的想法，但火见子回答说自己只是感觉冷。于是，鸟中止了性交。

“那时候，我是个野蛮的家伙。”鸟像一个百岁老人回顾往事似的说。

“我也同样野蛮呀。”

“为什么我们没有重来一次呢？那以后，我们就没来过第二次。”

“贮材场那件事儿，让人感觉完全是一次偶发事件，第二天回顾一下，无法想象会重来第二次的。”

“是啊，那确实像是一次不正常的事件，好像是强奸事件。”鸟惶恐羞愧地说。

“那就是强奸事件呀！”火见子订正说。

“可是，你真的一点儿快感也没有吗？离高潮还很远吗？”鸟不无遗憾地问。

“那是不可能的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性交。”

鸟吃惊地盯着火见子。鸟知道火见子不是那种撒谎或信口开玩笑的人。鸟心里一片茫然，随后，他被恐怖感和责怪他的滑稽感强制着，发出短促的笑声。这笑声也感染了火见子。

“人生确实很奇怪，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情啊。”鸟的脸全涨红了，但却不只是因为酒醉。

“不要说这些伤心的话了，鸟。那一次性交，如果对我来说意味着第一次，那也只和我自己有关，和你是没关系的。”火见子说。

鸟用水杯代替酒杯，倒上威士忌，一饮而尽。他感到必须准确地回忆一下当时在贮材场发生的事件。确实，那时，他的生殖器遭到了一个硬硬缩紧如尖唇似的东西的反复抵抗和阻挡。他以为那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火见子冻得浑身拘挛的缘故。但第二天清晨，他看到自己的衬衫边上有血污。我那时为什么没想想那是什么呢？鸟这样想着，一股躁动的欲望涌了上来，他咬住牙，紧紧握住装酒的水杯，像在忍受着一种痛苦。混合着剧烈疼痛与不安的肿瘤似的东西，在他体内的中心部位生长出来，那是欲望，名副其实的欲望，那是与缠绕在心肌梗塞病患者肋下的疼痛和不安极为相似的欲望；并且，那欲望又与所谓家庭式的欲望全然不同。家庭式的欲望，和辉映在鸟意识天空里的非洲旅行之梦截然相反，不过是疲惫而安稳的日常生活中凸起的

一个小疙瘩，是每周和妻子性交几次即可消解的平实的欲望；是伴随着猥亵的叫声、沾满悲哀而疲劳的泥水的欲望。而鸟现在涌起的，却是数千次性交都无法消解的欲望；这欲望，丝毫不像环形电车用过的车票；欲望中最激烈的欲望，严格说不容重复，因此，当它实现的瞬间，让人惶恐地感到，这是极其危险的欲望；在沁满汗珠的裸体背后，死不正在悄然走近吗？或许，这可以认为是鸟完全了解了自己几年前在冬夜贮材场上强奸了一个处女之后，而被注满的欲望。

鸟被威士忌烧得燥热，他用力凝住眼珠，偷看了像鼯鼠一样灵活敏捷的火见子一眼。他的脑袋发胀像鼓起的气球。香烟的烟雾沙丁鱼群似的在房间里游来游去，找不到出口，而火见子就飘浮在雾里，她现在已经醉得昏昏沉沉，脸上浮现着单纯得可疑的微笑，她注视着鸟。但事实上她的眼睛里什么也没看到。一直沉湎于梦想的火见子感到自己浑身发软，变圆，特别是灼热的脸庞，尤其如此。

如果能和火见子重演一次那个冬夜里的强奸剧，那会怎样呢？鸟怀着一种惋惜的心情想。但那已经不可能。从今往后，即使能有机会与火见子性交，那么，这性交则将和鸟今天早晨换衣服时偶然瞥见的自己瘦弱如雀的生殖器，和他妻子出产之时急剧扩张而后又缓慢收缩的生殖器连系在一起；将和濒死的婴儿连系在一起；还将和被称作人道主义的人的猥杂的悲惨连系在一起。这种人道主义偏离现实世界的所有期待，相互默契共同对此佯作不知，不必说这不是欲望的升华，而是欲望的分解。鸟呷了一口威士忌，微微暖热起来的内脏被自己的一个念头吓得战栗不已。和火见子干，如果那年冬夜的紧张劲儿再上来，最终还是干不成，那该怎么办？那就只能把她勒死吧？屠杀，奸尸！在他心灵深处的欲望之窠里，振翅飞腾起这样的声音。但是鸟清楚，自己现在不可能这样冒险。我知道了火见子在那个夜晚还是处女，现在只有悔恨。鸟很看不起自己内心的混乱念头并努力排拒思绪混乱的自己。然而，那黑红色欲望与不安，却像海胆似的棘刺蓬蓬，不能彻底消溶。不能去屠杀奸尸，那么，设法挑起一个同样紧张并具爆炸性的戏剧吧。然而，对异常而危险的事件，鸟束手无策，茫然无知。他像一个因屡屡失误而被替换下来，返回赛场边侧长凳坐着喝水的篮球运动员，精疲力竭而又焦躁不安，颇带着一些自我嘲弄的心情，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威士忌已经不烈也不香，甚至苦味儿都没有了。“鸟，你喝威士忌，一直是喝得这么快，这么多吗？简直像喝红茶一样，就是红茶，烫的时候也不能这么喝呀。”“是呀，一直是这样的，喝的时候。”鸟颇有些害羞地回答。

“和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喝？”

“为什么不能这么喝？”

“像你这么喝，你没法让女人满足吧。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始终都达不到高潮的。像一个长距离游泳运动员，疲惫劳顿，心脏律动失常，在女人的脑袋旁架起酒精的彩虹！”“你现在想和我睡吗？”

“你醉得一塌糊涂我才不想和你一块睡呢，因为那对我们俩儿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鸟把手指伸到裤兜深处的角落，去摸自己那个热乎柔软的东西；那是一只无聊地睡在那里的一只小老鼠。和鸟心里燃起的欲望正相反，它无精打彩地萎缩着。

“看，不行吧，鸟。”火见子敏锐地打量着鸟的动作，不无夸耀地说。

“就算我达不到高潮，但我可以像孙悟空那样挺拔活跃起来，让你达到高潮呀。”

“没那么简单呀，我的高潮！你好像没有好好记住那年深冬我们在贮材场上的事情，那虽然也没什么，但那是我一个生活阶段开始的仪式。又冷又脏，滑稽而惨痛的仪式呐。打那以后，我苦战苦斗，跑起了长途赛呀。鸟。”

“莫不是我让你得了性感缺乏症？”

“要说一般的高潮，那倒是常能达到啊。那次，我的指甲里还残留着贮材场地面上的泥土的时候，得到一位同年级同学的帮助，就达到了。不过，就像爬楼梯一样，我老想追求更好更强烈的高潮呀，鸟。”

“大学毕业以后，你一直干着的，大概就只是这件事吧？”“准确地说，不是大学毕业以后，而是从在学期间开始，现在回头看看，那就是我的工作呀。”

“可能已经厌烦了吧！”

“不，不，没有呀，鸟。什么时候我想让你好好理解理解，如果你不想在自己的性记忆里，只记住贮材场事件里的我的话，鸟。”

“那样的话，我也想把我长途赛跑中获得的经验教给你呐。”鸟说。“我们不要像两个欲求不满的小雏似的用嘴巴试来探去了，我们一块睡吧！”

“你喝得太多了，鸟。”

“你以为只有那东西才是性器官吗？追求最佳性高潮的专家，竟这样朴素地考虑问题呀。”

“用手指？用唇？或者用别的什么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像阑尾一样的东西？我讨厌那样呀。因为感觉那好像是手淫。”“不管怎么说，我是坦率的，伪恶般的坦率。”鸟退后一步说。

“并且，鸟，我看你今天一点儿性的欲望都没有，或者不如说，今天你很嫌恶性交一类的事情。即使我们一起睡了，你顶多不过是跪在我的两腿中间呕吐而已。你耐不住厌恶的情绪，把我的肚子弄得满是黑乎乎的威士忌和黄乎乎的胃液。鸟，我曾经遇到过那样可怕的事情哟。”

“经验曾经教给了人们一些什么啊，你的观察确实是正确的。”鸟悄然从容地说。

火见子安慰他说：“这不是着急的事情啊。”

“嗯，不是着急的事情。我感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到急如星火的事情了。孩子的时候，我一年到头都是火急火燎的。那是为什么呢？”

“大概因为很快就告别了孩提时代了吧？”

“确实，我很快就长大了呀。然后就到了现在做父亲的年龄。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所以没能生出正常健康的孩子。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孩子的父亲呢？我没有自信哪。”鸟很感伤。

“在这样的事情上，无论是谁都不会有自信呀，鸟。等到下一个孩子出生，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那时候，也就能够确认自己是一个正常合格的父亲了。然后，你再回顾一下过去，自己是有自信的。”

鸟受到了鼓励，他说：“你真是个充满人生智慧的人啊，我想问你……”

鸟感到睡意像海葵的触须一样涌来，自己至多只能抵抗一分钟。他仔细打量自己四周摇摇晃晃的空间里那只空杯子，摇摇脑袋，考虑是不是应该再喝一杯。结果，他承认，自己的肚子已经不容许再多添一毫升东西了。杯子从鸟的手里掉下来，碰到膝盖上，然后滚到乱糟糟的地板上。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孩子的时候就死了，他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鸟踏了踏脚，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站起来，同时提出了问题。

“如果确实有死后的世界，那他的肯定是非常单纯的世界呀，鸟。不过，你不肯相信我的多元宇宙说吗？在最后一个宇宙里，你的孩子也会活到九十岁的呀。”

“嗯，嗯，”鸟应着，“那么，我睡觉了，火见子。已经是晚上了吧？你能看看窗帘外面吗？”

“还是中午呀，鸟。想睡的话，就睡我的床吧，傍晚我要出门的。”

“你就这样扔下可怜的朋友，驾着红赛车出去？”

“可怜的朋友醉了的时候，最好就把他一个人扔下。不然的话，将来两个人都比较难堪呀。”

“正是这样！你集中了人类所有的聪明智慧，那么，你开着车一直转到天亮？”

“有时候是这样啊，鸟，很像是四处巡查睡不着觉的孩子的‘砂男’呢。”

鸟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绵软而沉重的身体从藤椅上拉下来，像拉别人的身体似的，然后立刻把手臂缠绕在火见子结实有力的肩膀上，向卧室走去。太阳一般灼热而通红的脑袋里，矮小滑稽的小人浑身闪着光奔跑着，像在迪斯尼电影里看到的彼得·潘似的小精灵。鸟被这一幻觉逗得笑了。

“你像一个亲切的老大妈。”鸟倒在床上的时候，终于还喊出了一句感谢的话。

鸟睡了。一个全身绿鳞的男子，眼睛暗淡而悲伤，嘴像山椒鱼似的惊恐地张开着，横卧在鸟的梦境里的暮色广场上；不一会儿，这一切又都卷入夜色的漩涡中。赛车启动的声音，然后，他深深地睡着了。夜里，鸟曾醒过两次，火见子始终没有回来。鸟两次都是被窗外的喊声吵醒的。那喊声，都很谨慎、克制，但又非常执拗而有耐性：

“火见子，火见子！”

第一次的喊声似乎还带有一些孩子腔，第二次鸟醒来的时候，那喊声是中年男人的声音。鸟抬起身，学着火见子向外看他的样子，扯起窗帘的夹缝，向外窥视来访者。鸟看到，在微暗的月光里呼喊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绅士模样的人。缩头缩脑，非常拘谨，但麻制夜礼服却穿得整整齐齐，鸡蛋似的圆脑袋向上仰着，他似乎既很羞涩，又带有一种自我嫌恶感，表情很不舒畅。鸟放下窗帘，走到旁边的房间，找到剩下的威士忌，一口喝光，然后又回到女友的床上睡了过去。

五

呻吟声反复袭来，鸟很厌烦地睁开眼睛。开始他以为那是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在他睁开眼的那一瞬间，从他胃里涌出的无数小鬼，正在那里哧哧地敲啄着。让他禁不住叫唤了一声。但是，鸟的耳边再一次响起呻吟声，那不是他自己的叫声。他保持着刚醒来时的姿势，轻轻地稍稍抬起头，向床的

旁侧俯看。床和电视中间狭窄的地板上，火见子睡在那里。是她，发出野兽般的响亮有力的叫唤。像通信电波一样，火见子从梦的世界里传送来呻吟声。

而且，那是很恐怖的呻吟。透过室内暗淡的空气网络，鸟看到，火见子稚气、溜圆、未经化妆因而暗浊而少血色的脸，时而痛苦地紧张起来，时而蠢笨地松弛下去。

每当呻吟声升高的时候，火见子就扭动身子，用胖胖的手指挠自己的喉部和胸。鸟仔细地望着火见子那从被子露出的乳房和侧腹。乳房是画得很正确的半球型，不太自然地偏向两侧，相互对应着。两乳之间，是一片让人觉得反应迟钝的宽阔平坦地带。鸟记得自己曾经见过火见子这长得不成熟的胸。可能是在那年冬夜的贮材场上见过的吧。但是，火见子的侧腹和被子下面隆起的肚子，却一点儿也引不起鸟的怀念之情。那些地方，让人感觉积蓄着年龄的脂肪，属于鸟所不了解的火见子生活的新侧面。脂肪的根须大概很快就会蔓延到火见子皮肤下的各个角落，改变她的体形吧？并且，她的乳房上残留的这点儿清新也将失去吧。

火见子又高声叫唤起来，像突然受到了什么威胁似的，猛地睁开了眼睛。鸟马上阖目佯睡。一分钟后，鸟睁开眼一看，火见子又睡了。这回，她用被子把自己包裹到咽喉，一副木乃伊的样子，像既不叫唤也没痛苦的虫子一样睡在那里。她可能在梦里和恐怖的妖怪达成了什么协议了吧。鸟静下心来，闭上眼睛，来对付自己胃里的问题。威吓、动荡的胃的问题。

眼看着胃突然间膨胀起来，充满了鸟的身体和整个意识世界。火见子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像伤兵阿波利奈尔那样头缠绷带，被搬上了解剖台？今天在补习学校的课果真能上好吗？这些互不连贯的念头，顶着胃的压力，企图潜入鸟的大脑中心位置，但都分别被击退。鸟想，我好像马上就要吐。一种恐怖的心情使他脸皮发凉。如果我把这床吐得一塌糊涂，过后火见子将怎么看我？当年我烂醉如泥，隆冬之际，竟在户外强奸般夺去一位处女的贞洁，却毫不知晓；几年以后，又一次在这个女子的房间里过夜，大醉不睡，一味恶心欲吐。我确实是一个专干坏事的家伙了。鸟一连打了十几个满是酒气的哈欠，脑袋嗡嗡作痛，但还是坐起身，向床外迈出极为艰难的一步，慢慢地向浴室方向走。不知什么时候，鸟除了一条裤衩，浑身都脱得精光。他拉开关合不严的拉门，虽然一路几乎喘不上气来，但最终还是平安地把自己关进了浴室里。意料之外的喜悦涌上鸟的心，如果自己像蟋蟀那样安详地呕吐，或许可以完全不让火见子察觉到了。鸟跪下来，两臂放在洋式马桶的靠背上，垂下头，像虔诚祈祷一样等待着胃紧张到爆点。已经冰凉的面庞又奇怪地热了起来，微微沁出了汗珠。随后，热气和汗珠又都突然消失。马桶在鸟这样一种姿势的窥视者眼里，很像是一个粗大的白色喉咙；包括那狭窄的底口汪着的清水，都应该说是喉咙。第一次恶心翻腾上来。鸟发出狗叫似的声音，伸长的脖颈绷得紧紧的，猛然吐了出来。鼻腔里充满了强烈刺激味道的水。鸟呼哧喘着。眼泪滴到脸颊，一直流到粘在嘴唇四周的脏东西上。鸟虚弱无力地把残存在食管里的东西又吐出来，只觉得脑袋里烟花火星缭绕。随后，是一个小休止。鸟像一个水管修理工完成了一件工作似的，抬起身，用放置在浴室里的纸擦了擦脸，响亮地擤了几下鼻子，唉地长叹了一口气。然而呕吐至此并未完结，这是鸟的惯例：一旦开始了呕吐，至少要吐两次。并且，第二次呕吐又不能凭借胃自身的力量。鸟必须用脏手指去抠弄，把呕吐引出来。鸟是预想到这样做的痛苦才叹气的。他再次垂下头，

现在，马桶肮脏而荒凉。鸟厌恶得闭上了眼睛，手伸到头顶去拉水箱的绳纽。水哗哗地流淌，鸟的额前掠过一阵小小的旋风。

他再次睁开眼睛，眼前仍是清冽地大张着的白色喉咙。鸟把手指伸到自己细小的红色喉咙里，开始强制性呕吐起来。接下来是呻吟声，无意义的眼泪，脑袋里闪烁的烟花火星，鼻孔粘膜火辣辣地疼痛。吐完了，鸟擦了擦脏脏的手指和嘴边，还有沾满眼泪的脸颊，便精疲力竭地坐到马桶上。我这样，多少能补偿一点儿婴儿的痛苦吧。这样一想，鸟的脸一下红了。

恰恰是这连醉两天的痛苦，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不能抵偿任何别的痛苦。鸟像一个道德主义者一样弹劾着自己：即使可以说这念头不过只在我脑子里一闪而已，我也不该如此厚颜无耻，容许如此虚假的补偿。然而，呕吐过后的安定感，和胃里那些捣乱鬼的沉默——尽管这决不会长久——还是给了鸟醒来以后最好过的一段时间。鸟想，我今天必须去补习学校上课，还必须到医院给可能已经死了的婴儿办理各种手续，然后，要和岳母联系，商量什么时候向妻子提起孩子死了的事情。这是大事情。可是，他连着醉了两天，呕吐之后，浑身无力，正在久别重逢的女友的浴室里，靠着马桶茫然无措。这不是毫无办法的吗？但是，鸟陷入这样的境况，并没有感到可怕，恰恰相反，在现在这完全放弃责任、一切都束手无策的几十分钟里，鸟体味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感觉。要说现在的我的感觉，那就只是精疲力竭，鼻子咽喉的粘膜火辣辣地疼，很像是濒死的婴儿的兄弟。我的优点，只在于没有像婴儿那样哭叫，而事实上，我比哭叫的婴儿糟糕得多……

如果可能，鸟大概真想把自己扔到冲水马桶里，拉一下绳儿，冲到水声哗哗作响的下水道地狱里去。然而，鸟终于还是恋恋不舍地吐了口唾液，便告别了马桶，拉开拉门，准备返回卧室。那时，鸟已经完全忘记了火见子的存在，而当他光着脚踏进卧室的时候，便立刻明白了，火见子已经完全醒了，他呕吐的样子，以及呕吐之后很奇怪的沉默，无疑都被她看得一清二楚。火见子仍然像刚才睡觉时那样躺着，鸟看到，从窗帘透过的暗淡光线里，火见子的额头、眼睑、鼻梁以及上唇的轮廓，都明显抹着一圈淡淡的黄色，她的眼睛，虽然所有的角落都黑而且暗淡，却大大地睁开着。鸟像个小老鼠似的，从她的脚旁溜一小跑，去取放在床边的裤子和衬衫。这中间，火见子那犹如开着快门的相机镜头颜色的眼睛，可能也一直在盯着鸟那青筋暴突满是黑毛的腿和略略鼓起的肚子。

“你听到了我像狗一样地呕吐了吧？”鸟羞怯地问。“像狗？那可是条音量很大的狗呐。”火见子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重新平静地打量着鸟，但说话的声音里却仍然带着睡意。

“是啊，是条牛一样大的圣保罗犬呀。”鸟有气无力地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哪，已经吐完了吗？”

“嗯，现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这么说吧。”鸟说。随后，鸟勉强支撑着摇摇晃晃的身子，踉踉跄跄地踩在火见子的被子上，甚至踩到了她的脚；最后，他终于摸摸索索找到了自己的裤子，一边慌乱地伸进裤腿，一边说：“可是，我想上午还可能再吐一次呢。一直是这样的。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喝酒，离连醉两天这类事情也很远了，也许可以说，隔了这么久，这次的两天大醉，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坏的事件。现在回头想想，我之所以曾经一连数周，滥饮不止，开头就是因为醉了两天，自己想收拾残局，再喝一点儿压一压，结果却因此而走了漫漫无边的滥饮之路。”鸟夸张地以一种忧伤的调子说，本想引

发一种滑稽的效果，没想到最终却陷入了很别扭的自我反省。“这次要是还这样的话怎么办？”

“今天我不能再醉了。”

“喝点儿柠檬，多少会好一些。已经买了，放在厨房里呢。”鸟柔顺地向厨房看去，法兰德尔派似的光线，透过错位的拉门射进厨房，十几个散乱丢在那里的柠檬，在流动的光线里闪烁着新鲜的黄色光泽，简直让鸟虚弱的胃神经有些受不了。

“你常常买这么多柠檬吗？”鸟问。他穿好了裤子，把衬衫扣全部扣好，多少恢复了一点儿从容。

“看需要呀，鸟。”火见子极为冷淡地回答，似乎想让鸟知道自己的提问多么无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开车一直跑到天亮吗？”鸟失去了从容，又找话说，但火见子只是颇带嘲弄意味的回头看着他，他赶紧像汇报重要问题似的补充说：“昨天深夜，你的两个朋友来了。一个好像是个孩子，另一个呢，我从窗帘缝看到了，是个脑袋像鸡蛋似的中年绅士。但我没打招呼。”

“打招呼？当然还是不打的好。”火见子毫不动感情地说。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一下时间，九点。他上课的时间是十点。如果说有敢于不请假就停课或迟到的补习学校教师，那他就是这样的人物。但鸟以前并不是这么勇敢果断、感觉迟钝的教师。他摸索着系好了领带。

“我和他们睡过几次，所以他们以为自己有深夜来访的权利。那个孩子可是个奇怪的类型呢，他对光是我们俩儿在一块睡没多少兴趣，却总梦想看我和别的男人睡，他在一旁帮忙。他一直瞄着有人到我这儿的时候来，就是这样一个怪癖、忌妒的人！”

“你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没有！”火见子非常干脆地说答，然后又说：“那孩子特别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成年人，所以，什么时候能一起来，我给你留着心呢。鸟，你肯定接受过不少这类服务吧？在大学，低年级同学里肯定会有你的崇拜者，在补习学校，也肯定有愿意为你献身的学生吧？我想，在那样的小圈子里，你准是孩子们的英雄典型。”

鸟摇头否认，然后向厨房走去。脚心结结实实地踩到冰凉的地板上，鸟才发觉自己没穿袜子，他懊恼地想，这可够辛苦了，要是弯腰去找袜子，说不定又得窝吐了。但是光着脚板走在地板上心情并不坏，水龙头迸溅出的水激到手指上，湿手指抓住柠檬，这一切都让鸟心情略感愉快。鸟挑了一个大柠檬，一切两半，绞出汁来喝了。一种亲切的感觉伴随着柠檬汁，冷冰冰而又火辣辣地从鸟的咽喉落到受尽了虐待的胃。

鸟回头望着卧室，很小心地挺直上身，一边找袜子，一边满怀感谢地对火见子说：“柠檬好像特别有效。”

“要是再吐的话，这回该是柠檬的味道，感觉会稍好一些的。”

“你呀，毁坏了我的一个可怜的希望。”鸟说，他眼看着柠檬汁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突然间云清雾散。

“你找什么呢？像转圈儿摸河蟹的熊似的。”

“袜子啊。”鸟小声说，他觉得自己光着的脚很蠢。“在鞋子里边放着呢，出门时和鞋一起穿。”

鸟略略低着头，望着裹着被子躺在那里的火见子，颇怀疑地问地猜想，

这可能是她的情人们钻到这个床上时的习惯吧？他们可能是防备比自己强壮的男人来了的时候，可以拎着鞋袜光脚逃掉，才这样事先放好的吧？

“那么，我走了。上午必须上两个小时课。从昨晚到今早，实在打搅得够多了，非常感谢！”鸟说。

“你还来吗？鸟。我们或许能成为互相都很需要的人呢。”鸟像听到哑巴开口说话似的吃了一惊；火见子抬头看着鸟，厚而圆的眼睑紧拧着，眉根处聚起了皱纹。

鸟说：“可能会这样吧，我们或许能成为相互需要的人。”随后，鸟像在沼泽地勘察的探险队员似的，光着脚战战兢兢地穿过光线暗淡的客厅，脚底下觉得不时踩到草刺和残断的铁丝上；在门口换鞋处弯下腰的时候，胃里又开始往上涌，他赶紧匆忙把鞋和袜子穿好。

“好，再见了，好好睡吧。”鸟冲屋内喊。

他的女友默然无声。鸟走出门外，这是一个光线酸酸刺眼的夏日早晨。鸟想从那辆红色赛车旁走过，一下看到钥匙还插在发动机的匙孔上。不一会儿，可能就会有小偷来把车轻轻松松地偷走吧。鸟很难过地想。这位曾经非常勤奋、细心、聪明的女学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性格呢？并且，她一结婚就遭遇到年轻丈夫的自杀，深夜开车乱跑，发泄了一番之后，又在恶梦里惊叫。

鸟想把车钥匙拔下来。但是，如果现在自己回到暗淡的光线里皱眉闭目的女友身边，就很难再走出来了，鸟把触着钥匙的手指收回来，扫视了一下四周，又放心了，至少现在这里似乎还不会被偷车贼看到。车轮外侧有一截短短的雪茄烟，那可能是昨晚那个鸡蛋脑袋的中年绅士丢下的吧。毫无疑问，有很多人比鸟更愿意贴身照料火见子。鸟摇了摇脑袋，深深呼吸，努力摆脱身上紧箍着的虾壳似的束缚，但终于未能振作起来，耷拉着头踏上铺满阳光的马路。

然而，这样的状态仅仅维持到鸟走进补习校门的时候，马路，站台，电车。鸟的喉咙干渴得冒烟，一路忍受着车的震动和周围的人们散发出的味道，真是糟透了。车厢里面的乘客们，只有鸟一个人不停地流汗，似乎只是他周围的一平方米提早进入了盛夏季节。挤碰到鸟的人，都奇怪地回头看他。鸟像头吃了一筐柠檬的猪，为呼出的柠檬味而可怜兮兮地羞愧不已。并且，他瞪着眼睛打量四周，物色万一控制不住时能跑去呕吐的地方。走到补习学校门口时，努力控制呕吐的鸟，完全是一个长途败逃的老兵的心情。而从现在开始则更为艰难，因为敌人在前边埋伏着。

鸟从专用柜橱里拿出教科书和粉笔盒，又看了一眼架子上面的 COD 辞典，不过今天鸟觉得这东西太重了，不想把它拿到教室去。鸟教的这班学生里，很有几个人，在词义和文法规则方面，远比当老师的鸟能力强。如果遇到生僻的单词，难解的句子，只要从中叫起一个，就足可以解决问题。他这个班的年轻学生的头脑，都像菊石亚纲类的海贝一样，细屑知识方面过于发达，一旦综合把握学习对象时，就转动不起来了。因此，鸟的主要任务就是综合概括文章的整体意思。但是，自己的课对学生们的大学考试究竟有用没用，鸟一直心存疑问。

走出摆列着柜橱的房间，鸟因为怕和外国语专业的主任搭话，故意不去利用教员室里边的电梯，而从里面的门口走出来，去爬贴在楼墙壁上的螺旋式楼梯。外国语专业主任毕业于美国的密西根，完全是一副日侨领袖的样

子，态度和蔼，但目光很锐利。爬着爬着，鸟对眼底下的街市风景渐渐视而不见；从后面攀上来的学生们把螺旋楼梯弄得像船一样东摇西晃，鸟好不容易挺住这摇晃，脸色苍白，汗珠直滴，气喘吁吁，时不时还打个嗝，声音像呻吟叫唤一样。因为鸟的步履太缓慢了，追过他的学生都禁不住停顿一下，控制自己的速度，看看鸟的脸色，不觉得便打个趔趄，然后，迈开大步向上跑去，把楼梯踩得摇摇晃晃。鸟头晕目眩，叹息着，紧紧抓住楼梯扶手……。

好不容易爬到顶头，鸟松了口气，却听到等在这里的一位朋友的招呼声，马上又紧张起来。这位朋友，是鸟和一些做临时翻译的同伴组织起来的斯拉夫语研究会的负责人。鸟正在和醉酒后遗症纠缠得难解难分，和一位完全不曾预料到的人相遇，他觉得是非常尴尬的。鸟像一只遭到攻击的海贝似的，马上自我封闭起来。

“喂，鸟！”友人叫。鸟这个外号，不管什么场合，哪类朋友之间，都是通用的。“从昨天开始，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都联系不上，所以只好来这儿等。”

“嗯。”鸟很不友善地回答。

“戴尔契夫先生的消息，听说了吧？”

“什么消息？”鸟漠然而不安地反问。戴尔契夫是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很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驻日公馆的馆员，鸟们的研究会讲师。

“听说戴尔契夫先生泡在一位日本小妞的宿舍里，不肯回公使馆，说是已经一周了呀。”

公使馆想内部协商解决，把戴尔契夫领回来，但公使馆本来刚刚设立不久，人手不够呀，地点是在新宿最杂乱地段的紧里边，公使馆里，没有能去寻找迷路孩子的人。因此，他们请我们研究会帮忙。本来我们多少也有一些责任的。”

“责任？”

“戴尔契夫就是和我们每次研究会后带他去喝酒的那家酒店的小妞在一起呀，那把‘椅子’上，”朋友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有一个脸色不好、身材矮小而性情古怪的家伙吧。”鸟也立刻想起了那个脸色不好、矮小而性情古怪的人。

“但是，那孩子不会英语，也不会斯拉夫语，哪种外语都不会吧？戴尔契夫日语也不行，他们怎么过呢？”

“就是呢，他们这一周是怎么过的呢，完全默不作声吗？”友人说着，渐渐又有些不好意思。

“如果戴尔契夫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公使馆，那会怎样？就变成流亡或亡命事件了吗？”

“正是如此。”

“真难办哪，戴尔契夫先生。”鸟神情忧虑地说。

“我们的研究会想集中起来想想办法。你今晚有空吧？”“今晚吗……”鸟很为难，“今晚我不行啊。”

“戴尔契夫先生和你最亲近吧？如果我们研究会派出一个使者的话，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

“使者吗，不管怎么说，今晚是没办法的。”鸟说，随即下了决心，把话完全说透：“我的孩子出生了，但先天异常，现在是死了，还是快要死了，正是这当儿口。”

朋友吃惊地“啊”地叫出了声。上课的铃声在他们头上响了起来。

“这不得了，确实不得了。今晚的会议，我们来开，你忙你的。孩子的事情，希望能振作起来，夫人还好吧？”

“嗯，还好，谢谢！”

“关于戴尔契夫事件的对策如果能确定下来，我再和你联系。不过，我觉得你身体很虚弱呀，要注意。”

“谢谢！”

鸟自责刚才隐瞒了连醉两天这段内容，一边目送着朋友摇动着肩膀逃跑似的慌张沿楼梯走下去。然后，鸟走进教室，那一刹那，他和一百多学生苍蝇似的头、丑陋的面孔正面相对。鸟条件反射似的低下头，随后再抬起来，尽量守住一个不正面看学生的警戒点，像举着自卫武器似的，把教科书和粉笔盒放到讲台上。

上课了。鸟打开教科书夹着书签那页，毫无成见地从上周结束的那段下面开始朗读。刚一读，鸟立刻感觉到这篇文字是从海明威的作品节选下来的。教科书是外语专业主任凭自己兴趣从美国现代文学作品节选的短小章节的集成，章节之间在文法方面环环相关。海明威，鸟用力思索着。他很喜欢海明威，尤其爱读海明威的《非洲绿丘》。教科书收用的段落选自《太阳明天升起》，是靠近结尾主人公洗海水浴那一部分。“我”游着，身下波涛汹涌，时而有浪劈头打来，而一游到海上波平浪静的地方，“我”便仰浮着随意漂流。只有碧空一片，浪涛一会涌起，一会落下……

鸟感到自己体内开始出现难以抑制的危机。喉咙干涸，舌头肿起，他整个浸泡在恐怖的羊水里。即便如此，鸟仍然朗读不止，同时，像一个病黄鼠狼一样，狡猾而孱弱地窥视着门口。如果急速冲过去，应该来得及吧？但是，如果能不这样，能坚持把课上下去，这是最好的了。为了分散紧张情绪，鸟一边朗读，一边回忆节选下来的这一段落的前后文。“我”在沙滩上休息了一会，又跳进水里游。后来，返回宾馆，接到了撇开他与年轻斗牛士私奔的恋人打来的电报。鸟想背出那电报的文字。

could you come hotel montana madrid am rather in trouble brett

非常顺利地记起来了。这是好兆头，这个电报，是我读过的东西里，最有魅力的电报。

鸟祈祷似地拚着力气想，大概可以忍住恶心想。然后，鸟又想，“我”睁着眼睛潜到海水里，看见了蓝色的东西丝丝地流着。在教科书引用的范围里，如果出现这一段，我就能止住呕吐了吧。这是咒文。鸟继续读下去，“我”上了岸，回到宾馆，接到了电报。那电报和鸟的记忆完全相同。

could you come hotel montana madrid am rather in trouble brett

但是，“我”洗完了海水浴，睁着眼睛潜到水里的场面却没有跟着出现。鸟吃了一惊，不禁疑惑起来，这是海明威的另一篇小说呢，还是完全是另一位小说家的文章？咒文失灵。

紧跟着，鸟哑然失声。咽喉干裂出千万条龟纹，舌头肿胀得塞满整个口腔，似乎时时夺唇欲出。鸟面对上百只蝇头，瞪着眼睛微笑，就这样滑稽而又无可奈何地沉默了五秒钟。然后，鸟颓然跪下来，在满是泥土的地板上，像青蛙似的两掌并拢，一边呻吟着一边开始呕吐。他脖子直直向前伸出，宛如一只呕吐的猫。内脏拧绞得剧烈疼痛，他徒劳地挣扎的样子，活像被身材巨大的哼哈二将踏在脚下的小鬼。更痛苦的是，鸟本想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呕

吐，但实际做法却完全相反。而当吐出来的东西从舌根逆流回来的时候，确实如火见子所说，是柠檬的味道，因此，鸟努力把它想象成地牢墙上开着的紫罗兰，希望藉此恢复平静。然而，在呕吐高潮到来之前，这一心理诡计也像奶油蛋糕一样软脆。鸟发出可怕的呻吟声，大张的嘴，身体僵直；马眼圈似的黑色眵溜溜地从脸的两边伸展过来，锁住他的眼睛。鸟热切地希望自己能这样钻到一个更黑更暗的地方，能跳到与这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宇宙里！瞬间过去，不必说，鸟仍然残留在现在的宇宙里。他涕泪交流，可怜兮兮地低着头看着自己吐出的一汪东西。一汪淡淡的土红色里，散乱着鲜黄色的柠檬渣。在荒凉枯淡的季节，坐着美国萨斯那牌轻型飞机低空飞行，非洲大草原可能就是这样的颜色吧。在柠檬渣的阴影下，应该潜伏着犀牛，食蚁兽和黄羊。像击球手一样，张着降落伞，紧抱着枪，纷纷跑了下来……

“没办法，请允许我中途结束今天的课吧。”鸟气息奄奄地挣扎着说。

他觉得那百余个蝇头都同意了，便想拿起教科书和粉笔盒撒身。但是，突然其中的一只蝇头立起，大声叫起了什么。他像是个农民的儿子，女性化的圆脸上红光焕发，蔷薇色的嘴唇一闪一闪地嚷着，但他的声音都窝在口腔里，又口吃，所以，听不清他说什么，不过，渐渐地鸟还是明白了他所主张的内容。他首先批评鸟的教学态度，认为补习学校教师不应该这样。因为鸟听到这批评时表示出惊讶不解的神情，他的批评立刻转化为刻毒攻击。什么补习学校的学费贵了，离考试时间很近了，还有对补习学校的期待破灭的愤怒，等等，简直无休无止。鸟刚才的困惑，现在转化成了恐怖，像酒变成醋一样。而恐怖的红晕又都凝聚在眼圈，鸟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只戴着恐怖眼镜的猴子。很快，那九十九只蝇头，也将被这家伙的愤激感染，我将陷入上百名愤怒浪人的围攻的困境吧。鸟再一次感到自己对作为每周上课对象的这百余名学生毫不理解；鸟看到了一个被上百名不知根底的敌人包围着的、被连续呕吐折腾得精疲力竭的自己。抗议者的情绪渐渐昂扬起来，鸟现在只有流泪的份儿。他即便想回答那个年轻学生，呕吐后的口腔干涸得连一滴唾液也分泌不出，似乎只能发出一声鸟叫似的声音。啊，我该怎么办啊？鸟发出无声的悲鸣。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一直藏着这样凶险的陷阱，等着我往里掉。凶险中更为凶险的事情，与我应该在非洲冒险生活里遭遇的危险不同，我即使掉进这样的陷阱，也不能神志不清，不能一下摔死，只能漫无期限地茫然望着陷阱的墙壁发呆。恰恰是我应该发个电报，am rather in trouble，可是，我发给谁呢？

这时，教室中央的座位上，一个模样很机敏的年轻学生站了起来，用一种缓慢的渐降式的口吻说：“哎，你别哭呀，啊！”

突然间，教室里高涨起来的不友善情绪消融了，幽默的气氛随之涌起，学生们发出了笑声。这是一个机会。鸟把教科书和粉笔盒擦在一起，拿着走向门口。

鸟打开门的时候，听到背后又一声喊，回头一看，刚才攻击他的那个学生，像他刚才呕吐时那样匍匐着，一边闻着他吐出的东西，一边喊：

“酒精的味道。你这家伙，宿酒还没醒。直告理事长，炒你的鱿鱼！”

“直告？”鸟想：什么意思？啊，直接报告吧，他猜到了的时候，那个情绪愉快的学生又用忧伤的调子喊：“哎，你别吃那套！”教室里又腾起了笑声。

鸟从那个匍匐爬地的告发者的攻击下解放了出来，走下了螺旋楼梯。

他正如火见子所说，陷入了困境，或许会得到相当于自己弟弟年龄的掩护狙击手的帮助吧。鸟走下螺旋楼梯的几分钟里，舌头底下和咽喉里边开始感觉到呕吐物残渣的酸味，他频频皱起眉头，但是一种很幸福的神情。

六

在通往小儿科诊疗室和特儿室的岔路口，鸟踌躇不前，一位摇着轮椅迎面而来的青年患者很不高兴她盯着他，要他让路。轮椅上本该放脚的地方放着一台大型旧式收音机，而其它地方也看不见这位患者的两只脚。鸟害怕地把身子贴到墙边儿上，患者又一次威吓似的盯着用脚支撑上身的这类人的代表——鸟，然后飞快地冲进走廊。鸟屏住呼吸，目送他远去。鸟的孩子现在如果仍然活着，鸟应该直奔特儿室；可是如果死了呢，那必须去诊疗室商量解剖和火化的手续。这是一赌。鸟迈步向诊疗室走去。在意识表层，他很清楚地把赌压在孩子死了这一边儿。他现在是他自己孩子的真正敌人，孩子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敌人。鸟颇感疚愧，并且想到，如果真的存在永恒的生命，存在审判的神，那么，我是有罪的。但是，这种罪孽感，和在急救车上他用“像阿波利奈尔似的头缠绷带”形容婴儿时袭来的悲哀一样，更多的是蜜似的甜味。鸟像去会情人一样加快了脚步，他想去听到报告孩子已死的声音。听到死的报告，履行各种手续（医院方面对解剖肯定积极，那手续一定很简单，麻烦的是火葬手续吧。鸟心里盘算着）；然后，今天我一个人给孩子送葬，明天再去向妻子报告不幸。我大概要对妻子说，因为脑病而死的孩子，是我们身体的纽带。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能重新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吧。然后，仍然是不满，仍然是不充实的希望，仍然是遥远的非洲……

鸟斜着头，向诊疗室低低的窗口里张望，对从里边角落向外看他的护士报上自己的名字，说明了昨天把孩子运送到这儿的情形。

“嗯，如果是那个脑疝的孩子。”这位唇边稀疏地长着黑毛的中年女人表情温和，轻声说：“请直接去特儿室吧，特儿室，您知道吗？”

“哎，知道。可是，”鸟的声音沙哑而细弱，“那么，孩子还没死吧？”

“当然还活着呀！牛奶挺能喝，手脚也都很有劲儿呀，祝贺你！”

“可是，脑疝……”

“嗯，是脑疝呢。”护士完全没有在意鸟的踌躇，微笑着说。“第一个孩子吧？”

鸟只点点头，没有出声，便匆匆返回走廊，向特儿室方向走去。鸟赌输了。鸟该付多少赌金呢？摇轮椅的患者又与鸟在拐角相遇，这回，鸟目不斜视地一直向前奔，两人快要撞上的时候，轮椅患者慌张让开了路。鸟现在不要说顾虑他，连他的残废也忘记了。如果说，坐在轮椅上不满地目送着鸟的背影的患者没有两腿，那么，鸟的内心则像刚刚出货后的仓库，处于空虚状态。鸟的胃囊和脑袋里，醉意仍然恋恋不舍地恶毒放歌。鸟的呼吸短促，味道难闻。从医院本部到住院部的长廊呈吊桥似的弧形，更刺激了鸟的不安情绪。而住院部那两边排满病房的走廊，则像一条通向远方一点暗淡灯光的暗渠。面色苍白的鸟走着走着，渐渐小跑起来。

特儿室的门像冷冻室的外扉一样包着白铁皮。鸟很害羞地轻声向门内的护士报上自己的名字。鸟又一次陷入昨天刚刚知道自己的孩子先天异常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耻辱的感情。护士神气十足地开门让鸟进来。护士在身后关门的当儿，鸟在挂在门口柱子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孔。额头和鼻子上都浮着油汗，嘴半阖半张着喘气，还有自我封闭式昏暗的眼睛，完全一副色情狂模样。鸟厌恶地移开自己的目光，但这面孔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眼睛里。我将不断受这一面孔记忆的折磨吧。鸟灼热的脑袋里，掠过这样的预感。

“知道哪个是您的孩子么？”

护士走到鸟的身旁问，语气像是对这座医院里最健康漂亮的婴儿的父亲发问似的。但她既不微笑，也不是出自特别关心的好意，因此，鸟认为她的提问是特儿室规定的智力竞赛题。刹那间，不光是发问的护士，在这间竖长形房子角落里，巨大的快速热水器下，两位洗着大堆哺乳瓶的年轻护士，她们旁边一位称量奶粉的中年护士，一位面对紧贴着乱七八糟挂着黑板贴着纸的墙壁摆着的狭长桌子翻阅病历的医生，在他旁边还有一位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男人（看起来这男人和鸟一样，也是收容到这里的一颗灾厄的种子的父亲）交谈的医生，都停止了工作，把目光集中到鸟的身上，默默地期待着他回答。

鸟向玻璃隔板对面的婴儿病室看去，一时间，医生和护士们在他内心意识里都不复存在。鸟像一匹站在高处严峻地凝视草原、寻找弱小动物的美洲狮子，远远眺望那些婴儿。屋内充满明亮且几近暴烈的阳光。这里已不是初夏，这里处于夏的心脏。鸟的额头被那光的反射烫了一下。二十台婴儿床和五台电动管风琴式的保育器，躺在保育器里的婴儿像掩在雾里，模模糊糊看不清。相反，躺在床上的婴儿却裸露无遗，被明晃晃的光晒得发蔫。这是一群世上最驯顺的家畜似的婴儿，也有的手脚轻轻挣动着，但他们的白色棉衬衫和襁褓布也都像潜水服一样沉重。所有的孩子都给人一种受限制者的印象。还有的孩子手腕被系在床框（即使这是怕他们抓破自己的嫩皮肤），或者脚脖被用纱布固定了起来（即使这是为了保护他们因输血而切了一下的脚脖），这些孩子更是弱小无力的虏囚。他们都沉默着。鸟想，是玻璃隔板遮断了他们的声音吗？可是，婴儿们都像没有食欲的金钱龟似的忧郁地紧闭嘴唇。

鸟的眼睛从一个个孩子的头顶掠过。他虽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孩子的模样，但他的孩子有明显的标志。那个医院院长说过的：外观上看吗？好像长了两个脑袋呀，瓦格纳有一首曲子《双头鹫的旗下》。那家伙大概是个被埋没的古典音乐通吧。

但是鸟没有看到那种模样的孩子。他很焦躁地重新搜索婴儿床群。这中间，突然间所有的婴儿都张开牛肝色的嘴，毫无缘由地叫着哭着，活跃了起来。鸟有些害怕，然后转身向护士投去问询的目光；为什么他们会一起醒来呢？可是，她对婴儿们的哭叫毫不在意，她与那些意味深长地默默盯着鸟的护士、医生们的智力游戏还在继续。

“不知道？在保育器里。第三个保育器就是你孩子的家吧。”

鸟非常顺从地弯下腰，皱着眉，去看离自己身边最近的一个保育器，像看水族馆里满是水碱和浮游生物的浑浊的水槽一样。鸟看到了一个皮肤干燥黝黑像拔了毛的小鸡似的孩子。

他赤身裸体，蚕蛹般的小鸡儿套着维尼纶袋，肚脐包着纱布。他一副消遣漫画故事里很成熟的小孩子的面孔，睁眼望着鸟，似乎他也参加到护士们的智力游戏里了。毫无疑问，他不是鸟的孩子，但鸟对这个老成、衰弱、像个寂寞老人似的婴儿，却怀有对成年同事似的友好感情。鸟努力让自己的目光从这婴儿黑而湿润、安详平静的眼睛移开，抬起上身，回头看着护士，似乎在表示决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游戏。从他立足的角度和室内的光线看，他无法看清其它的保育器里边的内容。

“还不清楚吗？就是窗边最里头的那个保育器呀！我给你移到从这儿能看清的地方来吧。”护士说。

这一瞬间，鸟感到非常愤慨，可是，由此为契机，护士和医生们对鸟的关心都解除了，他们都恢复了手头的工作和会话。很清楚，这游戏是特儿室接受鸟的一种仪式。鸟耐住性子，向护士指示的保育器看。自从进入特儿室以来，鸟就处于护士的支配之下，一步步丧失了抵触和反抗的情绪。他似乎也和这些软弱、老成、突然莫名其妙地一齐哭叫起来的孩子们一样，被纱布牵系束缚着。鸟喘着热气，把湿湿的汗手在裤腿上擦了擦，然后又用这手掌去擦前额、眼睑和脸颊。如果用双手按住眼球，就会腾起黑红黑红的火苗，然后眼球从头上掉到深渊里去。鸟迷迷糊糊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等到鸟睁开眼睛，护士已经走进玻璃隔板里，像在镜子里行走的人一样，在挪动紧靠窗边的那台保育器。鸟挺直身子攥紧拳头摆着架式等在那里。随后，他看到了他的孩子。婴儿现在没有像负伤的阿波利奈尔那样头缠绷带，他和特儿室里其他的孩子都不相同，像煮过的虾一样红得鲜亮，脸上也像伤愈刚刚脱痂似的油光焕发。他闭着眼睛，鸟觉得他似乎在忍耐着剧烈的病疼。婴儿的病疼，毫无疑问，是他后脑部突出出来的瘤。鸟凝视着那紫红色的瘤，那很像是被人硬绑在那里的那个沉重的锤子。婴儿的头又尖又长，可能是和瘤一起通过产道时被挤压的吧。孩子的脑袋，比瘤更厉害地把冲击的楔子楔入鸟的内心，引起与他的存在根源密切相关的恐惧的恶心，而这恶心与连醉两天后的恶心很不一样。鸟对在身后察看自己神情的护士点点头，像是说，已经可以了；又像是对一个不明原委的存在表示彻底屈服。这孩子将和他的脑瘤一起长到什么时候呢？孩子并没有濒临死亡，他不是可以被几颗哀悼的眼泪轻易融化的果冻。他还活着，甚至已经开始了对鸟的压迫和攻击。像煮虾一样红、伤疤一样光亮的皮肤，婴儿拖曳着锤子般沉重的瘤，猛地活了起来。植物似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仙人掌类的危险的植物。

护士看清了鸟的反应，满意地点了点头，又把保育器推回窗边。婴儿们哭叫的旋风再度刮起，像沸腾的炉火，把玻璃隔板里面震得颤抖不已。鸟垂头丧气，耷拉的脑袋里，塞满了婴儿的哭叫，像枪筒里填满了火药。鸟很想要一台婴儿床，或者保育器。特别是保育器，充满了雾似的蒸气的保育器，鸟想躲在那里，像愚蠢的鱼一样，用鳃呼吸。

“请尽快办理住院手续吧，保证金三万日元。”护士返回鸟的身边，说。

鸟点头。

“喝牛奶特别起劲，手脚运动得也挺来劲呢。”

鸟一脸怨气，他想问：究竟为什么要喝牛奶，要运动呢？但鸟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他讨厌这样没完没了地发牢骚的自己。

“请您稍等一下，负责小儿科的医生来了。”

随后，鸟便被放置在那时，没人光顾。运送哺乳瓶和襁褓布的护士们

的胳膊，不时碰到鸟的身子，但她们对鸟看都不看，而鸟不停地低声道歉。这期间，玻璃隔板这边占支配地位的，是那位像对医生挑战似的矮小男人的大嗓门。

“确实是没有肝脏吗？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您已经解释快一百遍了，但还是不能让人信服呀。说是个没有肝脏的孩子，真的吗，医生？”

鸟低着头，边看自己汗津津的手掌边想，总得想办法找个不碍这些匆匆忙忙的护士们走路的地方。他觉得自己的手像湿漉漉的素色皮手套。而这时，鸟想起了他的儿子举在耳边的两只手。那手和他的手一样，很大，手指很长。鸟把自己的手藏到裤袋里，然后，他向固执地和医生争论的矮小男人那边看。那男人骨架贴着肉干似的身体上，上身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开襟衫，开襟衫的第一个扣子敞开，袖子挽着；他的下身穿着一条灯笼裤。从衫衬露出的脖子、手腕，被阳光晒成浅黑色，并呈露着几根青筋。身体素质不好，长期劳累过度的体力劳动者常见的皮肤和肌肉。油腻蜷曲的头发，猥杂地粘在上宽下窄的钵盂型大脑袋上；宽宽的额头和迟钝的眼睛，与脸庞上半部很不均衡的小小嘴唇和下颚。他应该不是一个纯粹的体力劳动者，他无疑是中小企业劳心费神的负责人，同时又兼干一些体力劳动。他扎着一条腹带那么宽的皮裤带，腕上则围着足以与裤带匹敌的鳄鱼表带。他努力贴到比他高二十厘米的医生身旁。那个矮个子男人让人感觉非常好胜逞强，对言辞表情都像小官僚似的医生，他一定要让他莫名其妙的权威落地，从而一个劲儿地把事情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推动。然而，有时他回头看一下护士和鸟，那敏捷的眼神，又给人一种失败主义者的印象，自认最终无法挽回颓势的印象。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为什么这样，不清楚。意外事件吧。但作为事实来说，你的孩子没有肝脏呀。大便是白的吧？大便是很白很白的吧？见到过别的这样大便的孩子吗？”医生居高临下，想把矮个子男人的挑战轻轻驳回。

“小鸡雏呢，见到过拉白色粪便的。医生，鸡一般来说也有肝吧，吃烧鸡的时候，肝儿，医生。这么说的话，小鸡雏是常有拉白屎的呀。”

“不是鸡雏，这是人，是孩子，你呀。”

“可是，拉白便的孩子真的那么少见吗？医生。”

“请你不要用‘白便’这个词，这会造成混乱的。”医生愤愤地打断他，“‘绿便’这样的说法是有的，但‘白便’什么的，是你随意编造的词，会引起混乱呀！”

“那么，我就说是白色的大便吧。没有肝脏的人都拉白色的大便，这我已经明白了。可是，凡是拉白色大便的孩子都一定要被判定为没有肝脏吗，医生。”

“这已经解释一百遍了吧。”医生激愤的声音听起来像悲鸣。他本想冲矮个子男人冷笑，但他架着粗框厚眼睛的长脸僵硬硬的，最终只是嘴唇颤动着。

“我想再请教一次，医生”，矮个子男人情绪稳定了下来，声音很温和，“没有肝脏，这对我的孩子，对我，都不是桩小事，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这样吧？医生。”

结果，医生屈服了，他让矮个子男人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取出病历，开始给他解释。

现在，医生的声音，还有时尔提出疑问的矮个子男人的声音，都专心致志地在他们之间来往，鸟无法听到其中的意思。

于是，鸟把脑袋向他们那边斜了斜侧耳倾听，这时，门咣啷开了，一个和鸟年龄相仿的白衣男人慌慌张张地来到他的身后。

“谁？脑疝婴儿的家长”。他问，声音又尖又细，像金属的笛音一样。

“是我，我是孩子的父亲。”鸟回头回答。

医生反复打量鸟。他的眼睛让鸟联想到乌龟。并且不只是眼睛，箱子形状的颞，耷拉着皱纹的咽喉，都让人联想到乌龟。并且还不是天真的龟，而是粗暴凶恶的龟。但他黑眼珠只是不动表情的小小一点儿，所以，在看起来近于一片白的眼睛里，还让人觉得蕴藏着单纯和善良。

“你第一个孩子吗？那可真够糟心的了。”医生又以怪讶的眼神看了看鸟，说。

“嗯。”鸟说。

今天基本没什么事儿，最近四五天内，脑外科医生会来看看吧，我们医院的副院长是这方面的权威。即使手术的话，不先让他养好体力也不行。我们医院脑外科患者非常多，所以，要尽量避免浪费做手术的时间。”

“要做手术吗？”

“如果体力能经得住，就会给他动手术的吧。”医生这样理解鸟的犹豫。

“手术后，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样成长吗？昨天接生的医院说，即使动了手术，孩子也只能像植物人似的活着。”鸟说。“植物人……”

医生没有直接回答，说了半截话就缄口不语。鸟看着医生等着他下面的话，随即鸟确实感到了自己的可耻的热望被对方感觉到了。那是刚才在医院小儿科窗口听到孩子还活着的时候，犹如可恶的水稻害虫浮尘子猥集在鸟的心灵深暗处，强健旺盛地增殖并渐渐意涵明晰化了的热望。我和妻子将被这个植物人似的怪物纠缠着度过一生，这将意味着什么？这念头再一次浮现到鸟的表层意识里。我无论如何，也必须逃离这个怪物！如果不这样，我的非洲之旅将会怎样？鸟被自我防卫的激情驱使，像是被婴儿保育器里那个怪物透过玻璃窗格盯住了似的浑身紧张。同时鸟又像自己肚中的蛔虫一样，羞耻而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深陷于极端利己主义之中。不禁全身渗汗，面庞赤红。他的一只耳朵全部麻木，只能听到自己热血流动的声音，他的眼睛倒还清澈，又像被巨大的拳头打击了似的充满血色。啊，我呀……鸟的耻辱感越来越强烈，脸色也就愈发红，他眼噙泪水，祈望着能守护住自己的非洲旅行的梦想，能逃脱植物似的怪物婴儿带来的重负。但是，把这倾诉给医生，鸟又产生了让人捉住了丑陋动机的极其沉重的羞耻感。鸟绝望地垂下了像西红柿一样红的脸庞。“你不希望让孩子手术，恢复正常吗？当然，大体恢复正常。”

鸟的身子一震，像自己身体最丑陋难看但快感敏锐的地方，比如说睾丸的皱褶被一个温柔的手指抚摸了一下。他脸色涨得更红了，用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卑怯声音说：“即使手术，恐怕长成正常孩子的希望也很微茫吧……”

鸟感到现在自己向卑劣的堕落之路跨出了第一步，感到卑劣的雪球已经开始滚动。并且毫无疑问他将沿着卑劣的堕落之路一往直前，他的卑劣的雪球也将越滚越丰满。鸟预感到这将是难以避免的，因而再次全身战栗。但即便在这一瞬间，他的热切而含泪的眼睛也仍然在恳求着医生。

“直接下手弄死婴儿，这是不可以的呀。”医生傲慢地反复打量鸟，说。

“那当然……”鸟不禁打了个冷战，像听到什么意外的话一样急急忙忙地回答，但随后他就觉察到，自己现在筹划的心理骗局，一点也未蒙骗住医

生。这是双重羞辱，不过鸟并不想反驳医生，不想改变自己的形象。

“你也是位年轻的父亲了，你和我年龄差不多吧？”医生龟似的头向后转动，瞥了一眼玻璃窗格这边的其他几位医生、护士。鸟怀疑这医生是不是在嘲弄自己，深感恐怖。他昏头昏脑，喉咙里嚅囁着空洞而硬逞强的话：如果他嘲弄我，我就宰了他。但医生其实是支持鸟的可耻却热切的愿望的。他唯恐别人听到，用低低的声音说：

“调整一下给婴儿喂奶的量，试试看。有时也可以用糖水代替牛奶吧。这样过几天再看看吧，如果婴儿并不因此衰弱，也就只能手术了。”

“谢谢了！”鸟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说。

“不客气。”医生用让鸟觉得是嘲弄自己的语调说，然后又转回原来的语气：“四、五天后请来看看，再怎么着急，也别指望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说完，便像吃了苍蝇的青蛙一样绷紧了坚硬的嘴唇。

鸟移开目光，低头向医生道谢，然后便奔向门口。护士的喊声紧追过来：

“尽量快办呀，入院手续！”

鸟像逃离犯罪现场似的，慌慌张张地在昏淡的走廊里走着。走廊很热。鸟这才感觉到特儿室是开着冷气的。这是鸟今年夏天第一次遇到的冷气。鸟边走边悄悄擦拭羞耻的热泪，可是，他的脑袋比周围的空气，比眼泪都要热得多。鸟的身子不停地颤抖着，像病愈不久的人那样脚底发虚。集体病房的窗子敞开着，牲口一般脏兮兮的患者，或躺或卧，无动于衷地目送着热泪纵横的鸟。走到与单人病房相连的拐角，鸟的眼泪发作停止了，但羞耻的感觉，却像内障的硬结似的凝滞在他的眼底。并且，不只是眼底，在他体内的各个地方，都结着这样的硬结。羞耻感觉的癌。鸟感觉到了体内这些异样物的存在，却未能更多考虑。鸟的脑力已消耗殆尽。一个单人病房的房门开着，鸟看到一位身材小巧的年轻姑娘赤身裸体地叉着双腿站在那里。姑娘的身子晕染着蓝黑色的阴影，给人一种未发育成熟的印象。姑娘闪烁的目光调逗地望着鸟，同时用左手抱着隆起小小乳房的狭仄的胸，右手则来加抚摩着平板的下腹，然后停留在自己的阴部，扯起阴毛，两脚一点儿一点儿挪开，身后的光从叉开的腿间透过来，一瞬间，阴部浮现在光线里，而她的手指，便非常优雅地沉到自己阴部的金色纤毛里。鸟没有时间等待这位色情狂姑娘达到高潮，就从门前走了过去，但他对她颇有一点儿近似喜爱的怜悯。不过，在鸟羞耻的感觉四周，除他自己以外，不可能对其他的存在持续关心。当鸟快要走出回廊的时候，那个宽皮腰带和锷皮表带的矮个子辩论家追了上来。他对鸟也一副昂然威慑的态度，一蹦一蹦地，似乎是想补偿上身高的差距，与鸟并肩走着。然后，他仰起头，望着鸟，扯着嗓子喊：

“你不斗争是不行的呀！不斗争的话，要斗争，斗争！”鸟只是默默听着。

“斗争，和医院方面的斗争呀！特别要和医生斗争！我今天一直都在斗争，你听见了吧？”

鸟想起了这位矮个子男人的新造词“白便”，点了点头。矮个子是想把斗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推进才虚张声势，故意造出“白便”一类的词的。

“我的孩子没有肝脏，我要是不和医院战斗，免不了被解剖的呀，哎呀，千真万确！在大医院，你要想事情顺利，必须做好斗争的准备！老实巴交，老想讨人喜欢，那是不行的哟。是这样吧，陷于死境的病人像死人那么老实，我们这些亲人不能也那样老实呀。斗争，斗争。就在这以前吧，我说过，如

果孩子没肝脏，请给加上人造肝吧。要斗争，就必须研究战术，所以我学了一些知识。事实上，因为听说没有直肠的孩子装了人造肛门，所以我说，不可以考虑装个人工肝脏吗？比起肛门，肝脏不是更高尚吗？我说。”

鸟们走到了医院本部的正门门口。鸟感觉到了矮个子男人是想逗他笑，但不必说，他毫无发笑的心情。为了辩解自己的满脸忧伤，他问：

“到了秋天能恢复吗？”

“恢复？不可能，因为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肝脏！我只是为了斗争，只是为了把这座大医院的两千名职员当作敌人，挨个斗争。”矮个子男人脸上闪现着独特的哀伤与弱者的威严神情，让鸟颇受刺激。

矮个子说用自己的三轮摩托送鸟到附近的电车站，鸟谢绝了。顶着毒辣辣的阳光，他独自向医院前面的广场上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现在鸟开始考虑入院手续需要的三万日元，鸟已经决定从哪儿挤出这笔钱。而当这计划浮现在脑海的那一瞬间，一种并非对哪一个具体人物而发的绝望式的愤怒，替代刚才的羞耻感升腾上来，令鸟战抖不已。鸟是有三万日元零一点儿储蓄的，但那是他为了到非洲旅行而积攒起来的最初一笔资金。现在看来，这三万多日元不过是一种情绪标志而已。但眼看着这标志也要拔掉了。对鸟来说，除去两种地图，与非洲之旅直截相联的东西，已经一无所有了。身上的汗珠被吹干了，鸟的嘴唇、耳朵、指尖，却感觉又湿又凉。站在等车的人们行列末尾，鸟像蚊子哀叫似地咒骂：什么非洲，简直是笑柄。站在他前边的一位老头想回头的样子，秃顶的大脑袋转到途中，又慢慢转了回去。所有的人都被突然过早地笼罩这座城市的暑热打垮了。

鸟懈怠无力地闭着眼睛，一边打着冷战一边流汗。不一会，他闻到了自己身上散发出的一股难闻的味道。公共汽车一直不来。天气炎热。鸟的脑袋里翻卷着羞耻的感觉与毫无目标的愤怒，红红的暗影向四周扩散。他完全感觉不到身外的光线和声响。随后，在鸟的脑海的暗影里，性欲的萌芽萌生了，并像小橡树一样很快就长了起来。鸟仍然闭着眼睛，手拨弄着裤子，摸到了硬硬勃起的生殖器。他怀着卑微而凄惨的渴盼，希望那种有悖社会规范的性交，把侵蚀到内心的羞耻感完全裸亮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性交。鸟离开等车的队列，一边看着广场的风景，一边寻找出租车。强烈的阳光直射到他睁开的眼睛上，眼睛像照片底片似的黑白反转。鸟准备去火见子那白日里遮挡得严严实实的房间。如果火见子拒绝我，那该怎么办？鸟像鞭答自己似的焦燥地想，那我就把她揍个神志昏迷，然后再干。

七

鸟面色苍白，身心交瘁，听他把话说完，火见子叹息着说：

“你想和我一块睡的时候，总是状态最坏的时候，鸟。现在的你，是我看到的最糟糕的鸟啊。”

鸟顽固地沉默着。

“即便如此，我也和你睡，鸟。因为从打他自杀以来，对于我来说，道德纯洁的兴趣没有了，并且，即便你想和我用最讨厌的方式干，在我这方面，

也能在那性交发现 genuine 式的东西。”

genuine，纯种的，地道的，真正的，纯正的，诚实的，严正的，真挚的，补习学校的英语讲师鸟，就这样在脑子里排列开对应的译词。他想，现在的自己，离这个词的这些意思都太远了。

“你先上床吧，鸟，我要洗洗。”

鸟慢腾腾地把汗渍渍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仰脸朝天地躺在半旧的毯子上。他的后脑勺垫着自己握起的两拳，眼睛向下瞥着自己略略蓄着一些脂肪的肚子和稍稍勃起来的白白的生殖器。卧室和浴室之间的拉门敞开着，火见子就那样背对着西式马桶弯下腰，用力裂开两膝，提一只大水壶，一只手咔嚓咔嚓地洗自己的生殖器。鸟盯着看了一会，并且想，这可能是她从外国男人那里学来的智慧吧。然后，鸟又平静地看自己的肚子和生殖器，耐心等待着。

“鸟，今天可有怀孕的危险，不过，准备好了吗？”火见子洗完了身子，用一条大浴巾擦拭着溅到身上胸前的水，一边问。

“不，还没准备。”

“怀孕”这一词语所燃起的棘刺深深地扎到了鸟软弱的心上。鸟“啊”地发出一声低低的悲哀的叫声。棘刺深潜到鸟的内脏，并不断地燃烧。

“那么，来想个办法吧，鸟。”火见子说着，把水壶丢到床下，发出像打桩子似的声响。她一边用浴巾擦拭身子，一边爬到鸟的身旁。鸟赶紧用一只手把自己萎缩下来的黑乎乎的生殖器罩住，说：

“突然就不行了，火见子，完全不行了呀。”

火见子的呼吸健康而有力量，她反复打量着鸟，一边继续用浴巾在侧腹和乳房间来回擦，像是在推测鸟的话背后隐藏的意思。火见子身体上的味道，唤起了鸟学生时代酷夏时节的各种记忆，几乎让他窒息。被水濡湿又晒在阳光里的皮肤的味道。火见子像只小狗崽似的皱着鼻子，发出单纯而爽朗的笑声，鸟一下子涨红了脸。

“只是那样一种感觉吧，鸟？”火见子没事似地说。然后，她把浴巾往脚下一扔，把自己小小的乳房像牙似地挺过来，要压到鸟的身上。鸟立刻孩子气地变成了一个出自本能反应而拼命防守的武术选手。他一只手仍然紧紧地护住生殖器，另一只手则直直地向火见子的腹部击去。鸟的手掌一下子软绵绵地陷到火见子的肚子上，他顿觉毛骨悚然。

鸟赶快辩解说：“刚才你嚷嚷怀孕，这个词不该说的。”“我没嚷呀！”火见子愤愤地打断他。

“对我来说，反应太强烈了，怀孕这个词不能说呀。”赤身裸体的火见子可能是受了鸟的影响吧，鸟热衷于盖住自己的生殖器，她也用两手捂住胸和下腹。他们像古代赤身裸体的角斗士，首先护住自己最弱的部位，然后再竖起眼睛窥伺对手的举动，一步也不肯退让。

“怎么了，鸟？”火见子渐渐理解了事情的严重性，改变了音调。

“中了怀孕这个词的毒了。”

火见子两膝合拢，向鸟的腿旁挪了挪身子。鸟在狭仄的床上扭身躲开，给火见子让开一块地方。火见子抽开一直捂在乳房上的手，指尖温柔地放在鸟遮住自己生殖器的手掌上。火见子安宁而充满信心地鼓励鸟说：

“鸟，我能让你绷绷地硬起来。从贮材场那天到现在，时间可不短了啊！”

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阴郁情感里，默默地忍受着火见子的指尖在自己

手上痒痒地运动。

我能解释清楚自己的事情吗？鸟很怀疑，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做出解释，打破僵局。

“并不是技术的问题呀，”鸟说，他把目光从火见子那充满严肃与忧伤的乳房移开，“是恐惧心理的问题呵。”

“恐惧心理？”火见子说，她好像费了一番心思，想努力找出可以开玩笑的话题。

“我是害怕那又深又暗、创造出那样一个怪孩子的地方。”鸟也想用半开玩笑语气说，但最终结果，他的解释还是沉重而阴郁：“最初看到头缠绷带的孩子，我想到了阿波利奈尔。说起来够多愁善感的了，但我确实觉得孩子像阿波利奈尔一样头部在战场负了伤。在我完全陌生的坑坑洼洼的黑暗战场上，他孤身奋战，身负重伤（鸟说着，想起了自己在急救车里流下的甜甜的泪水，那是可能获得拯救的泪水；但是，今天，我在医院走廊流下的耻辱的泪水，那已经是不可救药了），我的软弱无力的生殖器，无法面对那样的战场。”“可是，那只限于你和鸟夫人之间吧？这难道不是她身体恢复以后，你和她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你应该感到的恐惧吗？”

“如果我和妻子重新开始的话，”鸟感到数周以后的困惑提早压过来了。

“那时候，这样的恐惧感，再加上和自己的孩子近亲相奸的感情，毫无疑问，会让我苦恼不堪。那样的话，我的这家伙就算是钢铁做的，也得弯吧。”

“可怜，鸟。要是肯花点时间，你能列出一百条自己的自卑心理问题，来维护自己的阳萎。”

火见子嘲笑说，横趴在鸟身旁窄窄的空间。在因为支撑着两个人重量而像吊床似的凹下去的床上，鸟不断地缩着身子，耳边则不断受到火见子压抑的呼吸声威胁。如果她的欲望开关已经打开，那我不能不为她做点什么吧。可是，我的生殖器，他鼯鼠仔一样，又瞎又软，无法伸到那阴湿、皱褶复杂莫辨、紧紧闭锁的暗渠深处。默默横卧在那里的火见子的耳垂热乎乎地挨到鸟的太阳穴，似乎有数千只欲望的牛虻袭上她疲惫的身体。鸟打算用手指，或者嘴唇，舌头，给火见子解消欲望之火的焦灼，但昨晚火见子说过那像手淫，讨厌，现在如果说出自己的想法，被火见子以同样的言辞拒绝了，那我们之间将会产生怎样的轻蔑情绪！突然，鸟想，要是火见子属于那种有性虐待兴趣的女人，那我们总会有办法干得好。只要不和那灾厄之源的凹坑牵连上，我什么都可以干。即使被打，被踢，被踩，我也能心平气和地忍受；即使喝她的尿，我可能也不会犹豫。在至今为止的生涯中，鸟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性受虐狂意识。他刚刚踏进羞耻感觉的深沼里，因此，他甚至在这些小小的耻辱里，感到了自虐的诱惑。人就是这样倾向受虐狂的吧。鸟想。也许应该更直率地把“人”说成“我”更合适。将来，我这个受虐狂四十岁的时候，回顾今天这一切，也许会把今天作为信仰受虐主义的纪念日。鸟极力驱赶自己的自我中心式的颓废妄想。

“哎，鸟。”

“啊，什么？”鸟回答。他决心接着便开始进攻。

“你呀，必须尽早破除自己制造的性禁忌。不然，你的性世界就会歪斜扭曲了呀。”

“是这样。现在我就正在想着性受虐狂的事情呢。”鸟故意试探说。可以说是够卑劣的，鸟期待着火见子能上性受虐狂这个词的钩，也伸出同样卑劣

的试探之手，回答说，我也常常想到施虐狂的事呀。鸟连性道错者那种舍身忘死不顾一切的正直也不具备，他刚好是立足于颓废情绪的一端；这颓废是羞耻感毒害的结果。

火见子惊讶地沉默了一会，并没有深究鸟的话里的词语之谜，她说：

“鸟，为了克服恐惧心理，必须正确限定对象，孤立恐惧心理。”

鸟沉默不语，一时不能理解火见子的意图。

“你感到恐惧的，是阴道、子宫这些局部部位，还是女性的整体，比如说像我这样一个女性的整体存在？”

“我想是阴道和子宫吧，”鸟略一思忖，说，“你这样一个存在，和我陷入的灾厄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之所以在你的裸体前感到胆怯，是因为你有阴道和子宫，只是因为这个。”“姑且就算这样，那么，只要把阴道和子宫排除在外，不就可以了么，鸟？”火见子认真而冷静地说。“如果你恐惧的对象只限于阴道和子宫，那么，你必须打击的敌人就只能住在阴道和子宫之国里，鸟。还有，你害怕阴道和子宫的什么呢？”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我感觉，那深深的隧洞里，用你喜欢的词儿说，存在着另一个宇宙。我觉得那是一个黑暗、漠漠无际、聚积着所有反人性的东西的奇怪的宇宙。一进到那里，便陷入了另一个层次的时间体系，无法回归，所以，我的恐惧感，有的地方很像宇宙飞行员的恐高症呢。”

鸟预感到在火见子的理论面前，自己的羞耻心将遭刺激，便企图用韬晦策略把它甩掉，而火见子却直截了当地追击：“除了阴道和子宫，你觉得对女性的肉体没有什么恐惧吗？”

鸟踌躇了一下，脸又涨红了，他说：“也算不上多么重要，乳房……”

“如果你从我背后来，应该不会引起恐惧感的。”火见子说。

“可是……”鸟想打断她。

“鸟，”火见子完全不理睬鸟的抗议，“我想你是容易获得小男孩们好感的类型，可是，你没和那样一类的男孩睡过？”随后，火见子向鸟谈起足以彻底毁坏他“性道德的纯洁趣味”的计划。鸟受到了强烈冲击。我的感觉如何，即使可以另当别论，仅只这一瞬间，鸟从自我执迷中超脱出来，他想，火见子大概不能不忍受相当的苦疼，身体也可能迸裂流血。

也许两人浑身都要粘满污垢脏物。可是，突然间，鸟感到嫌恶感和绳子般打绞在一起的新的欲望涌了上来。

“从身后来，你不感到屈辱吗？”鸟喃喃地说，充满欲望的声音低而嘶哑，表明他最后仍在犹豫。

“那年冬夜，贮材场上，浑身粘满血和泥土、木屑，我也没有感到屈辱啊。”火见子给鸟鼓劲。

“那么，”鸟说，“你也快乐吗？”

“我现在只想为你做件什么事呀，鸟”。火见子反拨说，但她又怕鸟听了感觉不好，赶快温柔地补充说：“可是，我说过吧，不管什么样的性交，不知为什么，我总能从中发现 genuine 式的东西。”

鸟缄口沉默。然后，他躺在床上，一声不响地看着火见子一会从梳妆台的一排小瓶里选出一只，一会儿走进浴室，一会儿又从壁柜里拿出一条大浴巾，不安的潮水缓缓地涌了上来，仿佛要吞没鸟。鸟突然抬起身，拾起一直倒在床边的威士忌，对着瓶嘴喝了一口。在阳光暴烈的医院门前广场的公共汽车站，我曾向往最坏的充满污辱的性交，而现在，这是可能的。鸟想。

他又喝了一口，随后躺下。生殖器坚硬挺起，脉搏剧烈跳动。火见子返回床上，她神情忧郁，几乎不忍正视鸟的脸。鸟想：火见子是不是也被什么欲望纠缠着呢？鸟满足地感觉到，一丝微笑从自己的唇边延展到脸颊。我已经越过了最初也是最大的羞耻之墙，我好像是在无限的时间里跳栏赛跑，将不断地跳越一个个羞耻的横栏吧。然而，火见子却从鸟的身上，发现了与他意识相反的兆头，她说：

“鸟，没什么不放心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开始，鸟还感觉到火见子的存在，但在反复失败的过程中，鸟觉得自己似乎是被一种低低的滑稽声响和奇怪的味道嘲弄了，他起而反驳，渐渐地，除了极端利己的自我执迷，他感觉不到其他的存在。他已经忘记了火见子，一旦感觉到了自己的成功，他立刻匆忙地全身心投入。那软绵绵的乳房，野兽般粗野的生殖器、我都讨厌。我渴望独自一人达到高潮，我不愿意在女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性交时的面孔。鸟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这样一些片断念头。这是达到欢乐高峰前的混乱。留心女人的高潮。注册好怀孕责任的性交，那是故意给自己套上枷锁晃动光屁股的奋斗。我现在是用最污辱女人的干法蹂躏着女人，在鸟烈烈燃烧的头脑里，响起了这样的喊声。我是干尽最卑鄙事情的人，我是最可耻的人，我的生殖器所感觉到的那热热的东西，正是我自己。鸟想着，紧接着，几乎让他头眼昏花的性高潮猛烈地袭了过来。

正当鸟快乐得发抖的时候，火见子发出了尖锐的苦痛悲叫。鸟在半昏迷状态中听到了这叫声，突然间，像憎恶得无法忍受似地咬住了火见子的膀根。火见子悲叫更烈。鸟睁开眼，看到一粒鲜艳的血滴，从火见子贫血的耳垂滴落到脸颊。鸟又开始了呻吟。

高潮过去，鸟发现了自己所干的极其恶劣的事情，立时呆若木鸡。如此非人性的结合之后，火见子和自己之间，还能恢复正常的人的关系吗？鸟惶恐不安。他爬在床上，大喘着粗气，想就这样自消自灭。可是，火见子的喃喃絮语，却像平日一样静谧、安详：

“鸟，就那样，别用手摸，请到浴室来，我帮你好好洗干净。”

鸟深感吃惊，同时也感到获救了，被解放了。火见子像服侍半身不遂的病人一样服侍侧着身子红着脸的鸟。惊异的情绪沉潜到鸟的心，并凝结在那里。确实，他遇到了性问题的行家。从那年冬夜起，他的这位女友，又走了多么遥远的路呵！鸟为了多少报答一下火见子，用消毒液给她洗肩膀上的伤，那是他自己咬出来的三处不规则伤口，他洗得很细心，但动作像孩子似的笨拙。火见子的脸颊和眼睑都恢复了血色，鸟这才放下心。

鸟和女友重新躺在换过床单的床上，他们的呼吸均匀而协调。鸟觉得火见子的沉默有些令人担心，但即使如此，她安详的呼吸，和温和宁静地凝视着暗淡的空气中的眼神，都给鸟以安慰。并且，鸟自身也远离了心理探究的兴趣，而深深沉浸在平安的感情里。鸟心怀感激。

而这并不仅仅限于对火见子，更多的还是对他在满是残酷捕网的漩涡中发现的、决不会持久的平安的感谢。不必说，现在，环锁在鸟四周的羞耻感还在扩展，羞耻的标志还刻在远方的特儿室里，但是，鸟现在是躺在温暖的平安之中，随后，鸟觉得自己已经克服了内心的障碍。

“这回再正常来一次怎么样？我好像已经把恐惧感赶跑了。”鸟说。

“谢谢，鸟，如果需要安眠药，吃了，可以一直睡到深夜呢。那以后，如果仍然是脱离恐惧感的自由轻松的话。”鸟同意火见子的说法，他感觉自

己现在不需要安眠药。鸟直率地说：

“你安慰我呢。”

“是这样呀，鸟。你从打遭遇到那件不幸的事情起，不是还没有得到谁的安慰么？这不好啊，鸟。这时刻，没有得到一次近乎于过分的安慰，却必须振作起勇猛的心，脱出浑噩混沌状态，那会像掉了魂似的懵懂啊。”

“勇猛心？”鸟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这其中的意思。“我什么时候必须振作起勇猛心呢？”

“你当然必须振作起勇猛心呀。鸟，从现在起，要经常地。”火见子若无其事而又充满一本正经的威严。

鸟再一次感到，火见子像一位日常生活里的老战士，积累了自己无法比拟的丰富经验。

毫无疑问，火见子不仅仅是性方面的行家，在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她都是行家。鸟承认自己受了火见子的影响。现在，正是他在火见子的帮助下，越过了恐惧感的时刻。鸟想，过去自己曾经有过性交之后，以如此纯真的心情与女人谈话的经历吗？性交以后，包括和妻子的性交，鸟常常要和自我怜悯和厌恶感搏斗。鸟把这对火见子说了，不过没有直接涉及自己的妻子。

“自我怜悯，厌恶感？鸟，你莫不是性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吧？也许和你睡的那些女人也有这种自我怜悯和厌恶的感觉呢。总之，这不是愉快舒服的性交呀，鸟。”

鸟羡慕而嫉妒。毫无疑问，昨天深夜在窗外喊火见子的那位少年和鸡蛋脑袋的矮个子绅士，都曾和火见子进行过愉快舒服的性交。鸟想，并因此而沉默不语。火见子仍然无动于衷，然而，又要让鸟继续忍受不痛快的事情，她说：“和别人发生性关系，那以后，又陷入自我怜悯，没有比这更没用的人了，鸟。如果是厌恶感，那还算好。”

“是这样。可是，性交以后，陷入自我怜悯的家伙，大多得不到你这样的性专家帮助的机会，因而失去了自信。”鸟说。鸟像躺在精神分析医生的长椅上似的，面对主治医生火见子，毫无羞涩地撒娇饶舌。说完，他一边渐渐沉入睡乡，一边奇怪地思考着：有这样黄金般的女人做妻子，那个年轻人为什么自杀呢？莫不是火见子把给那个死了的青年的赔偿，都给了鸟、少年孩子和那个鸡蛋脑袋的绅士了吧？鸟那被睡意侵入因而迟钝空虚、像蓄着温水似的脑袋里，浮现出这样的构想。那个青年，就是在这房间，并且，就是蹬着这张床缢死的，和现在躺在这里的鸟一样赤身裸体。那天，鸟被火见子电话叫来，像在肉店巨大的冰柜结实的挂钩上卸下半条牛肉似的，帮忙从挂在房梁的绳套上卸下那位死了的青年。在刚入睡时浅淡的梦境里，鸟把死去的青年和自己视为一体。他意识清醒的部分，感觉得到火见子轻轻在自己身上擦汗的手，而在梦里，他则断定，火见子给那青年净身的手在自己的身上轻轻移动。我就是那死去的青年。鸟想，从现在起，真正的夏天就开始了，很快就茂盛起来吧。

因为那个死去的青年自己的身体像冬天的树一样冰冷！随后，鸟抖动身躯，想走出梦境之外。可是，我没有自杀。他喃喃地说，然后沉入浓黑的睡梦中。

……醒来之前，和刚入睡时的纯真梦境刚好相反，鸟陷入密密麻麻的栗壳铠甲包裹起来的痛苦的梦中。他的睡梦呈漏斗形状，从宽敞的入口进去，却必须从狭仄的出口出来。鸟的身体，像齐伯林硬式飞船似的膨胀起来，在

微明的无限空间里缓慢地向前移动。鸟是被昏淡的彼岸世界的审判官传讯来的，他苦苦思虑，怎样才能瞒过审判官的眼睛，逃避婴儿之死的责任？鸟感到，自己最终似乎无法逃避审判官的眼睛，同时，他也想向审判官上訴说，那是医院那帮家伙干的。不管怎么说，我难以逃脱刑罚吧？鸟渐渐体味到卑劣的痛苦，宛如小小的一只硬式飞船在空中漂浮着。

鸟醒了过来。在与他身体结构完全不同的兽巢似的床上，他的肌肉都凝结成硬块了。他感觉浑身上下打了好几层石膏绑扎。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样重要的时刻！鸟悄声自语。

在意识暧昧朦胧的过程中，他唯有警惕的触角敏锐地张开着。在这样的重要时刻，与怪物般的婴儿格斗的时刻。随后，鸟想起了在医院特儿室里和医生的对话。危险的感觉转换为羞耻的感觉，但危险感觉当然没有完全消除，而是凝结在羞耻感的里侧。鸟再一次高声叫：“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他听到，这声音完全浸泡在恐惧感里。接下来，鸟突然被震撼了，头像疾病发作似的摇晃，四处伸着鼻子去嗅缠绕在他四周的黑暗的圈套。他完全赤身裸体。而在他身旁，又躺着一个同样赤裸的人。妻子吗？我是和刚刚生产过的妻子光着身子睡在一起吗？我还没向她报告那畸形婴儿的情况呢。啊，这是怎么回事！鸟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指尖触到身旁光着身子女人的头上。然后，鸟的另一只手又从女人的肩滑向腹部（高大丰满而又像动物一样柔软的身体，和他的妻子完全相反），这时，光身子的女人舒缓地、然而结结实实地缠住了鸟的身子。鸟完全清醒了，他看到了情人，也看到了自己对女性的一切都毫无禁忌的欲望。鸟已经不顾忌火见子手臂和肩上的伤口，像熊搂抱敌人似的抱起火见子。仍然沉睡着的火见子又大又重，鸟两臂缓缓运上了劲儿。火见子的上身一贴上鸟的胸和腹，便向后仰去，头搭在鸟的两腕上。鸟目光深深地俯视火见子的脸，他感到从黑暗浮现出的这张白白的脸幼稚得令人心疼。不一会儿，火见子突然醒了，冲鸟微微一笑，稍稍挺起头，嘴唇便贴在了鸟干燥发热的唇上。他们就这样顺畅地移向了性交行为。

“鸟，我高潮的时候，能忍住吗？”火见子的声音里睡意朦胧。火见子应该是有怀孕危险的，面对自己性冲动的瞬间，她已踏出了一步，无法后退。

“啊。”鸟仿佛接到靠近风暴报告的船长，雄壮而紧张地回答。然后，鸟一边严加警戒，一边努力调整情绪，这回，鸟想补偿那年冬夜贮材场上悲惨的性交。

“鸟！”暗影里火见子凄哀的叫声，和她使劲抬起来的稚气面孔正相协调。在火见子体味这次性交中她所独有的 genBuine 的东西这几秒间，鸟像配合僚友战斗的战士，自我克制地等待着。而当性冲动的那一瞬间过去，火见子还长时间全身发抖。然后，软绵绵地倒下，像吃饱了肚子的小动物，嘴里咕啾咕啾地呼吸着，沉沉睡去。鸟觉得自己像是只护雏的母鸡。他一边嗅着藏在自己胸下的火见子头上散发出的健康的汗味，一边用胳膊支撑住自己的身体，以免压着火见子。欲望的昂扬兴奋劲儿已经过去，但鸟不想妨碍火见子的正常睡眠。

他已经全部放弃了数小时前占据他头脑的对女性咒诅，完全充许了最具女性味儿的现在的火见子。并且，他感到这是他敏锐的性伙伴。不一会儿，鸟听到了火见子安宁的鼾声。鸟小心翼翼地想躲开一点，但他感到自己的生殖器被温柔地握在手上。火见子睡梦里还在设法挽留客人。鸟体味到了虽然

细微但很纯粹的性满足。鸟愉快地微笑，很快就睡着了。鸟睡着了。

他的睡梦再次呈现漏斗状。他笑咪咪地游入睡眠的海，但是，当他返回陆地的时候，又被令人窒息的梦纠缠住了。鸟流着泪逃出梦境。鸟醒来的时候，火见子也已经睁开眼睛，正不安地望着他的眼泪。

八

当鸟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抱着装了五个葡萄柚子的纸袋，登上他妻子的病房所在的三层楼阶的时候，那位年轻的假眼医生正往下走。他们在楼梯中间相遇。鸟从停在上面楼梯阶上说话的假眼医生那里感到了深不可测的威严，但医生不过问了句：“怎么样了？”

“还活着。”鸟答。

“那么，动手术？”

“说是在等手术，但可能这中间就衰弱死了。”鸟感到自己向上仰着的脸一阵红。

“那很好呀。”假眼医生说。

鸟的脸渐渐红成一片，嘴唇痉挛般抖动不已。鸟的极端反应，使假眼医生的脸也红了。

他的目光直盯着鸟头上的半空，喋喋地说：

“婴儿的脑病，我还没对您夫人说，只说是内脏不好。本来脑也是内脏的，所以不是撒谎。完全撒谎，可以应付一时之急，一旦谎言败露，就必须再编另一个谎言了。”

鸟说：“啊。”

“那么，再见。如果有什么事儿，别客气。”

鸟和假眼医生相互端端正正地鞠躬致礼，然后侧肩走过。鸟回味刚才医生的寒暄：那很好呀！等待手术的过程中衰弱而死，也就是说，既避免了抱回一个手术后变成植物人的孩子，也避免了亲手弄死自己的孩子，只是站在一旁等待孩子在现代化的病房里洁净地衰弱死去。并且，在这期间，忘掉孩子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是鸟的工作。那很好呀！深暗的羞耻感又复苏了，他觉得身体僵硬了起来。他和身旁来来往往的那些穿着各式颜色合成纤维睡衣的孕妇和刚刚生过孩子的女人们，也就是肚子鼓鼓蠕动着的人们和仍未脱离类似记忆和习惯的人们一样，错着小步向前走着。鸟的大脑里的子宫，仍然包孕着一个不停蠕动的羞耻感觉的硬块。与鸟擦肩而过的女人们，傲然地盯着鸟，每当这样时刻，鸟总是懦怯地低下头。这就是目送鸟和奇怪的婴儿乘急救车出发的宛如天使似的那群女人。一个荒唐的念头突然袭来，那以后，鸟的孩子的一切，可能她们都知道。也许，她们像巫婆一样，在喉咙里这样咕哝：现在，那孩子被收容在高效率流水作业的婴儿屠宰工场，正安详地衰弱下去，很快就会死的。那很好呀！

众多婴儿的哭声，旋风似地卷起，袭来，鸟慌慌张张扫视四周的眼睛，与婴儿室并排排列的婴儿床上的孩子相遇。鸟逃似的一溜小跑。那些婴儿好像都回头盯着鸟。

在妻子病房的门前，鸟认真地闻了闻自己的手、胳膊、肩，然后是胸。如果妻子在病床上把嗅觉锻炼得很敏感，闻出了火见子的味道，那鸟陷入的纠纷将会多么复杂呢？鸟回头看看，想要准备好逃路的样子。而那些身着睡衣的女人，伫立在走廊的暗淡角落里，皱着眉，正盯着鸟。鸟想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但最终只是无力地摇摇头，转过身，怯怯地敲门。鸟是在扮演突然倒霉的年轻丈夫的角色。

鸟一走进病房，背对着绿叶茂盛的窗子站着的岳母，支着的两腿盖着毛毯，头抬着，黄鼠狼似的向这边窥视的妻子，在闪闪辉映的绿色中，都一副受到了惊吓的神情。鸟想，这两个女人惊恐悲伤的时候，脸形和体形的角角落落，都明显显现出血统相承的关系。

“对不起，惊了你们了。我敲了门，但敲得很轻。”鸟这样向岳母解释着，走近妻子的床边，妻子叹息似的说：“啊，鸟”，渐渐溢满泪水的疲倦的眼睛凝视着他。现在，他的妻子一点儿妆也没化，皮肤黑黑的，鸟觉得和数年前第一次与这位男孩打扮健壮的网球选手相遇时的感觉很像。鸟感到自己暴露在妻子的视线里，简直无处躲藏，于是，便把装葡萄柚的袋子放在毛毯边，弓着腰像要躺起来似的，把鞋贴床边放下。然后，他颇怀怨恨地想，要是能这样像螃蟹一样，边爬边说话就好了。接下来，鸟勉强露出一丝微笑，直起身子，故意做出唱歌般轻松的调子说，“哎，疼痛已经完全止住了吧？”

“周期性疼痛还有啊，时不时的还出现痉挛性的收缩。不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情绪也不好，要是一笑，立刻就疼起来。”

“最糟糕的时候呢。”

“嗯，最糟糕的时候呀，鸟。”他的妻子说，“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假眼医生解释过了吧？”鸟还是想保持唱歌似的语调，同时又像没有自信而一劲儿回头看教练员的拳击手似的，把目光溜向岳母。

岳母站在他的妻子对面，床和窗狭仄的空隙间，她向鸟发送秘密信号。鸟不清楚信号的具体含义，但要他对妻子什么也不要说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孩子究竟怎么样了呢？”妻子说，声音里满含着自我封闭的孤独气氛。

鸟明白了，满腹疑团的妻子，用同样的调子，同样的言词，已经孤独无依地喃喃自语了数百次。

“是内脏不好啊。医生没有给详细解释。可能还在研究吧，那座大学附属医院，实际上也够官僚的了。”鸟说，同时他闻到了自己的谎言的恶臭味。

“需要那么认真检查，我想是心脏吧。可是，为什么会心脏不好呢？”妻子无可奈何地说。鸟觉得自己又想学蟹爬行。于是，鸟故意用一种少年气盛的粗暴语气对妻子和岳母说：“因为是专家在调查，目前，只能相信他们。我们纵或怎么猜测，也无济于事。”

说完，鸟毫无自信的不安的视线移向床的方向，原来妻子一直闭着眼睛。鸟俯望着妻子的脸，只见她眼睑肌肉松弛，鼻翼隆起，还有大得不匀称的嘴唇。他不安地想，还能够重新恢复平素的均衡吧？妻子仍然闭着眼睛，身子一动也不动，像是睡过去了。然后，突然从紧闭的眼睑涌出了一汪泪水。

“孩子生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听到护士啊地叫了一声哟。因此，当时我想，可能出现了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了。可是，接下来那院长先生好像很高兴地笑了起来，所以我不清楚那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麻醉剂效力过后，我睁开眼睛时，孩子已经坐上急救车出发了。”妻眼睛闭着，说。

那个毛烘烘的院长！鸟的怒火直冲喉咙。这家伙竟在麻醉了的患者的耳

旁窃笑骚扰，如果这是他吃惊时的习惯动作，我就提根棍子在黑影里等着，想法让他发出更尖更高的笑声。但是，鸟不过是一时逞孩子气而已，他知道自己手上什么棍棒也没有，也不会在任何暗影里埋伏。鸟必须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纠弹别人的必要依凭，为了求得妻子谅解，鸟说：“我带来了葡萄柚子。”

“为什么要带葡萄柚子？”妻子寻衅吵架般地说。鸟立刻明白自己失策了。

“啊，是呀，你讨厌葡萄柚子的味道呢。”鸟自我谴责说：“为什么我要故意去买柚子呢？”

“我，孩子，你从没有放在心上，是不是？鸟。你最上心考虑的，不就是你自己么？在商量我们结婚仪式的甜点、水果时，为了这个柚子，我们吵了一架，你都忘了吗？”

鸟无力地摇了摇头，然后，他渐渐逃离歇斯底里式的妻子的眼睛，躲到妻子枕边狭窄的角落里，注视着仍在准备发送秘密信号的岳母。鸟可怜兮兮地恳求岳母援助。

“在食品店挑选水果的时候，我觉得葡萄柚子什么地方有些特别。而它怎么特别，却没细想，就买了。这柚子怎么处理呢？”

鸟是和火见子一块走进食品店的。他所感觉到的柚子的特别之处，无疑投下了火见子的影子。他想：从现在开始，我的生活细部里，火见子的影子将越来越浓吧？

“屋里只要有一个葡萄柚子，我就会对那味道焦躁不安呀。”妻子仍然紧追不舍，鸟惶恐地想，妻子是不是马上就要嗅出火见子的影子了？

“那就把柚子送到护士们那儿去吧。”岳母说着，向鸟发出了新的信号。阳光穿过窗外茂密的绿叶映了进来，岳母深深凹陷的眼睛，瘦削的鼻梁两侧，都流动着绿色的光晕。终于，鸟读懂了岳母的信号，是让他给护士送柚子回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等着。

“我去，护士室是在楼下吧？”

“外来患者候诊室的旁边就是。”岳母凝视着鸟，说。鸟抱着装柚子的纸袋走到昏淡的走廊。走着走着，柚子的味道散发了出来，鸟的胸，脸，好像都染上了柚子香味的粒子。鸟想，肯定有一闻柚子味就上喘的家伙。随后，他又想，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妻子，眼圈染着绿晕，发送歌舞伎舞蹈似的信号的岳母，还有正在考虑柚子和喘气关系的自己，无论谁，大家做的事情都像在演戏。是在演戏，演戏。只有头上长着瘤子，被用糖水换走了牛奶因而不断衰弱下去的孩子不是演戏。即使如此，为什么不用白水，而用糖水呢？越不给牛奶，不就越渗透出往冒牌货里掺点什么调料的卑鄙策略吗？鸟把柚子口袋递给闲班的护士，本想寒暄几句，但像小学时代的口吃病又犯了似的，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鸟狼狈地沉默着，点了一下头，便匆忙拔腿往回返。身后响起了护士们响亮的笑声。演戏，演戏。无论什么，都像在演戏，都不是真的。这是为什么呢？鸟歪着头，屏住呼吸，一步三阶地往上走，通过婴儿室时，他提醒自己留心不要向里张望。岳母拎着药罐，在患者家属和陪护人共同使用的炊事室前，非常昂扬地挺着上身，伫立着。鸟走近岳母身旁，看到岳母的眼睛四周绿叶返照的光晕已经褪去，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极度的空虚感。鸟吓了一跳，他感觉到，说岳母昂然挺立，不如说是她身体的自然柔软消失过程中的疲劳和绝望。鸟和岳母一边张望着对面仅距五米之远的妻子

病房的房门，一边简略地相互问答。当岳母听到鸟说孩子还没死，便责怪说：“不能早点处理吗？要是她看到了孩子，非发疯不可。”鸟被威吓得默不做声。

“要有亲戚是医生就方便了，可惜！”岳母孤独地叹息着说。

我们是贱民的同盟，是卑鄙的自我保护者同盟。鸟想。然而鸟担心，在走廊两侧关闭着的一个个房门后，或许就立着默不出声、把充满好奇的耳朵贴在门上的患者。他一边警戒着，一边报告说：

“喂的牛奶量减少了，还用糖水代替牛奶给他，主治医生说，这几天可能会有结果的。”

这时，鸟看到，环绕岳母身体四周瘴气似的东西都消失了，灌满了水的药罐像沉重的锤子挂在她的手臂上。岳母慢慢点点头，充满睡意似的细声说：“啊，是么，是么？”随后又补充说：“一切结束以后，孩子的异常事件就是我们两人的秘密吧。”

“嗯。”鸟同意这一约定，他没有说已经和岳父讲过了。“如果不这样，她不会再生第二个的，鸟。”

鸟点头赞同，但对岳母生理反应似的排斥却渐渐高涨了起来。岳母走进炊事室，鸟独自返回妻子的病房。这样简单的策略，妻子看不破吗？所有的一切都像演戏，并且这是登场人物只会背诵欺瞒人的台词的戏。鸟想。

鸟走向妻子近前，妻子已经忘记了刚才围绕柚子而发作的歇斯底里，鸟在妻子床边坐下，妻子突然伸出手，充满爱怜地摸着鸟的脸颊，说：“太憔悴了。”

“嗯嗯。”

“像阴沟里的水耗子一样寒碜呢，鸟。”妻子趁鸟不注意来了个突然袭击，“像只鬼鬼祟祟想往洞里跑的水耗子呀，鸟。”

“是么，我像个想逃跑的水耗子么？”鸟苦涩地说。“妈妈担心你是不是又开始喝上了，鸟。你那无休无止的喝法，白天晚上，喝起来没完。”

鸟记起了自己整日整夜沉醉不醒的感觉：火烧火燎的脑袋，干得冒烟的喉咙，疼痛的胃，沉重的身体，失去知觉的手指，酒精麻痹的大脑。那一连数周闭锁在威士忌墙壁里的地窖生活。

“如果你又开始喝上了，我们的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会醉得人事不醒的，鸟。”

“我，不再那样没完没了地喝了。”鸟说。

确实，他曾连醉两日，但终于未再求助酒精，就逃了出来。不过，如果没有火见子帮助，那会怎样呢？他难道能不重蹈复辙，再来一次一连几十小时的黑暗痛苦的漂流吗？因此，鸟既然不能说出火见子，就实在很难说服妻子和岳母，让她们相信他对酒的抵抗力。

“真的，我希望没事呀，鸟。我有时这样想，在非常关键的时候，你却酩酊大醉，或者陷到奇怪的梦里，真的像只鸟似的飘飘地飞了起来。”

“都结婚这么久了，你还对自己的丈夫这样不放心啊？”鸟像开玩笑似的亲切地说。但妻子并没有上他的甜蜜圈套，反而这样摇撼着鸟：

“你常常在梦里用斯瓦希里语喊着去非洲，对此我一直沉默，你确实确实是不想和自己的妻子、孩子一起生活呀，鸟。”鸟凝视着妻子放在他膝上的瘦削的左手，一言不发。然后，他像一个孩子，既承认自己淘气，又试着对别人的批评进行无力的抗议，他说：

“你说是斯瓦希里语，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斯瓦希里语呢？”“不记得了，我当时也半睡半醒，并且我也不懂斯瓦希里语。”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喊出来的是斯瓦希里语呢？”“你那像野兽叫声一样的语言，当然不可能是文明人的语言呀。”

鸟对妻子认定他的喊声是斯瓦希里语的误解深感悲哀，他沉默不语。

“前天和昨天，妈妈说你住在了那边的医院里，那时我就怀疑，你又酩酊大醉了，还是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是其中的一个吧，鸟。”

“我没有想这类事情的空闲哟。”

“看，脸全红了吧？”

“那是因为生气呀。”鸟激烈地说：“我为什么要往什么地方逃呢，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当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你不是被各种蚂蚁群似的念头纠缠着走不出来吗？你真的盼望孩子吗？”

“不管怎样，这都应该是孩子恢复健康以后再谈的事。不是么？”鸟试探着摆脱窘境。

“是呀，鸟。可孩子能不能恢复健康，和你选择的医院，和你的努力大有关系呀。我自己下不了床，所以连孩子的病究竟在内脏的什么部位也不清楚。我只能相信你呀，鸟。”“哎，请相信我吧。”

“我在考虑孩子的事情相信你行不行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完全了解你。你是那种即或牺牲自己，也要为孩子负责的类型吗？”妻子说，“哎，鸟，你是责任感强、勇敢的类型么？”如果我曾经参加过战争，那我可以明确回答，我勇敢还是不勇敢。鸟屡屡这样想。在和人吵架斗殴之前，在参加考试之前，他都想过，结婚之前也考虑过。而他为自己一直不能准确回答而深感遗憾。他之所以想在非洲反日常生活的风土里考验自己，也是因为他觉得那可能是专为自己而设的一场战争。不过，鸟觉得现在没有必要考虑战争，也没有必要考虑非洲之旅了，他已经清楚自己是一个不足信赖的卑怯的类型。

妻子对鸟的沉默很不满，她把放在他膝盖上的脏兮兮的手攥了起来。鸟犹豫着是不是该把自己的手握在上面，他觉得妻子的拳头充满灼热的敌意，几乎碰上就会被烫伤。

“鸟，当一个弱者最关键的时候，你抛弃他。你不就是这样类型的人吗？你抛弃过一个叫菊比古的朋友吧。”妻子说，并像监视鸟的反应似的，大大睁开了疲惫迟钝的眼睛。

菊比古？鸟想。当鸟是地方城市的不良少年的时候，菊比古是一直跟着他的朋友。鸟曾带着菊比古，到邻近的一座城市去体验一种奇怪的生活。他们接受了寻找一位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的工作，整夜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年轻的菊比古渐渐对这个工作讨厌起来，最后甚至把从医院借来的自行车也弄丢了。而鸟，却耐心地向市民们打听疯子的情况，后来又十分着迷地调查疯子的人格，一直热心地寻找。据说疯子恐惧地把这现实世界看作地狱，把狗看作乔装的鬼。因此，天快亮的时候，本应放出医院的狼狗群来搜索，但不论谁都说，如果被狼狗围住，疯子会吓死的吧。于是，鸟一刻也不休息，一直搜索到天亮。当菊比古没完没了地说不干了，要回家的时候，鸟怒火升腾，狠狠地把菊比古羞辱了一顿。他把菊比古是美国占领军一个文化情报员的同性恋人公之于众。菊比古乘末班火车回家途中，看到鸟仍然骑着自行车在寻找着，便从车窗探出头，拖着哭腔喊：

“鸟，我害怕呀！”

然而，鸟把可怜的菊比古置于脑后，仍然去搜寻他的疯子。结果，仅是在市中心的山上发现了吊死的疯子。但这一经验促成了鸟的一个转换期到来。那天早上，在装着疯子死尸的三轮摩托车上，鸟坐在驾驶员的身旁，像他自己预感到的那样，宣告了与孩提时代彻底告别。翌年春，他进了东京的一所大学。后来听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鸟当年那些在地方城市游手好闲的伙伴，都被强制征入警察预备队送到朝鲜去了。我那天夜晚断交的菊比古后来怎么样了？鸟想。从他已经逝去的时光暗影里，旧日友人的小小亡灵浮现了出来，好像是在寒暄招呼。

“可是，你为什么想起用菊比古的故事来攻击我呢，我连曾经跟你说过菊比古的事都忘记了呀。”鸟说。

“因为我想过，要是生个男孩，就给他取个名字叫菊比古。”妻子说。

名字，那奇怪的孩子要是名字的话，鸟怯怯担心地想。“对我们的孩子，你要是见死不救，我想，我可能会和你离婚吧，鸟。”妻子说。毫无疑问，这是她支着腿躺在床上，眺望着窗外绿叶时深思熟虑的话。

“离婚？我们不离婚哪。”

“即便不离，我们也会没完没了地议论这个话题的呀，鸟。”

而那结果，就是认定我是卑怯而不足信赖的人，然后与这样一位不合适的忧郁的丈夫过日子吧。鸟想。现在，孩子正在那非常明亮的病室里一天天地衰弱下去，而我，只是在这里等待他死亡。但妻子却拿我们的未来生活打赌，来考验我究竟是否对孩子的健康恢复尽了责任，我似乎是在玩一场败局已定的游戏。即便如此，在现在的时刻，鸟也只能尽他的责任。

他极为遗憾地想，嘴上则说：“孩子不会死的。”岳母这时端着红茶回来了。她想掩饰刚才和鸟在走廊里内容深刻的谈话，妻子也不想让母亲感觉到自己与鸟之间的紧张，因此，三个人边喝红茶边聊天的时候，便开始出现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氛围。鸟努力想掺和一点幽默，讲起了那个没有肝脏的孩子和那孩子父亲的故事。

为了慎重起见，鸟回头看了看对面医院街树叶茂密的窗口，确认那里已经完全被绿叶遮掩住了，这才转身走向那辆红色的赛车。火见子像裹着睡袋似的，身子横在方向盘下，头枕在低低的安全带上，睡着了。鸟弯下腰摇晃火见子，同时产生了一种逃离外人的围困、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的心情。他又回头看了微风摇动的茂密的银杏树树梢。火见子像美国女学生似的招呼了一声“哎，鸟，”抬起身给鸟打开车门，鸟急急地钻了进去。

“能先开到我的家吗？然后想去孩子住院的医院，顺路去一下银行。”

火见子把车启动起来后，立即哧哧地急快加速，鸟的身体一下失去平衡，就那样倾在安全带上，向火见子说明去他们夫妇租借的房子那儿的路线。火见子的粗野开车方式，让鸟充分体味到了晕船似的味道。

“你还没有完全睡醒吧？你是不是想在梦境里的高速公路上飞？”

“当然睡醒了！鸟，刚才在梦里我和你性交了呀。”鸟惊讶地问：“你的脑袋里，就一直只想着性交吗？”

“像昨天那么少见的好的性交之后，就是这样呀。那确实是少有的，我不知道和你那样的紧张能持续多久，鸟。我很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才能让那样难得的性交长久持续下去。

鸟，我们相互之间，面对对方的裸体哈欠不止的厌倦时刻很快就会出

现的呀。”

鸟想说，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但火见子开得飞快的赛车已经冲过他的家门前的篱笆，溅起地面的碎石，驶进了院子里。

“五分钟后下来，这回请你别睡，五分钟里大概也做不成什么重要的性交的梦吧。”鸟说。

鸟走进自己的房间，收拾准备住在火见子那儿的必需用品，婴儿床摆在那里，鸟觉得像一个小小的白色棺材，他转过身，把东西塞到手提包里。最后，鸟又把一本非洲人用英语写的小说也放进手提包，从墙上揭下那张非洲地图，仔细叠好，插到自己的上衣口袋。

鸟重新坐到车里向银行赶去的时候，火见子敏锐地发现了她衣袋里的地图，她问：

“那是行车交通图吗？”

“嗯，是啊，是实用地图。”

“你进银行的时候，我来找找去你孩子住的医院有什么近路，鸟。”

“不行啊，这是非洲地图。”鸟说，“非洲以外的地方的实用地图，我都没有。”

“你在祈望真正使用这张实用地图的日子到来呢。”火见子不无嘲笑地说。

在大学附属医院前面的广场，鸟把钻到方向盘底下睡觉的火见子丢在那里，自己去给孩子办入院手续。围绕鸟的孩子没有名字的问题，鸟和窗口的女办事员发生了纠纷，争吵一番后，鸟终于郑重其事地说：“我的孩子眼看着就要死了，也许现在已经死了，这样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取名字呢？”女办事员狼狈不堪地表示让步，那时，鸟毫无理由地感到孩子已经衰弱而死，因此，他甚至向女办事员打听了解剖和火葬的手续。

可是，接待鸟的特儿室医生，却立即粉碎了鸟的幻觉。他说：“什么？你那么着急地盼望自己的孩子死吗？这里的住院费并不贵呀，你没有健康保险证吗？不管怎么说，你的孩子虽然身体很弱，但还好好地活着呀，你好好地拿出个当父亲的样子，啊！”

鸟从笔记本上扯下一页，写上火见子家里的电话号码，交给医生说：如果孩子出现了什么重要情况，请往这儿打电话。鸟感觉得到，特儿室的所有成员，包括护士们在内，都觉得自己是个很讨厌的家伙。因此，鸟连保育室的孩子也没看看，就直接返回停在广场上的赛车旁。鸟虽然从医院的背阴处跑回来，浑身的汗却一点不比睡在车里的火见子少。他们把生腥的汗味和汽车排出的废气一起抛到身后，为了在盛暑的午后，赤裸地躺在床上等待婴儿的死讯而出发了。

整个下午，他们都一直在注意电话机的动静。傍晚出去买菜的时候，因为担心会有电话来，鸟就留了下来。晚饭后，他们一起听收音机里播送的苏联一位著名钢琴家的音乐，但仍神经紧张地关注电话铃，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得低低的。入睡以后，鸟也几次在睡梦里听到电话铃响，睁开眼睛，溜下床去确认。放下话筒后，他还曾经梦见医生通知他说孩子已经死了。几次醒来的时候，鸟都感到自己是处于被判缓期执行的悬空状态。但鸟现在不是独自一人，他是和火见子一起度过漫漫的夜晚，他从这一事实里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深刻而强烈的鼓舞力量。成年以来，鸟还是第一次感觉到他人的重要。

九

第二天早上，鸟去补习学校的时候，借了火见子的体育赛车。在补习学校学生成群结伙的校园里，纯红色的赛车总是散发着丑闻的气息；鸟把车钥匙放到口袋里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一点。他感到，自从孩子的异常事件发生以来，自己意识的皱褶里就出现了一些欠缺。鸟绷着脸，从围在赛车四周的补习学校的学生中间穿过。在教员室里，那个总是日侨派头、穿着花哨短外套的矮个子外语专业主任告诉他说，学校的理事长要见他。但主任的通报恰巧潜入了鸟的意识里被腐蚀的部分，因此，他的反应非常平静。

“鸟，该怎么说你呢，人不可貌相，胆量惊人，或者傲慢自大？你很果断呐。”主任像开玩笑似的快活地说，同时用锐利的目光研究鸟。

走进上课的大教室时，鸟不能不胆怯。今天上课的学生和前天的学生不是一个班，而在补习学校，班与班之间没有横向联系，今天的学生，大都不会知道我那丢人的事件吧。鸟这样给自己打气。上课的时候，鸟确实看到了几个似乎知道自己底细的学生，但他们是从东京都的高中来的都市浮浪少年，他们把鸟的行为滑稽地理解为英勇的举动，当他们的目光与鸟的目光相遇时，甚至送来充满亲爱情感的揶揄的微笑。而鸟彻底地无视他们的表示。

下课后，鸟走出教室，在螺旋楼梯口，一个学生在等他。他就是前天为鸟辩护，把鸟从学生暴动中救出来的那位。这位学生放弃了别的教室的课，特意来到阳光暴烈的螺旋楼梯等待鸟。他鼻翼上沁出的汗珠闪耀着光，贴着楼梯坐着的蓝色劳动布裤子上带着干泥巴。学生微笑着打招呼：

“啊！”

“啊。”鸟回报了一声。

“被理事长传唤了吧？那个坏蛋，真的直告到理事长了呀。你呕吐的证据，他也用小型照相机拍了去！”学生有些羞涩地微笑，露出了很整齐颗粒很大的牙齿。

鸟也微笑了。那家伙大概平时总是带着小型相机，以便抓住我的缺点去告发吧。

“他向理事长告密说，老师宿醉未醒，上不了课了。我们有五六个同学想证明说，不是酒醉，而是食物中毒。我们想和老师统一一下口径。”学生狡猾地说。

“那天确实是宿醉未醒啊，你们错了，事情确实和那个正义派人士告发的一样。”鸟说着，从学生身旁擦过，沿螺旋楼梯往下走。

学生紧跟了上来，一定要说服鸟：

“可是，老师，你要是坦白了的话，会被解雇的呀。学样理事长是禁酒同盟文京区的支部负责人哪。”

“瞎说！”

“现在正是这样季节，就说是食物中毒，怎么样？工资低，自然要吃一些不太新鲜的食物。”

“是宿醉未醒，我不想骗人，也没要你们做伪证呀。”“嗯，嗯，”学生说：“这儿的工作不干了，你去别的地方工作吗，老师？”

鸟决定不理睬这个学生。他现在没有认真研究所谓新策略的情绪。他现在变得极其保守。这也与他出现欠缺的意识皱褶有关。

“那么说，你是没必要干补习学校老师的工作了吧。我看见那辆红色赛车了。理事长想辞退开这样车子的老师，也总有些不好下手呀。哈哈！”

鸟目不旁视地走进教员室，并没有再回头看看那个放声大笑的学生。当他把粉笔盒和教科书放到文件柜里的时候，看到了一封寄给自己的信。这是那位斯拉夫语研究会负责人的信。研究会的紧急会议上，关于戴尔契夫的对策已经决定了。鸟本想拆开信封读信，但他猛然记起学生时代一个盖然率的迷信说法：两件内容不明的紧要事情同时出现的时候，如果一件包含着不幸，另一件就应该包含着幸福。想到这里，鸟把未拆封的信放进衣袋，就向理事长室走去。如果和理事长的谈话非常糟糕，鸟就有理由对衣袋里的信寄予最高期待。鸟向写字台对面理事长仰起的脸看了一眼，立刻预感到这次会见将产生最坏的结果。鸟想，无论如何，在会见理事长的这段时间内要保持好情绪。

“出了麻烦呀，鸟，其实我也很为难。”理事长说。像企业题材小说里的精明的经营者似的，他的态度既实际又庄重。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把遍地可见的学习塾转换为大规模的综合补习学校，现在又在筹划建立短期大学。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大而难看的脑袋剃得精光，戴着一副特制的、厚厚的、悬着檐滴水型圆轮的眼镜，相貌的特征由此得到了突出强调。然而，那虚张声势的眼镜里面的眼睛，一直对鸟流露着淡淡的好意。

“明白了，那是我的责任。”

“来告密的学生，其实是一个经常给考试杂志投稿的家伙，很讨厌的家伙。如果引起大骚乱就麻烦了。”

“哎，哎，”鸟答应着，他想要让理事长的情绪立刻放松，抢先说：“暑假的特别讲座，秋季开始的讲座，都辞掉吧。”理事长仰头叹息，脸上浮现出悲愤交集似的表情。

“对教授很不好呢，但是，”理事长说，这大概是让鸟对岳父解释一下的意思吧。

鸟点了点头。他感到，自己如果不立即起身告辞，可能马上就会表现出焦躁神情。

“可是，鸟，听说也有些人说你是食物中毒，威胁那个告密者。那告密学生说是你煽动的，不会吧！”

鸟严肃地摇头否认，说：“那么，我告辞了。”

“辛苦了，鸟。”理事长眼镜后面的鼓胀眼睛里满含着感情，声音也蕴含着真实的情绪。“我很喜欢你的性格啊，实在遗憾。那么说，你确实连醉了两天？”

“嗯，是的。”鸟说着退出理事长室。

鸟没有再经过教员室，而打算从杂役室前到内院去。此时的他，完全像是遭受了无端侮辱似的，觉得阴郁而激奋。老杂役工已经听到了关于鸟的消息，打招呼说：“老师，辞了工作了呀？真让人舍不得呢。”鸟是杂役室里名声很好的讲师。“这学期里还请多关照。”鸟说。他觉得如果对老杂役工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的表情掉头不顾，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走到停在内院的赛车门前，鸟弯下腰，那位一直援助鸟的学生，顶着灼热的阳光，正愁眉苦脸地等在那里。因为鸟是从杂役室里门突然出来的，学生慌慌张张地站起身。

鸟钻进了车内。

“怎么样？咬定说是食物中毒了吗？老师。”

“那是喝醉了呀。”鸟说。

“你看，你看！”学生很不高兴地嘲笑鸟，“老师会被解雇的呀！”

鸟插上车钥匙，引擎开始发动。突然间，鸟的下肢像洗蒸汽浴似的汗流不止。方向盘热得发烫，鸟的手指一挨上，马上缩了回来。

“这畜生！”鸟骂道。

“被解雇后，您干什么去，老师？”

我被解雇后，准备干什么去呢？鸟想，还有孩子和妻子的住院费问题。但是，他那暴晒在太阳里的脑袋，一个有效的办法也想不出来，只是大量地往外沁汗。鸟再一次茫然而不安地发现了自己的极度保守状态。

“去当导游怎么样？不挣应考学生那点儿小钱儿，可以大赚国外旅客的美金呀！”学生愉快地边笑边说。

“你知道导游介绍所一类的东西吗？”鸟产生了兴趣。“马上可以调查清楚，到哪儿给你报告呢？”

“下周上课的时候，拜托了。”

“放心吧！”学生高兴而兴奋地喊。

鸟审慎地把赛车开上马路。摆脱那个学生的麻烦，鸟想拆开那封信看。然而，车加速跑起来后，他又感觉到自己很感谢那个孩子气的学生。如果没有这学生带来的开玩笑似的气氛，那对于开着一辆半新不旧脏兮兮的红赛车从被解雇的学校出来的鸟来说，该多么凄惨啊！像他弟弟一样年轻的小伙伴确实救了他的急。鸟想着，把车开进一座加油站。略一思索，他说要高辛烷汽油，然后拆开信来读。按他学生时代的那个盖然率玩笑，这封信百分之百有希望带来好消息。朋友的信这样写道：戴尔契夫先生毫不理会公使馆的招唤，仍在新宿和那位不良少女同居。但戴尔契夫既不是从政治方面对他的祖国不满，也不是想做间谍，更没有亡命避难的意图。他只是离不开那个日本姑娘。当然，公使馆方面最担心的，是戴尔契夫事件被政治利用。如果西方势力把戴尔契夫的隐遁生活当材料进行宣传，那肯定要引起很大的风波。因此，公使馆想尽快把戴尔契夫收容回馆，然后遣送回国。但是，如果请日本警察出面，事情就会公开化；如果公使馆馆员自己动手呢，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抵抗运动的斗士，戴尔契夫肯定要拚命抵抗，最终还是要诉诸警察。左右为难的公使馆因此请托戴尔契夫信任的日本人团体——鸟们的斯拉夫语研究会，希望他们秘密劝说戴尔契夫。

星期六，下午一点，在鸟的母校前面的西餐厅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请与戴尔契夫最亲近的鸟一定出席。鸟想，星期六，也就是后天，我去参加吧。他把信又放回衣袋，向加油站的青年工作人员付了油钱。像蜜蜂浑身散发蜂蜜的味道一样，那青年浑身满是刺鼻的汽油味。不要说今天，就算明天，后天医院方面报告孩子死讯的电话不来，能够充填那空虚烦躁时间的东西来了，这真是够幸运的。鸟想，这封信确实是一封吸引人的好信。赛车发出猛烈的排气声，开出了加油站。

在食品店，鸟买了鲑鱼罐头和麦酒。回到火见子的家前，停好车，抱着装东西的纸袋刚要登上玄关，发现房门锁着。鸟想，火见子外出了吧？他的脑海里立刻鲜明地浮现出电话铃长时间空响的情景。鸟立时窜起一股自私的怒火。即便如此，鸟还是慎重地把纸袋倚放在门旁，绕到卧室窗下，他一

呼叫，火见子的眼睛便出现在窗帘的缝隙间。鸟喘着气，流着汗，又返回玄关口。

“医院来电话了？”鸟神情僵硬地问。

“没有啊，鸟。”

鸟感到，他驾着红色赛车绕着夏日的东京奔驰，是一个半径庞大的徒劳行为，他极度疲劳。似乎如果医院方面孩子的死讯来了，他这天的全部行为就被赋予了意义和正确的位置。

鸟抱怨说：

“你为什么大白天也锁门呢？”

“总觉得害怕呐，觉得会有倒霉不幸的鬼推门进来。”“鬼来吓你？”鸟惊讶地说：“现在任何不幸都不会来纠缠你了吧。”

“我丈夫自杀的时间并不长呀，鸟。你是不是想自豪地说，被不幸的鬼纠缠的人只有你一个？”

鸟受了猛烈的一击。可是，火见子并没有再次出手，而是迅速转身返回了卧室，鸟因此幸免被击出界外。鸟注视着火见子裸露的丰满的肩膀，同时穿过客厅。客厅光线暗淡，且凝聚着猫肚子似的温热而沉滞的空气。鸟本想直接走进卧室，但途中狼狈地停住。室内弥漫的香烟的雾蔼里，一位和火见子同样不很年轻的大块头女人，裸露着肩膀和胳膊，坐在床上。

“好久不见了，鸟。”那女人沙哑的声音从容不迫地打招呼。

“啊，”鸟无法掩饰自己的疑惑，随口漫应着。

“不想一个人在家等医院的电话。所以请她来了，鸟。”鸟问：“今天广播电台休息？”

这个女人也是鸟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以后，她懒懒散散地玩了两年。和鸟的母校的多数女生一样，她觉得自己的才能很高，把可以就职的单位都拒绝了。结果，碌碌无为的两年之后，她成了一个传播范围有限的三流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我负责的是深夜节目，鸟，你听到过几个家伙在一起交媾似的讨厌的絮语声吧？”火见子的女友故意郑重地说。由此，鸟记起这个女人所在的倒霉电视台发生的种种丑闻，并且进而清晰地想起大学时代，自己对教室里这位又高又胖、鼻子和眼睛像狸子似的同学的厌恶。鸟把装罐头和麦酒的纸袋放在电视上，不无顾虑地对两位尼古丁中毒的女人说：

“这些烟还是放一下吧。”

火见子去厨房开换气扇，但她的女友却根本不在意烟薰疼了鸟的眼睛，染着银指甲的粗俗的手又点上了一支烟，虽然她垂下的头发掩住了前额，但在镀银打火机燃起的深橙色火光中，鸟还是看到她过于宽阔的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和显露出青筋的上眼睑时不时的痉挛。鸟感觉到她和自己心存隔阂，不由得警惕起来。

“你们俩都是耐热体质吗？”

“都怕热呀，像要热晕过去似的呀。”火见子的女友忧郁地回答，“不过，和好朋友慢慢聊天的时候，屋子里空气流动太多，会不愉快的。”

火见子从电视上的纸袋取出麦酒，放进冰箱制冰盘的格层里，又看了看是什么罐头，动作非常麻利。深夜节目的主持人用批判的眼光看着她。鸟想，这个女人将大张旗鼓地宣扬我和火见子的最新新闻吧，说不定会借助深夜电台的电波来传播呢。

火见子把鸟的非洲实用地图用图钉钉在了卧室的墙上。而他塞到提包里的那本非洲人写的小说，则像一只死老鼠一样躺在床上。肯定是火见子躺在床上读的时候，她的女友来了，于是，火见子扔下书去开门，直到现在，书仍然扔在那里。鸟恨恨地想：我的与非洲有关的宝贝，就这样被轻慢地对待，这是不吉之兆。我这一生大概无缘看到非洲的天空了。不要说积攒非洲之行的资金，现在，连挣每天的口粮的工作也丢了。

“我在补习学校被解雇了，从夏季的特别讲座开始。”鸟对火见子说。

“又怎么了，鸟？”

鸟不得已讲起了自己的酒醉和呕吐，以及那个正义派的告密。话越说越不愉快，鸟厌烦地早早打住。

“你本来是可以和理事长抗辩的！如果有肯作伪证说你是食物中毒的学生，请他们帮忙决不是坏事！鸟，为什么那么简单地认可校方解雇？”火见子情绪昂扬地说。

是呀，为什么我那么简单地接受校方的处理？鸟想，并且，鸟现在开始感到补习学校讲师的椅子是那么值得留恋。那不是随便开开玩笑就可以丢掉的工作。还有，应该怎样向岳父汇报呢？先天异常的孩子出生当天，我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宿醉未醒，因而导致被解雇。

我就这样向教授说吗？还要说明，那威士忌，就是教授给我的尊尼乔加……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能够正当要求的权利已经全部失去了，所以，和理事长见面，只想尽可能快点结束，管它三七二十一，就那么随随便便地点头认可了。”

“鸟，现在你全神贯注地等待自己的孩子衰弱而死，所以感觉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的所有权利，是这样吧？”女节目主持人插嘴说。

看来火见子已经把鸟遭遇的不幸全部讲给了自己的女友。

“我想可能是这样吧。”鸟说，他很厌烦火见子的轻率和女节目主持人强加于人的口吻。鸟完全可以预想得到，在广泛传播的丑闻中自己是什么模样。

“像这样开始感觉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毫无权利的人都会自杀的，鸟。不要自杀啊。”火见子说。

“自杀，还太突然了！”鸟说，他从心里感到了威吓。“我丈夫就是这样，产生了那样的感觉，立刻就自杀了。”火见子说，“要是你也在这卧室里上吊了，我会觉得我自己真像个魔女了，鸟。”

“我从没有想过自杀。”鸟打起精神说。

“你父亲不就是自杀的吗，鸟？”

“你怎么知道的？”鸟吃惊地问。

“我丈夫自杀的那天晚上，你安慰我，讲给我听的呀，鸟，你想让我产生错觉，认为自杀是很普通的事情。”

“我当时也很惊慌吧。”鸟疲倦地说

“你还告诉我，你父亲自杀之前，打过你。”

“怎么回事？”女节目制作人问，她的好奇心也燃烧起来了。

鸟沉默不语，火见子只好做一次转手买卖，她说，鸟六岁的时候，曾经这样问他的父亲：

“爸爸，出生前的一百年，我在什么地方？死后一百年，我又在什么地方？爸爸，死了以后，我会变成什么呢？”“年轻的父亲一语不答，立刻狠

狠揍了他一顿，连牙都打断了两颗。那结果，便是他忘记了死的恐怖。然而，三个月后，他的父亲却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人使用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了。

“我的孩子如果现在死了，我至少可以逃掉一个恐惧，”鸟一边回忆父亲一边说，“要是我的孩子六岁的时候向我提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也下不了手那么狠地打自己的孩子，让他一时忘记死的恐怖。”

“无论如何，不要自杀啊，鸟。”

“没完没了了。”鸟说，并把自己感觉有些异样的目光，从火见子鼓胀而充满血色的眼睛那里移开。

于是，火见子沉默了起来。女节目主持人像等待到了时机似的对鸟说：

“只是呆呆等待自己的孩子在远方的那家医院喝着糖水慢慢衰弱死去，这不是最不可取的状态么？鸟，自我欺骗，不可靠，不安宁！你不就是因为这些而日渐憔悴么？不只是你，火见子也瘦下来了呀！”

“但是，取回来自己动手弄死，这样的事情我干不了。”鸟反驳说。

“我以为，莫不如说这样做更好，清清楚楚自己的手是肮脏的，也不要自我欺骗，鸟。”

不管怎么做，都不能不是个恶人；为什么非是恶人不可呢，那是因为你们想摆脱先天异常的婴儿，保持甜蜜的夫妇生活。按利己主义逻辑是说得通的。把血腥味的事情全交给医院里的别人干，本人躲在远处，装出一副突遇不幸的善人面孔，老实巴交的受害者的形象；这从精神卫生方面说是很坏的呀，鸟，你自己知道吧，这就叫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确实，如果躲在一旁焦急地等待孩子死讯的我以为自己的手纯洁无瑕，那我真的是自我欺骗了。”鸟否认说，“可是，我知道我对孩子的死是负有责任的。”

“真的是那样么，鸟？”女节目主持人完全不相信，她说，“我想，从孩子死的那一瞬间开始，你的头脑里里外外都会涌现出很多麻烦事，而在在我看来，那是自我欺骗的报应。正是在那时候，火见子要为了阻止你自杀，紧张地照看你；但最终呢，鸟还是要回到受了创伤的鸟夫人那里去吧。”

“我妻子说，要是我见死不救，让孩子死了，她考虑过和我离婚哪。”鸟自嘲地说。

“已经中了自我欺骗的毒的人，不可能如此明快地决定自己的立场，鸟。”火见子继续她的极端恶毒的预言，“鸟，你不会离婚，而会拚命为自己辩解，极力抹平问题，重建你们夫妇的生活。离婚这样的决断，不是你这样自我欺骗中毒者所能做出的，鸟。并且，你最终也不会得到鸟夫人的信任，自己也会从自身的私生活中发现欺骗的阴影，然后便会自我崩溃呀。鸟，不是已经出现自我崩溃的兆头了吗？”

“这不是绝路吗？你给我描画了一个完全绝望的未来呀。”鸟开玩笑似的说。

而那位肥胖的大块头同学认为鸟故意恶作剧，是和火见子针锋相对。她说：

“你现在确实是在绝路上呀，鸟。”

“可是，我妻子生了个先天异常婴儿，这只是个意外事件，我们没有责任。并且，我既不是那种可以立刻把婴儿捏死的铁石心肠的恶汉子，也不是百折不挠的善人；这类善人，不管孩子的病残如何严重，都会动员所有能动

员的医生，细心照料，尽最大努力让他活下去；这两类人我哪类也做不成，我只能把孩子放在大学医院，等待他自然衰弱下去，直至死掉。

即使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染上了自我欺骗症，像吃了耗子药的阴沟里的水耗子似的，走上了绝境；我也无可奈何，别无他策呀。”

“并非如此，鸟，铁石心肠的恶汉，百折不挠的善人，二者之间你必须选择一个呀。”

鸟闻到屋内略带酸味的空气掺和着酒精的味道。透过屋内淡淡的暗影，鸟看到火见子的女友大得出奇的脸，已经通红通红的了，像患了面部神经疼似的，到处都一抖一跳地痉挛着。

“你醉了吧，现在我明白了呀。”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聊到现在，你不可能无病无伤地逃走吧？”火见子的朋友夸耀地说，然后，毫无顾忌地大口呼出热乎乎带酒味的气息，“即使这么说，但毫无疑问，鸟，孩子死后遗留下来的自我欺骗的问题，现在还没来到你的眼前。鸟眼下最大的担心，是如果孩子不死，不是要努着劲儿养活他吗？”

鸟的心都提了起来，汗又流出来，他感到自己像个咬败了的狗，他长时间的沉默不语。

然而，鸟又沉默地去冰箱拿麦酒。麦酒瓶挨着制冰格的一边冰冷冰冷，其它的部分还温乎乎的。立时鸟想喝麦酒的情绪全都消散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麦酒和三个杯子拿回卧室，这时，女节目主持人已经打开客厅里的电灯，在那里梳头、化妆，并想换衣服。鸟背对客厅给自己和火见子的杯子倒上了麦酒，麦酒呈混浊的褐色，看起来似乎很脏。火见子招呼客厅里的女友，女友冷淡地回答：“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去电台了。”

“等会儿好吗？”火见子表现出了女性的过分媚态。“鸟已经回来了，已经不需要我了？”女节目主持人要引诱鸟上套，然后，又干脆直截了当地对鸟挑明：“我是我们一起毕业的女大学生们的守护神，鸟。谁要是失意落魄，就需要我这个守护神了。谁要遇到什么麻烦，我就会来帮忙。鸟，不要让火见子陷到你们夫妇纠纷里陷得太深了呀。我个人对你的不幸还是很同情的。”

火见子和女友一起出门，准备把她送到可以叫到出租车的地方；鸟留在屋内，把温乎乎的麦酒倒在厨房的水池里冲掉，又冲起了冷水澡。冰凉的水滴把鸟激得浑身发抖，鸟想起了小学时代的远足，自己掉了队，又遭了急雨，他想起了那时候感觉到的孤独感和无力。现在的我，宛如刚刚脱壳的蟹，不管遭到怎样卑小的对手的攻击，都立即屈伏。鸟想，现在的情形最恶劣不过了。孩子出生的那天夜晚，我与那些少年恶棍们搏斗，能够显示出相当的抵抗力，那真是现在回头想想还有些后怕的不敢相信的奇迹。洗完澡，不知为什么，鸟竟然性欲兴奋起来，就那样赤身裸体地仰在床上。外来者的味道消失，屋子里的角角落落又重新弥漫了独特的陈腐味道。这是火见子的窝。火见子像一个患臆病的小动物，不在房间里染上自己身体的味道，就难免情绪不安。鸟已经习惯了这个家的味道，有时甚至嗅到这里边也有自己的味道。火见子一直未归。冷水浴洗得净爽的皮肤又流出了许多汗水，鸟缓慢地站起来，他想再找一瓶冰镇的麦酒。

过了一小时，火见子才回来，她不高兴地对鸟辨解说：“那个人忌妒了呀。”

“忌妒？”

“她是我们中间最可怜的人啊，所以，我们中间的某某人，就陪她一起睡过，鸟，她呢，就由此一直自以为成了我们的守护神了！”

自打把孩子扔在医院，鸟就丧失了道德感。火见子和女友的关系，并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刺激。

“即使那些话是因为忌妒而说出来的，”鸟说，“我不可能从她所讲的事情里无病无伤地逃出来。”

十

鸟趴在床上，像河马似的仰着头，和双手抱膝坐在地板上的火见子一起看深夜里最后一次电视新闻。暑气已经消去，鸟们像生活在远古洞窟中的原始人，赤裸地感受那令肌肤爽快的清凉。他们担心听不到电话铃响，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小，就像蜜蜂发出嗡嗡声。鸟觉得那是有意义和情感的人的声音，在电视显像管的闪烁和影像的叠印上判别不出任何意义。

他意识的屏幕上，现在无法从外界选取一个能记忆下来的实在映像。他就像一台光有话筒的通讯机，等着远方的模糊信号，直到现在那呼唤还没有到，不知信号传递进来了没有。鸟就像处于待机状态的通讯机进入了假死状态。突然，火见子把膝盖上放着的非洲作家艾伊曼斯·丘丘奥拉的小说《我在幽鬼森林里的生活》扔到地板上，探起身子，伸手把电视的音量调大。即便如此，鸟对自己眼睛看到的画面和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也没有特别的反应。他只是茫然地望着电视，等待电话铃响。又过了一会，火见子把电视闭上了。屏幕上银白色的雪花点，唰地一下从画面上消失了。这纯粹是一种被抽象化的死的形式。鸟望着画面，那尖锐的印象使他禁不住“啊”地短促惊叫了一声。他想，这时候我那奇怪的婴儿也许死了。从早晨直到深夜，他只是一味地等着电话，除了吃点儿面包、火腿、喝点儿啤酒外，就是和火见子一遍遍地性交。（就连看看非洲的地图，读读非洲人的小说也没兴趣，现在，鸟的非洲热已经转移到火见子身上，火见子却对非洲地图和小说十分着迷）。如果说他现在考虑什么的话，那就是他的孩子的死。他正处在明显持续的退化之中。

火见子跪在地板上回过头来，眼里闪着灼热的光和鸟搭讪。鸟无法捕捉她说的意思。皱着眉头问道：“啊？”

“鸟，也许会爆发彻底毁灭世界的核战争呢。”

“又怎么啦？你说的话常常东一嘴西一嘴的。”鸟惊讶地说。

“东一嘴西一嘴？”这回是火见子惊讶地反问：“刚才的新闻，你不也受到刺激了吗？”

“什么新闻？没注意看，我受的刺激另有原因。”

火见子一时火起，刚想责备鸟，可是立刻发现鸟即不是铺设开玩笑的伏笔，也不是神情恍惚。火见子闪烁着紧张神情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阴影。

“振作起来呀，鸟。”

“什么新闻？”

“赫鲁晓夫又重新开始核试验了。这次的规模是至今为止的氢弹没法比的。”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鸟说。

“你好像没留下什么印象，鸟。”

“嗯。”鸟应道。

“好奇怪呀！”

这时，鸟才和火见子一样，也觉得自己对苏联又开始进行核试验的新闻竟没一点儿印象这事有些奇怪。不要说赫鲁晓夫重新开始核试验的新闻，即使听到核战争爆发的消息，我现在也会完全无动于衷吧……

“怎么回事呢，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啊。”鸟说。“你最近对政治话题，毫不关心？”

鸟必须沉默地想一会儿。

过了一会，鸟说。

“你呀，你对国际情势和政治的态度也不像当年和你丈夫屡次参加游行的学生时代那么敏感了吧。不过，对核武器我是一直很关心的。我和朋友们搞的斯拉夫语研究会，唯一的政治活动就是参加废止核武器。如果赫鲁晓夫再进行核试验的话，那么对我也是一种刺激，是应该谴责的。我一直看着电视，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鸟……”火见子欲言又止。

“我的神经已经深深陷入婴儿的问题不能自拔。对外界的一切都没有反应。”鸟漠然不安地说。

“是啊，鸟。今天这十五个小时里，你只是一劲儿絮叨着婴儿死没死的事情。”

“确实，我的脑袋现在已经被婴儿的幻影占领了。我就像潜伏在婴儿印象的泉水里。”

“不正常啊，鸟。婴儿如果不能很快就死，这一状态持续上一百天的话，你就会发疯了吧，鸟。”

鸟目光凶险地望着火见子，好像火见子的话是给只喝点白开水和少量奶粉的婴儿吃菠菜增添能量似的。啊，一百天，二千四百个小时！

“鸟，你这样被婴儿的幻影缠住的话，婴儿死了以后，你也逃脱不掉吧？你现在对婴儿的这种心理态度是不行的，对吗？”火见子说。并引用麦克白斯的台词用英语说，“你那么考虑是不行的，鸟，你那样做的话就要发疯了。”

“可现在我不可能不考虑婴儿的事，婴儿死了以后，也许就这样，那也是没办法的。”鸟说道：“确实，对我来说最坏的事也许是婴儿衰弱死之后。”

“现在也可以呀，给病院打个电话，让他们给牛奶加浓一点儿就好了。”火见子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鸟悲鸣般的可怜叫声打断火见子的话。“你要是看到了孩子头上的瘤子，就知道那样做为什么不行啦！”

火见子注视着激动的鸟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忧郁的神情。

两个人都扭过头去不理对方。结果还是火见子闭了房间里的灯，钻到鸟的身边。夜静而清凉，即使两个人并肩挤在一张本来就很窄小的床上，也不再为暑热而烦恼了。俩人沉默了片刻，然后，火见子没有像平常那么拿手在行，而是笨拙地活动着身体抱住了鸟。鸟感觉到大腿的外侧有一团干爽的绒毛在撩动。但一种讨厌的情绪出乎意料地朝他袭来。鸟期待着火见子就那样不再动，她会一点点地进入她自己的女性梦乡的。他真切地期望，当他一觉醒来时她还没醒。时间就那么过去了。鸟和火见子都知道对方醒着，又都

装成不觉的样子。终于火见子像个忍受不住这种假死状态的狐狸，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声问：“鸟，昨天晚上你梦见婴儿了吧？”“嗯，梦见了啊。怎么？”鸟说。

“什么样的梦？”

“好像是在月球的火箭基地上，荒凉的岩石中间放着婴儿的摇篮。别的什么也没有，一个单纯的梦。”

“你像婴儿似的蜷缩着身子睡在那里，紧紧地攥着拳头，张着嘴哇哇地哭。”

“真是怪谈，你是不是有点不正常。”鸟像被一股奔涌的耻辱泉水淹没了，愤激地说。

“吓死人了。我还担心你无法返回原样了呢。”

鸟静默地坐在黑暗中，脸颊像着了火。火见子也一动不动地坐着。

“喂，鸟。你不要把这事只当成个人的事，也看成和我相关的共同问题，那样我也可以更好地帮助你呀。”火见子对她刚才说鸟被梦魇住了的话有些后悔，语调低沉地说。

“这的确仅仅是我个人的体验。”鸟说：“不过，在个人的

体验之中，一个人渐渐地深入进他体验的洞穴，最终也一定会走到能够展望人类普遍真实的出口。按理说会有这样的体验吧？不管怎么说，痛苦的个人得到痛苦之后的果实。就像汤姆·索亚似的，在黑暗的洞穴里，虽然有痛楚的回忆，但一旦走出地表，同时，也得到一口袋的金币。然而，现在在我的个人体验的苦役，却是处在绝望地向深处掘进的孤独一人、与世隔绝的竖井洞里。即使在同样黑暗的坑洞里流淌下痛苦的汗水，从我的体验中也无法产生一点点儿人的意义。只是毫无所获地一边感到羞耻一边挖洞罢了。我这个汤姆·索亚，在深深的竖井洞底瞎挖，也许会发疯的。”

“从我的经验来说，只要是和人有关的，就决不能称为毫无结果的痛苦，鸟。他自杀不久我就被梅毒恐怖症纠缠上了。我和一个可能带有梅毒菌男人一起睡，又没有什么预防措施。所以，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恐怖症所苦恼着。在痛苦时，我就想我不会只收获这个毫无成果的无所作为的神经官能症吧。所以，好了以后也有效果。鸟，那之后，不管和多么危险的人睡，也没有再犯那持续了好久的梅毒恐怖症！”

火见子把它作为滑稽有趣的心里话讲给鸟，说完还莞尔一笑。鸟觉得火见子的话有点做作，但不管怎么说是为了使他振作起来。于是他故意摆出一幅嘲弄人的口吻说：

“如果妻子下次生出来的还是个畸形儿的话，那我也不会痛苦好久的。”

“我说的并不是那意思，鸟。”火见子轻声说：“哎，鸟。我觉得你的这次体验能从竖井式的洞穴变成有出口通道的洞穴。”

“那办不到吧？”鸟说。

“我去取啤酒和安眠药，鸟，你也要吧？”火见子终于说。要是想要，但鸟不能漏过电话。鸟有些留恋地冰冷冷地说：“我不要。早晨一起来，满嘴都是安眠药味，怪讨厌的。”其实，他只说我不需要就足够了，但鸟为了挫败喉咙对安眠药和啤酒火烧火燎的欲望，必须多说几句才行。

“是吗？”火见子把安眠药的药片用啤酒喝下去，一面残忍地说：“这么说，那是掉牙时的味吧。”

过了一会，火见子睡着了，鸟仍睁着眼睛，靠着火见子那侧的肩膀、

手腕、肋骨和肚子像得了硬皮病似的发硬。鸟感到和别人的肉体躺在一个床上，自己的肉体就好像不合理地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想起了结婚第一年和妻子睡在一个床上的事，不过竟好像记忆出了差错，有点模糊起来。鸟终于决心直接睡到地板上去，他活动了一下身子，沉睡中的火见子突然发出了一声动物似的呻吟，咬着牙将他紧紧搂住，把鸟吓了一跳。鸟又感到贴着的大腿一团绒毛。火见子嘴唇半张的黑暗的口腔里有一股呛人的金属锈味飘来。

鸟动弹不得，只好就那么躺着，一边忍受着越来越发麻的身体，一边徒然地睁着眼睛，不久，鸟就被酸溜溜的心情笼罩住了。突然一种令人窒息的疑惑朝他袭来，说不定那个医生和护士每隔一个小时就喂婴儿一次浓牛奶。我在等着婴儿的死，然而却又怀疑现在那里是否隐藏着一个缓期的单人牢房呢。鸟仿佛看到了婴儿两个头上张着两张红红的嘴，正在咕嘟咕嘟地喝浓牛奶的情景。鸟浑身的皮肤布满了热乎乎细密的疙瘩。让婴儿衰弱而死的那种羞耻感觉的秤砣变轻，秤的另一端，感到奇怪婴儿带来的危害的受害者意识的秤砣变重，围绕着鸟的迟缓的心理平衡动摇起来。鸟被利己的不安谴责得出了一头汗。他既看不到浮现在昏暗中的家具，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包括奔驰而过的汽车声；只能感觉到体内发出的燥热和汗珠流淌下来时痒得慌的感觉。就像被喷洒上了农药的芋虫，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体内不断地渗出带青草气息的体液。那个医生和护士一定给我那奇怪的婴儿10升浓奶粉喝了……

即使天亮了，鸟也不会和火见子讲这羞耻的妄想吧。因为那就好像在说深夜电视里的女节目主持人斥责了他一样，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鸟忍受不住干等电话，一清早恐怕就该去附属病院的特儿室吧。直到天亮电话铃也没响，鸟一夜未眠地迎来了黎明。夏天清晨的阳光从窗帘缝隙照射进来，而一直好像沉浸在不安的水槽里沁着汗的鸟，耳边除了幻听之外，听不到有铃声响起。

医生和鸟双方都不很愉快地默默地并肩站在玻璃窗前，就像在水族馆里观察章鱼似的朝里面的小床望着。鸟的婴儿好像没有被秘密处置的样子，从保育器取出后就放到普通的小床上了，和做豁嘴儿手术的婴儿一样，一个人孤独地躺在那里。对鸟来说，煮虾似的通红的婴儿看不出衰弱的样子。婴儿有点长大了。同样他头上的瘤也好像变大了。婴儿为了和自己头上的瘤子的重量取得平衡，使劲地仰着身，两只小手遮在耳后，用手指不断地擦搓着脑袋。

半个脸都皱巴巴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大概婴儿也想挠脑瘤，只是手指还够不到那儿。

“脑袋上的那个瘤也痒痒吗？”

“唔，怎么说呢。瘤下面的皮肤现在有点要磨破了，也许因为溃烂而发痒吧。注射过一次抗菌素，现在已经停止注射了。也许最近那块儿就能破。破了的话，新生儿就会陷入呼吸困难的状态。”

鸟注视着医生，想说什么又没说，结果只是咽了口唾沫。鸟想确认一下医生是否已经忘了作为父亲的自己期待着婴儿的死。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还会被今晚还有昨晚那样的疑惑所践踏吧。不过，鸟也只能是咽口唾沫。

“这一两天最关键啊。”医生说。

鸟注视着用粉红肥胖的小手在耳后挠脑袋的婴儿。婴儿的耳朵和鸟一模一样，僵硬地朝外翻着。鸟似乎害怕自己的声音传过去，轻声地说了一句：

“请您多关照。”

说完，鸟红着脸朝医生鞠了一躬走出特儿室。背后的门关上时，鸟很快地就有点后悔没有和医生再次强调一下他的希望。鸟在走廊里边走边把两手罩在耳后，手指根隆起的部分不停地蹭着发际。他一边蹭，一边觉得他脑袋后面就像被重重的秤砣坠住一般渐渐地向后仰去。不一会，当鸟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模仿着脑袋上长着瘤的婴儿的姿势和动作时，马上站住了，匆匆地向四周望了望。走廊拐角处站在饮水处的两个孕妇神情呆板地朝这里眺望。鸟感到有点恶心，马上穿了过去，朝通往正门的走廊跑去。

鸟在大学的餐厅前将车速减慢下来，正想找一个能停车的空位，突然发现了他的朋友从餐厅里走了出来。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空位，把车停了下来。他扫了一眼手表，迟到了三十分钟。朝鸟下车的地方走过来的朋友脸上浮现着焦躁的神情。“借朋友的车。”鸟有点不好意思地指着鲜红的赛车解释道：“我迟到了，真对不起，大家都来了吧？”

“没有，只有你和我。其他人都去日比谷公园参加这次抗议赫鲁晓夫重新进行核试验的集会去了。”

“啊，是吗。”鸟说。于是他想起了早上火见子读有关这事报道的报纸时，一点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他现在已经完全被奇怪的婴儿缠在个人的困境之中，与这个现实的世界隔绝了。不过这么说，正是因为那帮肩负着地球的命运，参加抗议集会的家伙没有被头上长着瘤的婴儿缠住。有些烦躁的朋友，朝只是哼哈应了一声的鸟投过责备的一瞥。

“别的成员都想避开和戴尔契夫打交道，都去抗议赫鲁晓夫了。在日比谷的野外音乐堂，几万人同时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难道不能给赫鲁晓夫惹起一场麻烦吗？”

鸟把斯拉夫语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各自的事都想了一遍。确实，他们如果和已陷入泥沼的戴尔契夫牵扯太深，很难办。他们有的在一流商社的贸易科工作，有的是外务省的官僚，有的是大学研究室的助教。如果戴尔契夫事件被报纸作为丑闻大肆报道，不管怎么说，和他有关联，这事如果被上司觉察到了，肯定不利。像鸟这样的补习学校老师，而且，不久就将被解雇的自由人是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鸟追问道。

“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想我们这个会只能原封不动地把说服戴尔契夫的任务还给公使馆啊。”

“你也不想和戴尔契夫打交道吗？”

对于鸟来说别无他意，仅仅是引起兴趣的发问，然而，朋友突然像是受了侮辱，眼里充血，回看了鸟一眼。朋友是期待他马上对还回说服戴尔契夫这一任务之举表示赞成，鸟醒悟过来后感到很震惊。

“不过”鸟对赌气沉默不语的朋友温和地反驳道：“对戴尔契夫来说，能接受我们的说服大概是最后一个机会吧？如果他拒绝的话，只能公开了吧。我们就那么原封不动地将任务还回去，良心的谴责会使我们寝食不安的。”

“当然，戴尔契夫如果接受我们的劝说，那就成大团圆的结局了。不过，弄得不好，戴尔契夫事件成为丑闻，我们就被卷入国际问题了。我对现在和戴尔契夫接触也是有抵触的。”朋友将视线从鸟的身上移开，朝像从羊肚子里掏出的内脏似的赛车的驾驶席望着说道。

鸟感觉到朋友在明显地暗示他，不要再反驳，希望他能理解，那样子

显得很可怜。可是，鸟对丑闻啦国际问题啦这类吓人的字眼毫无反应。鸟的脑袋已经被奇怪的婴儿的丑闻浸满了。围绕着婴儿的家庭问题比任何国际问题来都更具体、沉重，实实在在扼住了他的喉咙。鸟感到从摆脱了戴尔契夫潜藏在他身旁的一切陷阱恐怖中获得了自由。自从婴儿事件发端以来，鸟第一次感觉到和别人相比他的确有着广阔的日常生活闲暇，觉得有点好笑。

“斯拉夫语研究会如果把说服戴尔契夫的任务退还了的话，我个人想去见戴尔契夫。我和戴尔契夫很好，而且假如戴尔契夫事件表面化了，我被卷入丑闻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鸟说。他想找一个能充填由医生的话带来新的缓期的这一、两天的内容，也真想去看看戴尔契夫的隐遁生活。

朋友马上见缝插针，那样子令鸟都有点难为情。

“你想去就去吧！那也许是最好的方式。”朋友用力地说：“说实在的，我内心觉得你能接受就好，其他成员听到有关戴尔契夫的传闻，立即慌了神，只有你态度沉着超然。我佩服你。”朋友的声音很热情。

鸟不想让突然变得饶起舌来的朋友伤心，便朝他温和地一笑。他知道现在自己对婴儿以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冷静而且超然。鸟痛苦地想，没有被套上枷锁的整个东京大概不会有人羡慕我吧。

“午饭我请客，鸟。”朋友兴冲冲地说。“先去喝点啤酒吧。鸟！”鸟点点头。他们并肩朝饭店走去。在鸟对面坐下来心情不错的朋友要了啤酒后说：

“鸟，用两手指擦头是你大学时代就开始的习惯吧？”鸟侧身走进了酒店和朝鲜饭店之间裂开的一条窄得只有五十厘米左右的小胡同，边走边想这迷宫似的胡同是否隐藏着另外一个出口呢？朋友给他的地图上画的是条死胡同，现在鸟正是走进了这条死胡同的入口。这胡同的形状就像个胃袋，而且是一个没有通往肠子出口的胃袋。在这闭锁场所逃亡生活者和逃亡生活志愿者潜藏在那里，不会感到不安吧？戴尔契夫隐藏的家，只能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是否有一种被追捕的气氛呢？恐怕戴尔契夫已经不在这个小胡同了吧。鸟这么一想就觉得心情轻松起来，他来到胡同尽头的一幢公寓，站在那就像到达山寨的隐秘近路的入口，擦着满脸的汗，他觉得那整条胡同都置在阴影之中，可是，抬头仰望夏日晌午那强烈的阳光像白晃晃的炽热的白金网一样，覆盖在胡同狭长的小路上。鸟一动不动地仰望晴空，闭上眼睛用拇指肚擦着痒痒的头。鸟像被反弹回来似的放下了两臂，直起了仰着的头。远处的一个女孩发疯似的叫了一声。

鸟脱了鞋，用一只手拎着，上了正门外满是灰尘的粗糙的楼梯，进了公寓。走廊的左侧一个个单人房间的门并列着，右侧是墙壁，墙上胡乱涂着各种各样的字和图。鸟边确认着门房号边往里走。各家门后的人似乎都替别人着想似的把门关上。住在这个公寓的人们是怎样避暑的呢？火见子说过，先辈们什么时候繁殖了这么多在这个大都市里大白天也锁上房间闭门不出的种族呢？结果，鸟一直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发现了那里像衣服内兜似的隐藏着一条狭窄陡峭的楼梯。鸟漫不经心地回头望了一眼，在公寓门口金刚般立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注视着他，身材高大女人的高大身影将公寓外的一切光线都遮住了，走廊和她都笼罩在漆黑的阴影里。

“你要干什么？”那女人摆出一幅撵狗似的姿势问道。“我想找一位外国朋友。”鸟声音发颤地回答。

“美国人？”

“他和一位年轻的日本姑娘住在一起……。”

“啊，那个美国人啊，他住在二楼的第一个门。”那女人说完后就消失了。

如果，那个“美国人”说的是戴尔契夫的话，他大概给这个女人留下了好感。不过，鸟走在白木板的楼梯时还有些半信半疑。可是，鸟在那极狭窄的楼梯转弯处刚要往上去，突然看见露出惊讶的目光、举着两臂迎面走出来的戴尔契夫。鸟被这意外的喜悦所感动。这个公寓里只有戴尔契夫开着门，用通风来降暑气，这是个有着健全生活感觉的人。

鸟把自己的鞋立在走廊的墙壁下，和从房间里探出上半身微笑的戴尔契夫握手。戴尔契夫像马拉松选手似的只穿了件蔚蓝色的短裤和运动背心。他的红头发剃得短短的，可是红胡须却留得很长，从他身上，鸟一点也看不出一个过着逃亡生活的人的模样。只是自从潜藏到了这个公寓以来，恐怕就没有机会乘公共汽车了。小个子的戴尔契夫象个大狗熊似的散发着强烈的腋臭。鸟和戴尔契夫互相用简单的英语问候。戴尔契夫说他的女朋友去烫头去了，他说本想让鸟进屋，可是又借口说怕草席弄脏了鸟的脚而做罢。他想就那么站着把话说完。鸟也害怕在戴尔契夫的房间呆得时间太久。鸟往戴尔契夫的房间探望一眼，那里面一件家具也没有，房间的最里面一扇窗户敞开着，可是那只有二十英寸的对面，严密的板条遮住了窗户。照理说大概对面也有一个从这里探望不到的个人私生活的场所吧。

“戴尔契夫，你们国家的公使馆希望你赶快回去。”鸟单刀直入地开始劝说。

“我不回去了。女朋友也希望我在这里住下去。”戴尔契夫微笑着回答。

鸟和戴尔契夫的对话语汇的贫乏，生硬的英语使他们的回答留下了游戏似的印象。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必要使事态伴随一种紧迫的感情，可以直接了当地回答。

“我是最后的使者。我之后恐怕是你们国家公使馆的人啦，如果情况更糟的话，日本的警察也会来。”

“日本的警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因为我是外交官啊。”“是啊，不过，公使馆的人要想把你带走的话，只能把你送回去吧？”

“是的，那是预料之中的，因为我惹了麻烦，可能被降职，或是失去外交官这一工作吧。”

“所以，戴尔契夫，趁还没有变成丑闻之前返回公使馆怎么样呢？”

“我不回去。女朋友希望我留下来。”戴尔契夫笑容可掬地说。

“你真的不是因为政治的理由，而只是因为和女朋友感情上分不开，才潜藏在这儿的吗？”

“是的。”

“你真是个怪人，戴尔契夫。”

“为什么，怪吗？”

“你的女朋友不会说英语吧？”

“我们常常是沉默着理解的。”

鸟渐渐地感到内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

“那么，我如果去报告的话，马上公使馆的人们就会来把你带回去的。”

“违反我个人的意愿，强行把我带走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女朋友也能理解吧。”

鸟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的无能为力。戴尔契夫的红胡须的周围，金红色的纤细的汗毛上挂着一粒粒汗珠，光闪闪地摇动着。鸟突然发现触目

所及之处，戴尔契夫的汗毛上都湿漉漉地挂满了汗珠。

“那么，我就这么报告了。”鸟说着弯下腰拎起了鞋。“鸟，你的孩子出生了吧？”戴尔契夫问。

“生了，可是，是个畸形儿。我现在正等着婴儿衰弱而死呢。”鸟不知为什么竟有一种想诉说心境的冲动。“好像长了两个脑袋似的，有着严重的脑残疾。”

“你为什么不动手术而干等着他死呢？”戴尔契夫抑制住笑容，脸上充满了男子汉勇猛剽悍的表情。

“我的婴儿，即使手术的话，像正常人那样生长的可能性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鸟退缩着说。

“卡夫卡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对于孩子，父母所能做到的只是迎接婴儿的到来。你不迎接他，相反却要拒绝他吗？因为你是父亲，就利己主义拒绝别人的生命，是说不过去的吧？”

“鸟默默地听着，眼睛、脸颊都涨满了红晕，这成了他近来的一个新习惯。现在，戴尔契夫已经不是那位陷入深刻的窘境而又不失日常生活的幽默感的古怪的红胡髭外国人了。鸟觉得就像突然遭到了袭击。鸟强迫自己硬性地反驳几句可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所有回答戴尔契夫的话都丧失了，一脸沮丧的表情。

“啊，可怜的小家伙！”戴尔契夫喃喃地说。鸟吃惊地颤抖地抬起脸，戴尔契夫说的不是婴儿的事，而是鸟自己。鸟一直沉默地等待着戴尔契夫解放他的那一刻。

终于鸟和戴尔契夫告别了，分手时戴尔契夫送给鸟一本小辞典。鸟请戴尔契夫在辞典的扉页上签名。戴尔契夫先写上一个巴尔干半岛的短语，然后在那下面签上名，说。

“这个词是希望的意思。”

从公寓出来的鸟，在胡同最窄处和一个身材不太高的年轻姑娘走了个碰头，两人身体笨拙地相擦而过。鸟闻到了一股刚烫过发的香气，他看着格外苍白的姑娘低着的脖颈，没有打招呼。可怜的小家伙。鸟走进眩目的阳光下，一会就热汗淋漓了。他像个逃亡者似的朝停放火见子汽车的百货店停车场跑去。那一刻，在街上跑着的男人只有鸟一个人。

十一

星期天，鸟一睁开眼睛，他的周围已充满了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风从卧室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和阳光一起朝客厅里旋去。从客厅里传来除尘器发出的嗡嗡声响。已经习惯了房间昏暗光线的鸟在明亮之中，忽然为自己毯子下面的身体感到害羞。鸟趁火见子还没有进卧室来嘲笑他的赤身裸体，立刻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匆匆地穿上裤子和衬衣进了客厅。“早上好，鸟。”头上带着头巾的火见子拽着吸尘器，那样子就像用棒子压着一个四处转动的老鼠，她转过身子，脸上泛着红潮，天真快活地说道：“我公爹来了，鸟。我扫除这功夫，你先去那儿打个招呼。”

“那么，我走吧。”

“为什么要逃呢？鸟。”火见子厉声地反驳道。

“我在这儿仿佛过着逃亡者的生活。在隐藏之处将我介绍给一个陌生人，总觉得很奇妙。”

“我公爹知道我时常留男朋友住的，而且，他对这事儿并不很介意的。只是，如果男朋友中的一个，一大早就慌慌张张地逃跑的话，反而会使他疑惑。”火见子表情僵硬不满地说。“OK，那我刮一下胡子吧。”鸟说完返回到卧室。

鸟对火见子的不满感到惊讶。鸟自从到火见子家来后，总是固执地以自我为中心来行动，感觉火见子也只是他自己意识世界的一个细胞存在。我为什么毫无理由地确定自己有那样绝对的权利呢？我成了个人不幸的蚕蛹，眼中只看到不幸的蚕蛹的内心活动，连蚕蛹自身的特权都没有怀疑……

鸟剃完了胡须，扫了一眼蒙上一层水汽的镜子中那个不幸的蚕蛹那苍白而又认真的面孔。鸟发现自己的脸缩小了。让人觉得似乎并不是单单瘦了点的缘故。

“我突然插进你家，居然这样专横，还没有觉得那是不自然的。”鸟走进客厅对火见子说。

“你道歉吗？”火见子完全恢复了柔和的表情，嘲笑着鸟说。

“想一想，我在你的床上睡，吃你做的饭，并没有任何拘束你的正当理由，在你家我的心情无拘无束相当舒畅。”“你要走？鸟。”火见子不安地说。

鸟注视着火见子，一种有如宿命感的东西使他震惊。如此和自己能合得来的外人，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再遇到吧。鸟品尝到一种依恋的痛苦。

“你即使最终要离开的话，现在不还没有走吗，鸟。”鸟返回卧室仰面躺在床上，两手掌交叉在一起托着后脑勺，闭上了眼睛。他从心里感谢火见子。

不一会儿，鸟和火见子还有火见子的公爹就围坐在干净的客厅桌子前，聊起了非洲新兴国家领导者的谣传和斯瓦希里语的语法等话题。火见子还把卧室墙上的地图摘下来，摊在桌子上给公爹看。

“和火见子一起去非洲看看不是挺好吗。把这个房子和地卖了，费用就出来了。”火见子的公爹说。

“是啊，这主意不错吗。”火见子试探着望着鸟说：“去非洲旅行这段时间里，还可以忘掉婴儿的不幸，鸟。我也可以忘掉自杀了的丈夫啊。”

“是啊，是啊，那太应该了。”火见子的公爹极力怂恿说：“你们两人一起去非洲吧。”

鸟被这一提案强烈地撼动了，显得有点窝囊和狼狈，喘出一口不安的叹息说：那不行，那怎么能行呢。”

“为什么不行？”火见子挑战似地问。

“在非洲会自然地忘掉婴儿的衰弱死，那话有点太过份了吧。我做不到。”鸟面红耳赤地结结巴巴地说。

“鸟真是个道德严肃的青年呀。”火见子嘲弄地说。鸟的脸越来越红了，脸上浮现出责备火见子的表情。实际上他内心是这样想的。火见子的公爹这么说不不是基于道德的目的，而是为了把火见子从自杀的丈夫的幻影中救出来，而让我和她一起去非洲旅行吧？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像被热水浇注的固体的汤料似的融化了吧。我就会在这甜蜜的欺骗性旅行中兴冲冲地解放了自己吧。鸟惧怕火见子公爹的话，同时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突然，鸟在

火见子的眼里明显地看到了醒悟的光亮。

“再过一个星期，鸟就要回到夫人那儿去了。”火见子说。“是吗，真对不起。”火见子的公爹说：“不过，瞧火见子那么生气勃勃的样子，自打我儿子死后还是第一次，所以才想起了这事，您别生气啊。”

鸟用怀疑的目光望着火见子的公爹，他的脑袋很短，几乎完全秃顶了。后脑勺晒黑了的皮肤一直延续到肩膀，几乎分不出哪是脑袋哪是脖子，在那让人想到海驴的脑袋上，一对微暗混浊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火见子的公爹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鸟没有找到一点点可把握的线索。鸟沉默而警惕地暧昧微笑着，忍着看不透的羞耻和失望感，从胸部到嗓子堵的喘不过气来。

子夜时分，在暑热蒸腾的黑暗里，鸟和火见子，非常懒隋地以相互都不沉重的姿势，持续性交一小时。像交尾作爱的野兽，他们一直沉默无声。最初间隔短暂，随后经过一段酝酿，火见子飞跃到性快感的高潮。每当这时刻，鸟就会忆起一个暮色苍茫时分，在外地城市的一所小学校操场上，操纵装着汽油引擎的模型飞机飞行时的感情。以鸟的身体为轴心，火见子在她性欲高潮的天空划着圆弧，像不胜引擎重负的模型飞机似的痛苦地飞翔着，一边浑身颤抖发出低低的叫声。然后，火见子再次降落在鸟站立的操场上，重返那种静默而坚忍的重复运动时间。鸟们的性交已经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的静谧而有秩序的感觉里，鸟觉得自己和火见子的性交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对于鸟来说，火见子的性器官单纯而实在，没有隐藏一点儿恐怖的胚芽。这不是“完全不知其究竟的东西”，而仿佛是用柔软的合成树脂制成的衣袋似的单纯的物件。这里应该没有妖怪一类的东西突然追来，鸟心里踏踏实实。这或许是因为火见子把他们的性交限定在彻底追求赤裸的性享乐吧。鸟想起了自己和妻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性交。结婚以后，过了这么多年，直到现在，鸟夫妇在性交的时候，仍不断被忧郁的情绪纠缠着。鸟用笨拙的手脚触摸像极力克服厌恶心理，硬硬地蜷在那里的妻子的身体时，她总感到像被殴打了一样，因而总是怒气冲冲地想对鸟回敬几拳。结局自然是陷入小小的口角，性交中止，然后或者就这样让稍稍燃起的欲望触角断断续续地纠缠到深夜，或者最终像接受慈善恩赐似的凄凉地草草收兵。鸟把改变夫妇性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妻子这次生产以后……

火见子在性欲高潮的上空盘旋，像挤牛奶似的反复压迫鸟的生殖器，而鸟则任意选择火见子的某一次高潮，和自己的高潮重合，使自己达到了高潮。但因为鸟畏惧性交后的长夜，高潮过后，不久又重开战阵。鸟就这样，在平稳地达到高潮的途中，进入最为甜美的梦乡。

火见子从高潮的上空缓慢下降，尔后，又像与地面上的气流相遇的风筝，突然逆转，直直地冲向高空。已经醒了但有意抑制自己的鸟，听到不远的黑暗处响起了电话的铃声。鸟想起身去接，后背却被火见子光滑的胳膊紧紧搂住了。“鸟，好了。”一分钟后，火见子松开了胳膊。

鸟匆忙地调整了一下呼吸，快步跳进客厅，抓起电话。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想找在大学附属医院的特儿室住院婴儿的父亲。鸟紧张的应答了一声，声音像蚊子般的细小。打来电话的是实习学生，传达了鸟孩子的担当医生的话。“这么晚打电话真对不起，因为这里也忙到现在。”电话里传来遥远的声音。“明天上午十一点请到脑外科教授房间来一趟，副院长室。照理说，应该由大夫直接给你打电话，可他太疲劳了，真对不起。这么晚，杂事太多。”

鸟深深地呼了口气，他想婴儿死了，也许脑外科要解剖吧。

“知道了。我直接去副院长室，谢谢！”

婴儿死了。放下了话筒，鸟再次想到。之所以说担当的医师精疲力尽一直工作到很晚，大概就是说死神怎样降临在婴儿身上吧。鸟的舌头涌上来胃液的苦味。眼前黑暗之中，巨大的令人恐惧的东西在敌视着鸟。鸟就像一个掉进了爬满蝎子的洞窟里的动物标本采集家，浑身哆嗦着蹑手蹑脚地回到床上。那里是安全的窝，鸟默不作声，身体发出轻微的颤抖，然后，鸟像往洞穴深处钻似地钻进火见子的怀里，因性急而失败了多次不能勃起的鸟，在火见子手指的导引下，终于安定下来。鸟的忙碌马上使两人的快感都进入了高潮。突然，鸟拙笨地蹦跳着，就象手淫似的孤独地射精了。鸟感到胸腔内一阵激烈的抽动。他横卧在火见子身边，没有脉搏，他相信自己最终肯定会死于心脏麻痺。

“干了很坏的事呢。”火见子透过黑暗疑惧地注视着鸟，说，像是责备，其实更像的叹息。

“嗯，是我不好。”

“孩子怎么样，鸟？”

“这么晚才来电话，好像是因为他们忙到现在。”鸟被新的畏惧摄住了似的说。

“副院长室怎么回事？”

“明天早晨让到那儿去。”

“用威士忌吃两片安眠药睡觉吧，没必要再等电话了。”火见子无限温柔地说道。

火见子扭开床头的台灯去了厨房。鸟像是怕刺眼睛似地双目紧闭，两只手掌交叉着遮盖着眼睛，茫然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像尖锐的果核似的东西在里面盘旋，衰弱而死的婴儿为什么折腾医生到这么晚呢？可是，很快鸟们就被突然激起恐怖念头吓得后退了。鸟微微睁开眼，从火见子手里接过小半杯的威士忌和远远超过规定量的药片，一口气喝了下去，呛得他直咳嗽。之后，他又闭上了眼睛。

“你把我的那份也喝了？”火见子说。

“啊，对不起。”鸟连连道歉，脸上浮现着愚蠢的表情。“哎，鸟。”躺在鸟身旁的火见子说。不管怎么说，俩人之间好像多少保留了点礼节上的距离。

“嗯？”

“威士忌和安眠药开始起作用之前，我给你讲段非洲小说里的笑话。鸟，你读那本小说里强盗幽鬼一章了吗？”

鸟在黑暗中摇了摇头。

“有一个人怀了孕，强盗幽鬼，就是那帮街上的幽鬼们，在伙伴中选了一个派到那女人家。被派去的那个幽鬼夜晚把真的胎儿赶了出去，他自己钻到了子宫里，到了出产那天，幽鬼就变成善良的胎儿出生了。”

鸟一声不响地听着。那婴儿不久就得了病，为了治病母亲献了贡品，幽鬼就悄悄地把她们关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婴儿的病是决不会治好的。不久死亡的婴儿被埋葬的时候，幽鬼又变回原来的模样，从墓地逃掉回到那个从秘密的地方往外运财产的强盗幽鬼的街上去了。

“幽鬼变的婴儿，为了独占母爱，让母亲毫不吝惜地献出贡品，所以生出来的都是相当漂亮的婴儿呀。非洲人是为了让这样的婴儿死掉才生出好的婴儿，那是幽鬼的婴儿，是非常美丽的，鸟能想象得出吗？”

我让妻子听听这话吧，鸟想着，妻子大概很难把我们夫妇简单地为了生而生出的婴儿想成是美丽的婴儿吧。我也许还要渐渐地修正自己的记忆吧。那一定是这一生最大的欺骗吧。

我那奇怪的孩子不用修正丑陋的双脑就死掉了。他是经过死后那无限的时间的奇怪的双头婴儿。如果把那无限的时间规整为秩序的巨大存在的话，他的眼里就可以看到双头的婴儿和他的父亲吧。鸟像要呕吐似的难受了好半天，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一下子坠落下去似地进入了梦乡。在任何光亮也照射不进来的密封的闷罐里睡去。即使如此，鸟在意识最后反射的光亮之中，听到他的守护神轻微地说“干了很坏的事呢，鸟。”鸟的脑袋上像吊了个称砣似的向后仰着，举着两手用手指拇指擦着耳后，胳膊肘猛地撞在火见子的嘴唇上。火见子疼得流下眼泪，一面透过黑暗，望着鸟不自然地蜷缩的痛苦睡态。火见子怀疑鸟误解了病院打来的电话，婴儿并没有死，而是用定量的奶粉恢复过来了吧，让鸟去医院是不是要和他商量给婴儿做手术的事呢？火见子感到睡在身边的这位男朋友，像关在牢笼里的大猩猩蜷着身体，喘气里飘出火辣辣的威士忌的气息。可是，现在这段睡眠大概是明天骚乱前的短暂的休息吧。火见子从床上下来，她把鸟的胳膊和脚摊开，让他能舒服地伸张身体好好地睡上一觉。鸟就像中了魔法似的沉沉地睡去。然后，火见子用希腊的圣人之风把床单裹在身上去了客厅。她准备直到天亮都望着那张非洲地图。

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误解，像是受了无情嘲弄似的，愤怒的脸涨得通红。他进了脑外科的副院长室。里面包括担当婴儿主治医师和好几位年轻的医生们，围着威严的一位壮年教授正等着他到来。鸟发觉自己误解了，脸涨得通红，茫然不知所措。然后，鸟在一把被一圈医生们围住的黄色皮椅子上坐下来。鸟觉得自己的样子就像企图从监狱里逃走而失败又被带进看守所的犯人。这些看守们共同商量好了，从高高的了望塔上颇有兴致地观望鸟的逃走和失败。昨天晚上电话的说法那么暧昧，不是设了秘密的圈套了吗？

鸟沉默着。

“这位是新生儿的父亲。”小儿科的医生介绍说。于是他害羞地笑了笑，退到旁听人的坐位上。大概脑外科教授在巡诊的时候，曾查问婴儿的营养状况，而那位年轻的医生背叛了鸟吧。鸟这样想着，便用仇恨的目光狠狠地盯着小儿科医生。

“昨天和今天看了你的婴儿，再增长一点体力就能手术了。”脑外科教授说。

这样的话，我不能不对抗，不能不和这帮家伙战斗，从那个奇怪的婴儿的纠缠中自我防卫，鸟给自己陷入恐慌的脑袋发出了号令。鸟从发觉自己轻易的误解的瞬间开始逃走，一边逃走，一边不时地回顾着自我防御，此外什么也不想。我必须拒绝手术，如果不那样的话，我的世界就被奇怪的婴儿占领了。“如果动手术的话，有正常成长的可能吗？”鸟心不在焉地问道。

“目前还说不准。”副院长直率地答道。

鸟真想说我也不是滴水不漏那种人，他眼光凶狠地望着。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烈焰闪闪的火圈。鸟宛如马戏团的老虎在寻找跳火圈的时机。

“正常成长的可能和与之相反的可能性，哪一种更强一些呢？”

“不手术的话，正确的结论谈不上。”

于是，鸟脸不再发红，他已从羞耻感觉的火圈中跳出来了。

“我想拒绝手术。”

那一瞬间，好像所有的医生都望着鸟，咽了一口气。鸟感到自己已经能大声地说出不管多么厚颜无耻的话了。不过还好，鸟没有行使那无耻的自由。脑外科教授很快地就充分理解了。

“这么说，你要把婴儿带走？”教授明显地生气了，焦躁地问。

“带走。”鸟也快速地应道。

“那就请吧！”鸟在病院遇到的唯一一个他认为最有魅力的医生说。他的语气中流露出对鸟的厌恶。

鸟和围坐在一圈的医生们同时站了起来。就像比赛结束了一般。鸟想我从怪胎婴儿的自我防卫结束了。

“你真的把婴儿带走吗？”鸟走到走廊上时，小儿科的医生走到鸟的身旁踌躇了一下问道。

“今天下午我来取。”鸟说。

“出院的时候别忘了带婴儿服来。”医生说完就把视线从鸟脸上移向别处。

鸟快步地朝病院前火见子停车的广场走去。那天在阴沉的天空下，鲜红的小汽车和带着太阳镜的火见子也都褪了色，显得丑陋不堪。鸟快步跑了过去，歪着头气喘喘地解释道。

“弄错了，都成笑话了。”

“我想大概不会像你预想的那样吧。”

“为什么？”鸟厉声地问。

“没什么理由，鸟。”火见子怯怯地说。

“我决定把孩子带回来。”

“带到夫人所在的病院去，还是你家？”

鸟突然又陷入了沉重的困惑。鸟发现自己只是在医生们要给婴儿手术，也就是不容分说地让他在后半生承担起头上有个窟窿的婴儿时贸然反抗了一下，那以后的计划连想都没有想。他妻子所在的病院不会再接受这个甩出去的累赘吧。假使鸟在他卧室也继续那直到昨天在医院的特儿室还采用的危险的食疗法，饥饿的双头婴儿的哭叫，一定会引起他所在的街上几百条狗的吠叫。最后婴儿衰弱死去，哪个医生能给写死亡诊断书呢。鸟的脑海里描画出杀死婴儿而被捕的自己和报道那一事件的讨厌的新闻报道。

“是的，我能把婴儿运哪儿去呢。”鸟吐了一口酸气，少气无力地说。

“如果你什么计划也没有的话，鸟。”

“怎么？”

“我想交给我的一个医生的朋友怎么样？鸟，他可以帮助想拒绝婴儿的人，本来，我就是人工流产时认识他的。”鸟又一次品尝到被怪物婴儿击溃的军团里一个弱兵由恐怖而埋头自身防御的感情。鸟脸色苍白，又钻跳过去一个火圈。

“如果那个医生能接受的话，就那么办吧。”

“拜托给他，只有这样才能不弄脏我们的手而杀死婴儿呢，鸟。”火见子用异常缓慢的语调说。

“不是我们的手，而是弄脏我的手。”鸟说。于是，鸟想至少现在我从欺骗之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了。不过，他却高兴不起来，而只是感到朝忧郁的地上监牢降了一个台阶。

“还是我们的手哇，鸟”火见子说。

“换一下好吗，我来开。”

鸟觉察到火见子说话过于缓慢是由于她太紧张。鸟从车前面绕过去坐到驾驶坐席上。鸟从车内反光镜上看到火见子苍白的脸，嘴唇周围像是喷出白粉似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自己的脸肯定也像她那样寒碜吧。鸟想往车外吐口唾沫，可是口腔里干得只发出干咳声。鸟像火见子一样粗暴地把车开了出去。

“我说的那个医生，鸟，就是你最初上我家的那个晚上，你说有一个鸡蛋脑袋的中年男人喊我，就是那个朋友。鸟，你还记得吗？”

“记得。”鸟边说边想这种类型的人最好一辈子不跟他来往。

“我给他打个电话商量一下，然后准备一下去接婴儿的东西，鸟。”

“小儿科的医生说不要忘了带婴儿穿的衣物。”

“到你家取不就行了吗。放在哪了，你知道吧？鸟。”“那不太好办。”鸟的眼前又鲜明生动地浮现出了怀孕的妻子每天热心地准备出产用的婴儿物品的情景。他感到婴儿那白色的小床，乳白色的厚光纸地镶着苹果形状的把手的婴儿衣物柜等都在拒绝他。“我无法从那里给孩子选衣物。”“是啊。如果知道你是怀着这个目的取婴儿服的话，夫人是不会允许的。”

鸟想事情会是那样的。可是，即使不从家里拿那些衣物的话，只要妻子知道了从这个病院把婴儿转到别的病院，因而致死的话，也不会原谅我吧。而且既然事情已发展到这地步，对我来说在暧昧的怀疑之中，把妻子揉成团塞入糊里糊涂之中的结婚生活就该结束了，我忍受这内心欺骗的痛痒，不管怎样恶战苦斗，那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鸟还咀嚼着欺骗的糖块下隐藏着的痛苦的真实。

鸟们的汽车来到宽阔的十字路口，被信号挡住了。

这是环绕着这个大都市的巨大的环行线之一。鸟忙碌地环视着他应该拐弯的方向。天空乌云密布，裹挟着雨气的风不停地吹着街树上沾满尘埃的树梢。信号变成了绿信号，在阴云的天空显得特别清晰，鸟觉得就像被它吸引住了似的。鸟和那些在自己一生中一次也没有杀害他人意识的人们同样被信号所保护着，他对此有点不舒服感。

“你去哪儿打电话？”鸟像个逃犯似地问。

“到最近的食物店打电话吧，然后，顺便买点香肠什么的，必须吃点东西。”

“行。”鸟发现食欲或胃都有点讨厌的抵抗感。他直截了当地问“不过，你的朋友能接受吗？”

“那人长着鸡蛋型的脑袋，看上去挺善良，可是干的坏事不少，比如……”火见子没说完就不自然地沉默起来，隐约可见她的舌尖舔着干燥的嘴唇。鸟想那个家伙一定是干过令火见子难以启口的残忍的事，又恶心了，实际上还不是吃香肠午饭的时候。

“打完电话，买香肠之前还是给婴儿买衣物吧，还有婴儿篮。去百货店买的话还是快吧。我不想去卖婴儿用品的地方。”鸟说。

“我去买吧，鸟，你在车里等着就行了。”

“妻子刚怀孕时一块去那买过东西，可那块儿尽是孕妇、婴儿，有一种野兽的气氛。”

鸟瞥了一眼火见子渐渐失去血色的脸，她也感到恶心了吧。鸟和火见

子两人都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地并排坐在车里，车在公路上疾驰。过了一会，鸟突然自我嘲弄地说。

“孩子死了，妻子恢复以后，大概我们就得离婚了。补习学校也把我解雇了，只有那样，我才能称作是自由的男人了。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不过却高兴不起来。”

强风从鸟这边朝火见子那个方向吹，火见子必须顶着风大声地喊。“鸟。”她叫道：“你如果成了自由的男人，那就像我公爹提议的那样，把房子和地卖了，一块去非洲怎么样？”现在，在眼前就有个非洲！鸟想，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只是荒凉的唤不起热情的非洲。在他内心非洲如此黯然失色，是打他对非洲怀着最初热情的少年时代以来的第一次。

寂寞地伫立在灰色的撒哈拉沙漠的那个自由的男人，他在东经一百四十度的蜻蜓型的岛上杀死婴儿逃亡到这里。他在整个非洲转来转去，就像一匹野猪捉不住一匹愚蠢的地鼠，茫然地站在撒哈拉大沙漠上发呆。

“非洲啊。”鸟无动于衷地说。

“你现在就像缩在壳里的蜗牛，只是沉思，鸟。当你的双脚踏上非洲土地的那一瞬间，你的热情就会恢复。”火见子说。

鸟忧郁地沉默不语。

“我对你的非洲地图很入迷。鸟，我和离婚后成了自由男子汉的鸟一起到非洲去，就用那个地图来找路。我昨天，你睡着以后，我一直在看那个非洲地图，都有点感冒了。鸟，我需要你，需要自由男子汉的鸟。我说弄脏了我们的手时，你说不是我们的手，可是，还是我们的手啊。鸟，我们两人去非洲吧？”

鸟好像吐出一口苦涩的痰似地说：“如果你希望那样的话。”

“我和你的关系，开始不过是单纯的性的结合，我不过是在你被不安和耻辱感痛苦折磨的那段时间的性的应急措施。然后，昨天晚上我对去非洲旅行的热情忽然高涨起来。现在，我们以非洲的实用地图为媒介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了。鸟。我们已经从单纯的性交往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一直寄望于此，现在真的感觉到了热情。鸟，我把你介绍给那位医生朋友，自己的手也弄脏了，就是这么回事。鸟。”

赛车的低矮的挡风玻璃，好像一下子都裂开了，雾粒般大小的浓郁的白色雨滴随风猛烈地刮进来。同时，鸟和火见子的额头和眼睛都感到了雨滴。就像意想不到的黄昏到来一般。

四周变得昏暗，凶猛可怕的旅风刮了起来。

“这车能不能装个车篷？不然的话，婴儿就要淋湿了。”鸟像个忧郁的白痴似的说。

十二

鸟支完小汽车顶部的黑色敞篷时，从厨房的窗口飘出的大蒜和香肠烧焦的气味，宛如受惊的鸡被胡同里转来转去的阵风吹散了。这是用牛油炒切得薄薄的蒜片，香肠炒好后放里边，再加上水一起蒸，是鸟跟戴尔契夫学的

一道菜。鸟想着戴尔契夫的事。戴尔契夫已经被迫离开了那位皮肤苍白的小姑娘，被带回公使馆了吧。或许在小死胡同里和他的情人的巢里拼命地抵抗着吧？他的那位情人用不仅戴尔契夫不懂，就连来抓戴尔契夫的公使馆员也难以理解的日语哭喊着。不过，最终戴尔契夫和他那位情人也都得断念吧。

鸟望着支起了黑敞篷的小汽车。鲜红的车体上装着黑色的敞篷。小汽车就像伤口撒裂开的肉和周围的疮痍。鸟感到有点说不出的恶心。天空黑沉沉地阴云密布，空气湿漉漉的充满了水气，风也刮个不停，雨下了一阵，又像雾似地充满了空间，马上又随着疾风不知飘洒到哪个远方去了。过了一会儿，想不到那雨又随风飘了回来。鸟看到一棵房子之间的郁郁葱葱的繁茂的大树，阴沉沉的阵雨把它洗得碧绿。那绿色和在环线公路的十字路口看到的信号一样，使鸟着迷。鸟呆然若失地想，我在临死的床上或许也能看到如此鲜艳夺目的绿色吧。鸟觉得现在要送到那个可疑坠胎医那儿杀掉的，仿佛不是他的孩子，而是他自己。鸟折回到门口，把放在那儿的婴儿的小摇篮和内衣、袜子毛衣、毛裤还有帽了装在一起，塞到汽车座席后的空挡里。那些都是火见子花了不少时间挑选买来的。鸟等了足有一个小时，甚至令他担心火见子是不是逃掉了。火见子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挑选马上就要死了的婴儿衣物呢？女人的感受性常常是不可思议的。

“鸟，饭做好了。”从卧室的窗口传来火见子的喊声。鸟进来时，火见子正站在厨房吃香肠。鸟瞧了一眼炒锅，扑面而来的蒜味将他击退，不由地缩回手指，朝惊讶地望着他的火见子微微地摇了摇头。火见子用水杯漱了漱那热心地咀嚼，被融化的牛油濡湿的舌头，呼出蒜味的气息说。

“没有食欲的话，先洗洗淋浴怎么样？”

“先洗吧。”满身灰汗的鸟轻声地说。

鸟缩着肩恭恭敬敬地洗着身体。以往他每次用温水冲洗脑袋时总感到性欲越来越强烈，现在却只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心悸亢进。鸟在淋浴的温雨下，有意识地紧紧地闭上眼睛，仰着头，用两手掌的拇指根擦着耳后。一会儿，火见子头上戴着象西瓜花纹的塑料帽匆匆忙忙地钻到了鸟的身边，象是挠身子似地洗了起来。鸟中止了游戏从浴室里出来。鸟用浴巾擦身子时，听到胡同里传来东西落到地面的沉重声音。鸟走到卧室隔着窗户望下看，看见他们鲜红的汽车像要沉没的船似的倾斜着。前面右车轮不见了！鸟顾不得好好擦擦后背，穿上裤子和衬衫出去看车。有人朝胡同口那跑去，一闪就不见了。鸟没想去追，检查被破坏的车，卸下的车轮踪影全无。由于倾斜落到地面那侧的前照灯受了冲击已经坏了，那家伙可能是用起重器把车抬起来，卸掉车轮后站在汽车挡泥板上，猛地车一倾斜，车灯损坏了。现在起重器像断了的手腕似地倒在车低下。鸟招呼还在洗淋浴的火见子：“车轮被偷走了。前照灯也撞坏了。真是奇怪的小偷。如果有备用车轮的话还好。

“车后面放东西的尾箱里面有。”

“可是，这车轮是谁偷走的呢？”

“我朋友中不是有个像小孩子似的人吗？鸟，是他捣的鬼。一定抱着车轮藏到附近哪块儿了，然后注视着我们。”火见子若无其事地大声应道。“我们要是摆出一幅毫不在乎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出发的话，那小子就会在躲藏的地方委屈地哭起来了。就这么办吧。”

“说的是，如果车没被搞坏的话，不管怎么说，先把备用车轮换上吧。”鸟说。

鸟两手沾满了油泥把车轮换上了。干这活的时候，他比淋浴前出的汗还多。之后，鸟小心翼翼地发动起发动机，似乎没有特别异常。鸟想，即使晚了一些，到黄昏之前一切都会结束吧，前照灯没必要换了。鸟想再冲一次淋浴，可是火见子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他焦躁不安的感情，已经再也找不到一点点时间的余暇。鸟们出发了。他们的车离开胡同时，有谁从后面扔来一块小瓦片。

到了病院，火见子把车停了下来，鸟在车里就恳请她说：“你也来吧。”

于是鸟拎着婴儿篮，火见子抱着婴儿的衣物等，急匆匆地穿过长长的走廊朝特儿室走去。

今天他们和来来往往的入院患者，都让人感到紧张，感到疏远。那是随着狂风吹来的，被追赶的，突然又远去了的雨和远方沉闷的雷鸣的影响。鸟抱着婴儿篮，边走边翻来复去地想着如何和护士开口说让婴儿退院而又无可非议的话，越来越感到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可是当他进特儿室时，护士们已经知道他要把婴儿领走了，鸟放心了。鸟保持着不愿搭理人的僵硬的表情，垂下眼睛，只办必要的事务上的手续，最小限度地回答几句，尽量不给那些好奇心旺盛的护士们提问的机会，像为什么不手术就给婴儿领走啦，打算把他领到哪儿去啦？

“请把这个卡片送到事务室去交款就可以了，去那儿之前我先叫一下担当的医生。”护士说。

鸟接过了令人淫乱迷思的粉红色的大卡片。

“婴儿的衣物什么的都带来了。”

“当然需要。请拿这儿来。”护士直到刚才还一直暧昧地隐藏着的尖锐责难开始流露出来，她毫无善意的眼睛瞪着鸟。鸟把所有的衣物都递给了护士，护士逐一点检，只把帽子挑出来，还给鸟。鸟狼狈地把帽子团成团儿塞到裤兜里。鸟埋怨地回过头望着站在身后什么都没有察觉到的火见子。“怎么了？”火见子问。

“没什么。”鸟回答。“我去一趟事务室。”

“我也去。”火见子怕一个人被撇在那儿，急忙说。鸟和火见子在特儿室里和护士交涉着，一边扭着身子不让玻璃窗对面的婴儿们进入视线之内。

事务室窗口的年轻女护士接过粉红色的卡片，又催鸟把印章给她后说：“是退院吧，祝贺你。”

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点了点头。

“孩子叫什么名字？”女护士接着问。

“还没有起呢。”

“现在只是填上了婴儿是你的孩子，为整理方便，如果能告诉我们婴儿的名字，那可太感谢了。”

他在妻子的病房里考虑名字时也曾深深地陷入困惑。鸟想，那个怪物还要给他起个人的名字，恐怕从起名那一瞬间开始，那家伙就会提出了更有人味，更有了正常的人的主张吧。

不管是不起名的死和起名后的死，对我来说，那家伙存在本身就是错的。

“说起名，先暂时起个假名也可以。”那女护士愉快的语调里悄悄地流露出性格固执的一面。

“起个名字有什么不好的？鸟。”火见子有些焦躁地插嘴道。

“就叫菊比古吧。”鸟想起妻子的话，说明是哪几个汉字。结算完了，事务室的女护士给鸟还回了大部分的保证金。他的孩子在病院这段期间，每顿只给吃点稀薄的奶粉和白糖水，连抗菌素也尽量控制使用，此外就没什么了，因而费用也少花了不少。鸟们返回了特儿室。

“这钱本来是从准备去非洲旅行积攒的钱里提取出来的。那钱，现在在决定了杀死婴儿和你一起去非洲旅行时，又返回口袋。”鸟觉得头脑里乱成一团麻，也不知自己想说什么。

“那样的话，就真的上非洲去花吧。”火见子漫不经心地说。

“喂，鸟。你起的这个菊比古的名，我就知道一个也是这几个字，叫菊比古的同性恋酒吧。那儿的老板的名字就叫菊比古。”

“他多大年龄？”

“那种人实际的年龄很难知道，大概比鸟年轻四、五岁吧。”

“那一定是在县城时认识的男子，他被美国占领军负责文化情报的一个人当成同性恋的情人，结果就跑到东京去了。”

“真是偶然，鸟。那么，过后我们去那儿吧。”

过后，就是到那个令人可疑的坠胎医那儿把婴儿处理后，鸟想。于是，鸟又想起了在县城时自己抛弃一个少年友人的那个深夜的事。我现在又把把这个要扔掉的婴儿起了个和被遗弃的少年相同的名字。结果，起名字这事就被可疑的圈套包围了。鸟突然想返回去把名字改过来，一会儿那念头又被无力的毒所腐蚀掉了。鸟有点自暴自弃地说：“今天晚上去同性恋酒吧‘菊比古’喝酒，喝上个通宵。”

在特儿室，已经从玻璃隔板那边抱过来的鸟的婴儿——菊比古穿着火见子选的暄软的衣服，躺在婴儿篮里。鸟感到看着睡篮里的婴儿的火见子受到了冲击。婴儿长大了一圈，睁开了斜视的眼睛，很像是褐色的皮肤上刻的一道深深的皱纹，而且脑袋上的瘤子好像越发发育起来了，它比脸色还好，发出红亮的光泽。刚睁开眼睛这会儿，婴儿就像那南画上的老寿星，不过实在还缺点儿人的印象。那大概是因为比起脑袋上的瘤来，额头显得过于窄小。婴儿频频地微微挥动着握得坚硬的小拳头，好像要从小篮里逃出去。

“不像鸟啊。”火见子兴奋地用难听的声音嘀咕着。“他谁也不像，本来就不像人吗。”鸟说。

“哪有那事啊。”小儿科的医生声音微弱地责备鸟说。鸟往玻璃隔板的对面望了一眼。

婴儿床上的那些婴儿们一下子都活动了起来。鸟怀疑他们是不在那议论着被领走的伙伴的事呢。婴儿们好像都一样地兴奋了。在保育器里的那个几乎可以装到衣服口袋里的瘦小的眯着冥想的眼睛的婴儿怎么办呢？为那没有肝藏的婴儿奋战穿着茶色的灯笼裤，扎着宽大的皮带的父亲会来这儿争辩吗？

“事务室那边的手续都办完了吗？”护士问道。

“嗯，都办完了。”

“那么，就请自便吧！”护士说。

“不再重新考虑一下吗？”小儿科的医生好像在钻牛角尖。“不想重新考虑了。”鸟坚定地回答：“您费心了。”

“哪里，我什么也没做呀！”医生谢绝了鸟的感谢。“那么，再见了。”

“再见，请多保重。”医生眼圈发黑，好像是对自己刚才的发出的大声有

些后悔，也和鸟一样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鸟和火见子抱着婴儿篮出了特儿室，无所事事伫立在走廊上的患者们都朝婴儿这儿望来。鸟用可怕的眼光瞪着他们，支开两只胳膊护着婴儿篮，咚咚地走着。火见子小跑似地追着他。被鸟的气势汹汹镇得目瞪口呆的入院患者们觉得有点奇怪，但看到了他抱着的婴儿便都微笑着闪身躲开了。“那个医生或护士也许会报告警察的，鸟。”火见子边回头望着边说。

“不会报告吧。”鸟声音粗暴地说。“那帮家伙给婴儿喝稀释的奶粉和白糖水，也是想让婴儿衰弱死。”

来到主楼的正面大门，鸟就感到从聚集在那儿的外来患者们的庞大的好奇心下，用自己的两只胳膊护着婴儿，实在是难以办到的。鸟就像抱着橄榄球，只身朝着敌方成员排得整整齐齐的终点线冲去的运动员一样。他犹豫一下，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把我裤兜里的帽子掏出来，给他盖在脑后好吗？”

鸟看见火见子按他说的取出帽子盖在婴儿头上时，胳膊直发抖。然后，鸟和火见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从那些脸上挂着勉强的微笑靠近他们的患者中突围出去。

“可爱的婴儿，像天使似的！”一个中年妇女象唱歌似地说。鸟有一种被轻蔑的感觉，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是低着头脚步不停地一口气从那儿穿了过去。

病院前的广场上，正下着不知是第几场的倾盆大雨。火见子的汽车像水鳖似的在雨中疾速地退到了抱着婴儿篮的鸟的跟前。鸟先把婴儿篮递给车里的火见子，然后自己也钻进车去，把婴儿篮接过来放到膝盖上，为了使它安定，鸟就像埃及王的石像，必须保持上身的垂直。

“行吗？鸟。”

“嗯，行。”鸟说。

小汽车宛如在竞技场上出发一般，猛地往上一窜，鸟的耳朵撞在车顶篷的支柱上，他屏息忍住疼痛。

“现在几点了？鸟。”

鸟用右手扶着婴儿篮，看了一下手表，表针指着无聊的时间，已经停了。

这几天来，鸟只是习惯性地戴上手表，却一次也没有看时间，不必说他既没有给表上弦，也没有调整时间。鸟生活在那帮没被奇怪的婴儿纠缠，过着平稳的日常生活的家伙的时间圈外。几天来，他总有一种生存着的感觉。而且，现在鸟也没有复归到他们的时间圈里。

“手表已经停了。”鸟说。

火见子打开汽车里的收音机，正是新闻节目时间，男播音员在讲莫斯科又开始核试验后的反响。日本原子弹氢弹协会声明支持苏联核试验的宗旨。不过，其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动向，下一次的原子弹、氢弹禁止世界大会可能会陷入混乱。对原氢爆协会的声明怀有疑问的广岛被爆者的录音也插了进来。究竟有所谓的纯洁的核武器那种东西吗？苏联人即使在西伯利亚进行核试验，难道能说是对人畜都无害的吗？火见子又调到另一个台，正播放着大众音乐。探戈舞曲，本来在鸟听来，所有的探戈舞曲都是一个调子。那曲子响了好久，终于被火见子闭掉了。鸟们没能与时间相遇。

“鸟，原氢协会屈服了苏联的核试验哪。”火见子实际上并没有对此感兴

趣的语气说。

“好像是那样。”鸟说。

在他人的共通的世界里，只有一般人的时间在进行着，世界中的人们感到同样的坏命运正在逐渐成形。不过，鸟只管支配他个人的命运的怪物婴儿的小睡篮。

“哎，鸟。在这个世界上，和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与从核武器生产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益处的人们不同，有没有纯粹是希望打一场核战争那样的人呢？大多数的人没什么特殊的原由，但相信这个地球的存续，而且也希望如此，可那些黑心肠的人们，同样也没有原由，却相信人类灭亡，并且寄希望会那样。象老鼠那么小的叫做莱米科的北欧产的小动物，时常集团自杀，可是在这个地球上也有像莱米科的人们吧，鸟。”

“你是说怀着黑心肠的莱米科似的人吗？那正是联合国必须尽快拟定逮捕对策的。”鸟接过话碴儿。

然而，他自己不想加入去抓那些黑心肠的莱米科似的人们的十字军。不如说，鸟感到具有那黑心肠的莱米科似的存在掠过自己的内心。

“真热啊，鸟。”火见子好像对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冷淡地转换了话题。

“是啊，确实热。”

从车底颤抖的薄金属板下传来发动机的热气，赛车的顶篷又将鸟们密封着，所以渐渐地他们感到好像被塞到干燥室里似的。可是，如果把车顶篷卸下来一部分的话，很明显风裹挟的雨滴就会从那里飘落下来。鸟无可奈何地调查了一下车顶篷的情况。那是相当旧式的车篷。

“鸟，没办法。常停几次车开开门放放风吧。”火见子看着灰心丧气的鸟说道。

鸟看到车的前方有一只死掉的被雨淋湿的麻雀躺在那里。火见子也看到了。鸟们的车朝前开去，当那只麻雀在视野里沉没下去的时候，车突然大幅度倾斜地拐了个弯，车轮陷到积存着混浊黄水的柏油路边的深坑里。鸟抱着婴儿篮的两手指猛地被撞了一下。车开到坠胎医主的病院之前，我大概也弄得遍体鳞伤了吧，鸟悲哀地想。

“对不起，鸟，”火见子说。那是忍受着痛苦发出的声音，她的身体哪块儿也一定被撞了吧。鸟和火见子都不想谈及那只死麻雀。

“没什么。”

鸟说着把膝盖上的婴儿睡篮又放回原来的位置，从上车到现在他还是第一次俯身直视孩子。孩子的脸变得越来越红，无法判断是否在呼吸。好像窒息了似的。鸟突然感到恐慌。晃了晃婴儿篮，突然，孩子好像要咬住鸟的手指张大了嘴，用难以相信的大声哭了起来。他紧闭着眼，露出仅有一条一厘米左右象线那么细的缝，没有一滴眼泪，身体震颤着，没完没了地哭了起来。啊，啊，啊……鸟刚从恐怖中摆脱出来，想用手掌盖在孩子那蔷薇色的嘴唇上，可新的恐怖的情感又抑止了他那样做。孩子的脑瘤上盖着的小山羊花样的帽子哆哆嗦嗦直颤，他仍在不停地哭着，啊、啊、啊……。

“孩子的哭声，好像包含了好多的意义呢。”火见子迎着婴儿的哭声，自己也扯开嗓子大声地说。“也许孕育着人的语言的所有意义呢。”

婴儿还在哇哇哇……地哭叫着。“我们听不懂那哭声的意义真是幸运啊。”鸟不安地说。

鸟们的汽车载着婴儿持续的哭声，在马路上跑着。就像装载着五千只蝉在跑，同时，鸟们也感觉到就像潜一只蝉的身上飞。结果，鸟们不能中止与车里的热气和婴儿的叫唤的对抗。他们把车在路边停好，打开车门。车内潮湿的热气，就像热病患者打嗝时呼出的气，发出一声声呻吟飘了出去，而和雨滴一起冰冷濡湿的外面的空气却闯了进来。浑身冒汗的鸟们立即感到寒气袭人，不禁打了个寒颤，颤抖起来。鸟的膝盖上的小摇篮里也悄悄飘进了一点点雨滴，比眼泪还小的小颗粒牢牢地粘在婴儿通红的闪着光泽的脸颊上。

婴儿仍在哭，断断续续的哭声中还掺杂着咳嗽声，那使全身都发抖的咳嗽很明显是异常的，令人怀疑婴儿是否还患有呼吸系统的疾病。鸟把婴儿篮倾斜了一下，好容易才把雨滴挡在外面。

“在那样被管理的空气里保护着的婴儿，突然接触外面这样的空气，很可能得肺炎呀，鸟。”

“是啊。”鸟说。他感到一种沉重根深蒂固般的疲劳。“真难办。”

“这种时候，要想不让婴儿哭的话，究竟怎么办才好呢？”鸟感到自己实际上是个无感觉的人，他说。

“常看到给婴儿喂奶。”火见子说完就闭上了嘴，然后急忙又加了一句：“应该准备点奶粉，鸟。”

“稀释的奶粉还是白糖水？”表疲力竭的鸟换成嘲弄的口吻说。

“我去一趟药局。怎么说呢，也许有那种仿照乳头的玩具吧。”

于是火见子冒着雨跑去，鸟没把握地拎着婴儿睡篮，目送着穿着平底鞋跑去的情人的背影。她是同年龄的日本女子中接受过最好的教育中的一个，不过其教育是空虚的，不起作用的，她连极普通的女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智慧都没有。她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生自己的孩子吧。鸟想起了当年在大学的低年级时，经常聚在一起的一帮活泼的女生中最活跃的火见子，不禁对现在像一条胡乱地蹦跳在泥水中笨拙的狗似地跑去的火见子心升一种怜悯之情。谁能预想到那个年轻好炫耀学问又充满了自信的女大学生的未来呢？留在车里的鸟抱着婴儿篮坐在里边，这时有几台长途运输的大卡车像一群犀牛轰隆隆地疾驰而过。鸟和婴儿坐着的汽车也随之震动起来。鸟在大卡车群的轰隆隆的声响中，感到好像听到了一声意义不堪明了，但又尖锐急迫的呼唤。那自然是幻听，然而，鸟在那幻听过却徒然地倾听了一段时间。

火见子脸上挂着一个人独自坐在黑暗中生闷气时的表情，公然无视他人的目光，顶着夹着雨滴的阵风返了回来。她没有跑。鸟从她魁梧的身上看出来和他同样丑陋的疲劳。可是，火见子一返回车里，立刻就抑止住了婴儿的哭声，她高兴地说。

“婴儿含着的玩具的名字叫奶嘴儿，一时想不起来了。嘿，买了两种，鸟。”

奶嘴儿一词从遥远的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出来，似乎又恢复了自信。不过，在火见了摊开的手掌上的黄土色的橡胶制的，像是有着枫叶的翅膀的放大的果实。鸟的婴儿像看一台似乎难以操作的机器似的望着它。

“里面有蓝芯的是矫正牙用的，再大一点的孩子能用。鸟，这个没有芯的软软的肯定能用。”火见子说完，就把它给贴到哭叫的婴儿的桃色的口腔。

鸟想说，为什么连矫正牙用的都买了呢？

鸟看到婴儿对给他放在嘴里的东西，用舌头轻轻地往外顶了一下。

“好像不行，用这个还太早了吧？”试了一阵，火见子完全束手无策地说。

“那么只能就这样出发了。走吧。”鸟说着把自己一侧的车门关上了。

“刚才我看药店的挂钟是四点，五点钟以前能赶到医院。”火见子发动起汽车，脸色阴沉地说，她也朝着这不吉利的正北方。

“大概不会哭上一个小时吧。”鸟说。

五点三十分，婴儿哭累了，睡着了，可鸟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鸟们的车已经在一个洼地转了五十分了。那是个夹在南北两个高台中间的洼地。鸟们的车来回过了好几次那弯曲混浊的湍急的窄河，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在一个死胡同里钻来钻去，一会儿又跑到相反的高台的另一侧去了。火见子还记得乘车到过那个堕胎医的医院的正门前。登上高台后，她才确定了其大概的位置。可是，一旦乘车来到住宅密集的洼地进入铺设不太好的纵横交错的窄路上时，鸟们就连他们的车现在朝哪个方向跑也无法确定。好容易来到了火见子记得的那条小路，对面开过来一辆绝对不会给他们让路的小型卡车，鸟们的车必须往后退百米左右才能错开车。等小卡车错过去鸟们的车要返回去时，却转到了一个和刚才不同的胡同拐角，而这条路是单线通行的，车不开到下个拐角前无法倒退回去。

鸟和火见子一直沉默着。他们都过于烦躁了，他们没有自信，说些什么才能使对方不受到伤害。这个路口已经过了二次了，就连这样，在他们之间似乎也能成为马上就招来锐利裂痕的危险，特别是鸟们屡屡地在一个小派出所前通过。那是一个颇象有着乡土气息的旧村公所的房子，门前有树干的成长和枝叶繁疏都完全不同的雌雄二棵银杏树。鸟们害怕引起银杏树后面警察的注意，每次提心吊胆地通过派出所前。他们从没想问问警察那个医院在哪儿。鸟们就连和商店待上的佣人们确认一下病院所在的街名也难以做到。拉着脑袋上长着瘤子的婴儿的赛车，上了那个谣传得已经使人感到可疑的病院。如果这谣传传起来的话，一定会惹起麻烦。医生在电话里特意叮嘱过，来病院时，不要在病院附近的小铺那停留。因此，鸟们几乎都没完没了地堂堂正正在那一带兜开了圈子。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前恐怕也到达不了目的地吧？本来那种为杀死婴儿而设立的医院就不存在吧？鸟的脑袋里装满了如此固执的念头。并且执拗的困意使鸟昏昏欲睡。他又害怕睡着了使婴儿篮从膝盖上滑下去。婴儿脑瘤的表皮如果是包着从头盖骨的孔里露出来的脑质的硬脑膜的话，恐怕立刻就会撞碎吧。然后，婴儿就会在变速器和脚闸之前渗透开来，被弄脏了鸟们鞋的泥水涂抹得面目模糊，呼吸开始困难，渐渐地在痛苦中死去吧。那是最坏的死。鸟拼命地从睡意中挣脱出来，一瞬沉浸在意识的深渊里的鸟被火见子紧张的呼唤惊醒。“别睡，鸟。”

婴儿睡篮几乎就要从膝盖上滑下去了，颤抖鸟紧紧地把它抱住了。

“我也困了。鸟，真害怕。好像要出事。”

浓重的暮蔼已经阵临在洼地上，风已停歇，可是雨仍占据着洼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车窗的玻璃上蒙上了一层水气，使视线变得模糊。火见子只把一侧的前照灯打开。火见子略带孩子气的情人的埋怨开始发挥作用。鸟们的车来到两棵银杏树前时，有一个年轻的农民模样的警察不紧不慢地从派出所里出来把他们的车叫住了。

鸟们脸色苍白，满脸汗水，更显得可疑。躬着腰的警察从打开的车门玻璃往里探望。

“看一下你的驾驶证！”警察说，那样子显得有些过于娴熟。像鸟补习学校学生般大年龄的小警察，知道自己的确对对方构成一种威胁，觉得很愉快。

“这个车只开亮了一个侧灯啊。从你们最开始打这儿通过时，我就发现了。你们好容易逃掉了，怎么又转了回来呢，真没办法。只开一个侧灯，还这么悠然自在的，真拿你们没办法。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警察的威信啊！”

“啊。”火见子用不冷不热的声音应道。

“还拉着婴儿哪？”警察对火见子的态度有些生气，说道：“把汽车放这儿，先把婴儿抱起来吧。”

婴儿睡篮中的婴儿有些异样，脸涨得通红，鼻孔和张开的口腔一起发出急促的呼吸。是不是得了肺炎？那念头使鸟一瞬间竟然忘掉了探头往里看的警察。鸟用手掌战战兢兢地摸了摸婴儿的额头。从那上面传来和人的体温感觉明显不同的火烧火燎的热。鸟不由地发出一声惊叫。

“怎么？”警察惊讶地又返回到和他那个年龄相符的声音问道。“孩子病了，所以前照灯坏了也没有觉察到，就那么开出来了。”火见子说，她想乘警察动摇蒙混过去。“而且，又迷了路，正无法可想呢。”

火见子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出了病院的名。警察告诉他们那病院就在他们停车那旁边的小路的尽头，并想显示自己只是有人情，并不是单纯履行警察的职责。

“不过，这么近，下了车走着去也行啊，那不好吗？”火见子歇斯底里地伸长胳膊，把盖在婴儿瘤子上的毛线帽拽了下来，这一举动给了年轻警察致命一击。

“必须尽量平稳地开车送去。”

火见子的追击击败了警察。警察似乎有些后悔地垂头丧气地把驾驶证还给了火见子。

“把孩子送到医院后，立即去一趟汽车修理工厂吧。”警察的眼睛仍被婴儿的瘤子吸引着，说着傻话。“还挺厉害呢，是脑膜炎吧？”

鸟们按照警察指点的路把车开了进去。在医院前把车停好，火见子又有些轻松，她说：“驾驶证的号码，姓名什么都没记呀，那个呆警察。”

鸟们把婴儿睡篮提到一个木墙壁上涂着灰浆的医院的正门前，火见子也不在乎护士和患者们，朝里喊了一声，马上有一个穿着麻布的晚礼服，外面套着令人讨厌的满是污垢的白大衣的鸡蛋脑袋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完全无视鸟的存在，就像鱼贩子买鱼时那样，朝婴儿睡篮里探望，边用粘乎乎的声音和藹地责问道：“这么晚呀，火见子，我正寻思是不是你逗着玩呢。”

鸟觉得医院正门那明显荒废的印象威胁着他的心。

“怎么也找不到这条路。”火见子冷淡地说。

“我还以为你们途中出什么事了呢。一旦下了决心，而又不辨界限，认为衰弱死和绞杀死不是一会事的过激派也有。喂，喂，怪可怜的啊，你怎么还得了肺炎了呢。”医生一边仍然温和地说着，一边缓慢地抱起婴儿睡篮。

鸟和火见子把汽车送到修理工厂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见子认识的那个男性同性恋的小酒吧。他们虽说早已精疲力竭，困倦难当，但那口腔就像着火似的隐约的昂扬情绪，却驱使他们两人避开返回那昏暗的家。

当鸟们看到那拙劣地仿照煤气灯制作的荧光灯玻璃罩上用蓝油漆写着“菊比古”酒吧字样的招牌时，便下了车。他们推开那用并不规格的木方和板材做的，好歹有个形状的门，走了进去。里面只有一个很短的柜台，柜台另一侧并列摆着两套令人奇怪的靠背很高的旧式椅子，是个像牲口棚似的阴森森的狭小的酒吧。除了他们俩以外，没有其他客人。坐在柜台里面角落的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迎接着这两个闯入者。他戒备着，但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打量了一番，并无拒绝的表示。这是个有着象羊一样润湿的眼睛，和少女般娇嫩的嘴唇，整个给人一种奇妙的圆乎乎印象的男人。鸟进了门就站在门边回看着男人。透过男人暧昧的笑脸的薄膜，地方城市的一个年轻友人的面影逐渐浮现了出来。

“啊，火见子，好冷清。”男人照旧注视着鸟，蠕动着小小的嘴唇说：“我认识他，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外号不是叫鸟吗？”

“来，先坐下吧。”火见子对鸟说。

火见子从鸟和菊比古的多年的重逢剧中，好像只能发现结尾的高潮气氛。鸟也还没有从那个菊比古那里特别唤起实在的情感。他只觉得疲劳和困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他实在的兴趣。鸟不知不觉地和火见子多少隔了一点距离坐下来。

“这位的外号现在叫什么？火见子。”

“鸟。”

“啊，没变吧，鸟？已经七年了。”男人说着接近了鸟。“鸟喝什么？”

“威士忌，不要兑水。”

“火见子呢？”

“我也一样。”

“两位好像都有点累了，不过，离晚上睡觉还早呢。”“别说和性相关的话，午后一直开着车拼命地跑呢。”

鸟想举起给他们斟满威士忌的玻璃杯，但总觉得胸堵得慌，犹豫了一下。菊比古仅有二十岁，但远比自己显得可象大人，相反十五左右的要素大概也在他身上残留下来了。菊比古就像俩个人的年龄之间的两栖类的动物。他自己喝的也是纯威士忌，他很快就给喝完了第一杯的火见子和自己的杯子里又倒满了酒。不知为什么菊比古对注视着自己动作的鸟像发怒的猫全身神经兴奋。然后，下决心重新面对着鸟。“鸟，想起我来了吗？”菊比古问。

“嗯，当然啦。”鸟应道。鸟还是头一次和同性恋酒吧经营者交谈。奇怪的是，那意识比起和一个多年不见的友人谈话的意识更强烈地盘据在他的脑海里。

“打那以后，鸟，就是我们去邻近城市看到那个没有下半边脸的美国兵从火车窗户往外眺望那天以后。”

“哪个美国兵，你说的什么呀？”

菊比古频频地上下打量着鸟，回答火见子说：

“朝鲜发生战争那年，伤兵都被送回到日本的基地了。火车上装得满满的，我们看到了拉伤兵的列车。鸟，那种列车好像频繁通过我们那地方，对

吧？”

“并没有那么频繁吧。”

“那时候谣传特多，什么日本高中生被人贩子抓住带到战场去啦，什么政府要把我们送到朝鲜去啦，吓死人啦。”鸟想，对啦，这家伙那时吓坏了。半夜吵架分手的时候，还叫喊着我害怕呀。接着，鸟又想起了婴儿的事，那小家伙还不懂得害怕吧。这样一想便觉得有点放心。不过，那种安心也是可疑而且脆弱的。鸟故意地把开始集中在婴儿身上的意识岔到别的事上去，他说：“那真是无聊的谣传啊。”“即使是无聊的谣传，被它们所驱使也出了不少事呢！”菊比古说：“鸟，你追的疯子平安无事地抓住了吗？”

“那家伙在城山上吊死了，结果徒劳一场。”鸟的舌尖酸酸的，又唤起以往的遗憾的感情说：“天亮前，我和狗们发现了他。那才是毫无意义的呢。”

“不是那么回事，鸟。一直追到天亮的你和半夜里掉队逃跑的我，那之后的人生就完全不同了。你不再和我们这些不良少年接触了，上了东京的大学。我从那天晚上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现在还潜伏在同性恋者的酒吧呢。鸟那时要是不走的话，我想我也能以不同的生存方式生活下去吧？”

“鸟，那个晚上你不抛弃菊比古的话，菊比古也不会成为同性恋者吧？”火见子插话似地问。

鸟困惑地从菊比古那里移开了视线。

“所说的同性恋者，是选择同性恋行为的人吗？我自身选择了它，因此，别人谁也没有责任。”菊比古平静地说。“菊比古也知道法国存在主义者的话吧。”

“同性恋酒吧的主人不博学多识也干不了哇。”菊比古用招徕顾客用的朗诵调子说。然后，又恢复了本来的声音，朝着鸟说：“掉队的我一直下降的那段时间里，鸟不断上升，可现在你在干什么呢？”

“补习学校的讲师。暑假过后就要被解雇了。并没有在上升。”鸟回答说。“并且，就那么奇怪地乱糟糟地被追赶到底了。”

“怎么这么说，二十岁的鸟可没有如此意气消沉啊，现在我感到鸟好像害怕什么，想逃走似的。”菊比古发挥了机敏的观察力说道。他似乎已经不是鸟曾经熟悉的那个单纯的菊比古了。他掉队后走下坡路的生活大概是相当复杂的吧。

“是的，我精疲力尽，恐怖得很，正要逃脱呢。”鸟说。“二十岁的鸟，是个摆脱了所有恐怖心的自由的男子，我还没有看过鸟被恐怖袭击呢。”菊比古对火见子说。然后又面对着鸟挑逗似地说：“现在你的恐怖心好像很敏感，害怕得夹起尾巴来了。”

“我已经不是二十岁了。”鸟说。

“他不是过去的他了。”菊比古实际上露出了对别人冷冰冰的表情，说完尽量地朝火见子身边靠去。

然后，菊比古和火见子玩起了掷骰子，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端起了自己的威士忌。

菊比古和鸟七年间空白之后，只有七分钟的会话，便消耗尽了互相值得好奇的东西。我不是二十岁。但现在我仍没丧失掉的只有二十岁的孩子似的外号“鸟”。于是鸟一口气喝干了那漫长一天里的头一杯威士忌。数秒后，在他身体的深处，突然有种相当坚固巨大的东西蓦的站起来。刚流进胃里的威士忌，毫无抵抗地吐了出来。菊比古动作麻利地擦干净柜台，给鸟递了一

杯水，可是，鸟只是茫然地望着空中。我从婴儿怪物那里不知羞耻地逃离，究竟想护卫什么呢？鸟这样想，并且突然有些愕然，回答是零。鸟从圆椅子上挪下屁股，慢慢地坐到了地板上。于是，鸟因疲劳和突然了醉而迟顿的目光，像是询问般地对注视他的火见子说。

“我想把孩子带回大学病院接受手术。我不再兜圈子逃了。”

“你也没有兜圈子逃跑呀？怎么了，鸟。事到如今你还要手术。”火见子惊讶地问。

“从那孩子出生的那个早晨到现在，我一直是在兜圈子逃呢。”鸟肯定地回答说。

“现在你自己和我都参与了这桩麻烦事，正在杀死婴儿呢。那也不是逃跑哇？我们还要去非洲呢！”

“不，我把婴儿委托给了那个坠胎医生，自己逃这儿来了。”鸟顽强地说：“然后，就一直在逃，逃到最后的土地，就是想像中的非洲。你自己也在逃，不过就像那个和携带公款潜逃犯一起逃跑的卡巴列酒馆的舞女似的。”

“我自己参与的麻烦事，我是不会回避的，也不会逃跑的。”火见子歇斯底里叫道。

“你还记得今天你开车时不想轧那只死了的麻雀，把车差点掉到坑里去的事吗？那是现在想动手参与杀人的人的态度吗？”

火见子迅速充血肿胀起来的大脸上，充满了愤怒的火花和绝望的预感，她瞪着鸟，想反驳鸟但没有发出声来。

“比起从怪物婴儿那里逃掉，无欺骗地直面的方法，只有两个，或用自己的手亲自杀死，或接受他把他哺养大。开始时我就知道，但却缺少正视它的勇气。”

火见子威吓似地挥着手指，打断了鸟：“鸟，孩子现在已得了肺炎，即使往大学医院送，途中兴许会死在车上，那你就只能被捕了。”

“如果那样的话，那正是我用自己的手直接杀死了婴儿。我应该被逮捕受谴责的，我得承担责任啊。”

鸟冷静地说。他感到自己终于逃脱了自我欺骗的最后一个圈套，恢复了对自身的信赖。

火见子眼里饱含着泪水盯着鸟，她在心里琢磨半天，想再寻找一个别的攻击方法，并抓住不放：

“手术即使能救孩子的性命，那又能怎么样？鸟，你不是说过他只能像植物人似的活着吗？你是让自己不幸呢，还是说仅仅让他活着，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个毫无意义的存在呢。那才是为孩子考虑呢！”

“那是为我自己。我想结束绕圈子的逃跑。”鸟说。可是火见子却不想进一步理解。她怀疑或者说是挑战似地盯着鸟。忍住满眼夺眶欲出的泪水，努力浮现出微笑，嘲笑地说：“让植物人似的婴儿勉强生存下去，是鸟新获得的人道主义吗？”

“我只是不想做一个兜圈子逃避责任的男人。”鸟不屈服地说。

“那么，我们去非洲旅行的约定怎么办呢？”火见子激烈地抽泣着。

“火见子，太不体面了。快别哭了！鸟只顾自己，别人的哭声是听不见的哟。”菊比古说。

鸟看见菊比古象山羊般湿润的眼睛里闪烁着凶猛的憎恶的光芒。不过菊比古的呼唤，却给了火见子恢复平静的机会。她又恢复了几天前的自己。

几天前，鸟提着一瓶威士忌陷入最恶状况下来找她，她迎接了他表现出了无限的宽容、亲切和温和。

“行啊，鸟，没有你，我也要卖了房子和土地去非洲。同伴吗，就和那个偷了我的车轮胎的少年一起去。想一想，我也做了很对不起那孩子的事。”

火见子没有让泪流出来，她已经确实地超越了歇斯底里的危机。

“火见子已经不要紧了。”菊比古催促着鸟。

“谢谢！”鸟对火见子，也对菊比古感情真挚地说。“鸟，你还得忍耐各种各样的困难啊！”火见子鼓励着鸟说：“再见啦，鸟！”

鸟点了点头，走出酒吧。他坐上出租车，以迅猛的速度在被雨水濡湿的柏油路上疾驰。

鸟想，如果在我救出婴儿之前出了交通事故死了的话，我至今为止的二十七年的生活都成了无意义的了。一种未曾体味过的深重的恐怖感把鸟攫住了。

秋末。鸟从脑外科主任那儿告辞后回来时，在特儿病室前，围在妻子身边的岳父岳母正微笑等着他，妻子抱着婴儿。“祝贺你，鸟，真像你啊！”岳父说道。

“是啊。”鸟客气地说。婴儿手术后过了一周，有点人样了，又过了一周，看得出长得像鸟。

“我把头部透视的照片借来了，回去之后再给您看。头盖骨的欠损直径只有几厘米长，现在据说正在愈合。脑里的东西并没有出来，并且也不是脑疝，仅仅是个肉瘤，据说切下来的肉瘤里有两个像乒乓球那么大的又白又硬的东西。”“手术成功，真不错。”岳父打断了鸟的喋喋不休。

“手术花了很长时间，反复输血时，鸟也输了好几次血，终于就像被吸血鬼咬住了的公主那样脸色苍白了。”岳母心情挺不错用少有的幽默说：“鸟哇，像狮子那样速猛活跃。”婴儿对突然变化的环境有些害怕、一直畏缩地闭着嘴，用他那按理说几乎还没有视力的眼睛望着大人们的情形。鸟和教授反复地看着婴儿，他们边走边谈，一会就走到那些女人前面去了。

“你敢于面对这个不幸，打赢了这一仗。”教授说。“哪里，我多次想逃掉，似乎几乎就要逃掉了。”鸟说。然后想不到像是压掉怨气似的说：“可在现实生活中生活，最终只能被正统的生存方式所强制的。即使想落入欺瞒的圈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又只能拒绝它。

就是那样吧。”

“并不是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人也能生存。鸟，也有从欺骗到欺骗一直作青蛙跳，一直跳到死的人。”教授说。

鸟微微闭上眼睛，几天前，去非洲的桑给巴尔的货船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杀死了婴儿的鸟代替了那个坐在船上火见子身旁的少年男子乘坐在那只船上，用力地眺望着诱惑的地狱。

在火见子所说的另一个宇宙上，照理说不定也会有如此的现实展开呢。然后，鸟又回到了他自身所选择的这一宇宙的问题上来。他睁开了眼睛这样说。

“孩子正常成长的可能性也有，可是像智能极低的孩子那样的可能性，同样也存在。我必须为孩子将来的生活而工作。当然，并没有考虑请先生帮助我介绍工作。我想在那次失败之后，先生一方也好，我这方面也好，都超

过了可以原谅容许的限度。我打算从此和补习学校和大学的讲师以及高级公务员合格者绝缘。我想给外国旅客当导游。我还想上非洲旅行，雇当地人导游呢，反过来再为来日本的外国人担当本地的导游。

教授想回答鸟，可这时走廊对面过来一群年轻人，他们必须让过年轻人。年轻人围着一个伙伴搭着肩，完全无视鸟们似地走了过去。他们都穿着旧而脏的、刺绣着龙的图案的衬衫。因此，鸟觉得那些年轻人们就像在婴儿出生的初夏的深夜中和他搏斗的那伙人。

“我认识刚才这帮家伙，为什么呢，他们好像对我完全没有注意。”鸟说。

“你这几个星期好像完全变了，是因为这事吧。”

“也许是吧。”

“你变了。”教授语气中有几分爱惜，像亲戚似地温和亲切地说：“你和你那有点孩子气的外号鸟已经不相称了。”鸟等着围着婴儿热心地边走边谈的女人们跟上来，他朝妻子怀抱着的儿子的脸望去，鸟想在婴儿的瞳孔里看到映照在上面的自己的面影。婴儿的瞳孔澄清的深灰色镜面上，映现出了鸟的影子。可是婴儿的瞳孔太微细了，鸟无法细微地辨识自己的新面容。回到家后，我要先照照镜子，鸟想。然后，鸟想翻开被遣送回国的戴尔契夫赠送给他的那本扉页上题写着“希望”一词的巴尔干半岛小国的辞典，首先查一查“忍耐”这个词。

全文完

